新民報

半月刊

第五卷第十二期



內務總署登記證民字五九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兩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冊定價四角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淋疾

名符其實之
治淋界霸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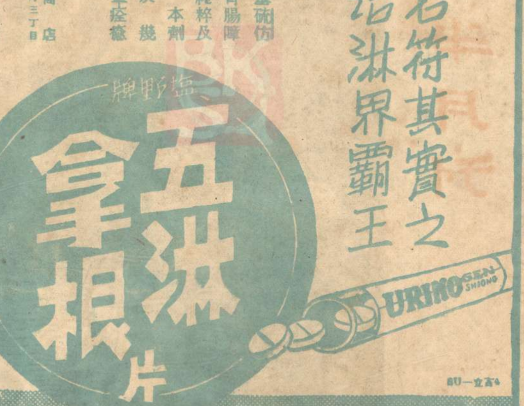


本劑乃傾注近代葯化學之精粹而完成之二基硫仿亞密度劑也　爲除却普通市販品所屢見之胃腸障害及其他副作用　心血費盡　遂以葯質之純粹及效果之卓絕　而獲得斯界代表葯之地位焉　本劑具有猛烈之殺菌力　對於一切急・慢性淋疾　幾於不感淋疾之痛苦　不出一星期外即可簡單痊癒

【包裝】　二〇片　一〇〇片

株式會社 塩野義商店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三丁目

天津出張所
天津　界國宮島街一丁目五・三



特靈伯爾片

係最新發現之靈藥因其於人之體內殺菌力强任何難症服之即可痊瘉



功能

淋疾，粉刺，感冒，中耳炎，扁桃腺炎，肺炎，膀胱炎，丹炎腥紅熱，惡性瘡癤一切化膿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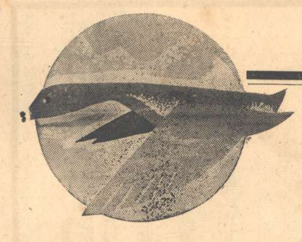


第一製藥株式會社

本社　東京市日本橋區江戶橋三丁目
出張所　天津日本租界伏見街十八，一
出張所　上海文路西百二十一號
出張所　青島[illegible]山路六號
出張所　廣東，香港

滿洲第一製藥株式會社

本社　奉天大和區琴平町三



新民報半月刊

第五卷第十二期目錄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可佩的日海鷲勇士精神

大東亞戰爭中，日海空軍力之驚人發揮，的確予世界戰爭史上造成了無上的光榮紀錄，這光榮紀錄的造成，自然是日本勇士們的精神表現之一，同時日本勇士的精神可佩處也並不是僅僅在戰爭上，就是其他極微小的工作，也是毫不忽略的，下圖所示，即可見其一斑。

（一）爆擊歸來，海鷲勇士們的體操。

（二）練習劍道，以鍛鍊身心的海鷲勇士。

（三）為擊滅蒼蠅而活躍於機器分析工作之日海鷲勇士。

（四）日海鷲勇士之捕蠅競賽。

（以上照片均經日海軍省驗訖）

敵國人集團

大東亞戰爭開始以來，以日軍屢次的勝利，英美人早已失却過去的優逸生活的保障，但日軍以寬大為懷，特為華北蒙疆之多數英美人在山東設立敵國人集團生活所，以便利其生活習慣，其設備之完善，亦頗適合乎衛生，使於戰時下之敵國人免除俘虜之殘酷生活，沒有一點痛苦和困難這眞是國際間戰爭中鮮有的情勢，想受惠者必當感激肺腑，由其歡歡喜喜的情態中，便可知一斑了下圖即是居於敵國人集團生活所之敵國人之生活狀況。





生活所一瞥

一，從事炊事工作之婦人。
二，從事炊事工作之婦人們又一影。
三，閱讀佈告之羣衆。
四，於運動場玩球之女人們。
五，練習乒乓球之少年。
六，入浴前之汲水者。
七，練習棒球之少年。
八，按次序汲水之女人們。
（本照片經日本大使館檢訖）

玫瑰園地

在窒息的時間裡，誰都會感覺着生的壓迫，在愉快晴明的氣氛下，誰也都是表現着行動的輕鬆。

人生究竟是蘩芳抑枯澀，那只看個人的作爲的方式；

流變閃着夏夜曲，太陽放着熾熱的光，季節由孩稚時期漸步入青年時代，也在醞釀着未來的秋天，是一個豐收的年！是一個歉荒的歲月！那只有視人們和用智慧的力如何而定前途的福與禍。

我們應有一種力，用這種自信力開拓封禁沃野！任田園荒蕪，任窒氣窒息，上天給了我們的靈智，指定着正確的地，同時向豐饒之地！

這裡是爲藝術而努力的人們，雖有職業與非職業之分，而其爲藝術園地的灌溉工作，那都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尤其丁至雲女士的努力，更是不可抹殺的。

一 名坤票丁至雲女士
二 名歌唱家池元元小姐
三 名坤伶李玉芝小姐





英美與⿰犭美⿰犭英

國家命名，關係重大，有以地理而命名者，有以歷史民族而命名者，更有自命名者，與他命名者，且有本名與釋名之種種分別，然無論若何，皆有其意義之存在，非偶然者，當可無疑也。

就中，日兩國言之，中國古人以為天圓地方，地之四周有海，中國位居中央，故曰「中國」，諺云：「掃除四夷，以留中原」，孔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中國命名之本意，就日本而論，按日本位處東海，首先見紅日之昇，是日之根本也，中國有言曰：「日出扶桑「即日本國」日落崑崙，又如日本聖德太子對中國隋之煬帝，發出：「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之書，據此則日本命名之意義可知矣。又西人稱中國曰：『China』釋曰「瓷器之意」，蓋中國古代瓷輸入歐洲最早，故有此稱，但此二字之韵，自何而來乎？據考古家稱，由「秦」字轉韵而來，蓋歐洲人來亞洲通商先到印度，伊等指印度北方之大國何名？印人告之曰「秦哪」，因穩此韵，至於今日友邦日本對中國則通稱之曰「支那」或北支，中支，南支等稱謂，是由歐洲譯韵「支那」『China』而來，現在打倒英美實行中日親善，擯除英美離間，互相合作親愛，於此毫無意義，英語譯韵之「支那」二字，不知似亦有所矯正否耶？倘蒙採施改善直稱：「中國」不可謂非中日親善史上一段佳話。

以上是亞洲的例子，茲特就：「英美兩國」之命名研究之：按英國之名，是為中文之譯名，係自『England』英字而出，以中文解之為「英雄」或「英俊」之國，至於英國有本土，及大英帝國，而稱後者包含其各屬地，如印度即英皇直轄之區，英皇兼印度皇帝，其英字名曰『Great Bratin』譯曰大不列顛，於此亦可知英國政治上之複雜性，英國因於歐洲發達最早，且為強國，故每以英國冠其首，如云：英，法，俄，德，奧，義，此英字佔首字之原意，於此亦可知中國對歐美各國之譯韵，多以「好字」冠之，蓋示尊重人國也。於百年前鴉片戰時，中國對英國之英字，則加一口字於旁，「嘆咭唎」，以示為譯音也。後則去其口，直書為英字。至於美國則其譯名亦錯誤，蓋美國之英文字為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應譯為「美洲合衆國」或直為合衆國似為相宜，倘以美字呼之，則凡居於南北美洲之國均可以美國呼之矣。因為係脫英而獨立發展較遲，凡與英國並稱之際，則以英前而美後，稱曰：「英美」矣，此英字在美前之原意也。

自大東亞聖戰爆發後，英美宿敵，屢遭慘敗，但仍執拗抗戰，按英美原自稱對日本「作戰」然自敗北後，自知力有未逮，已將「作戰」改為「抗戰」，以示其弱也。吾東亞民族以英與美較，而美國實為此次戰爭罪魁禍首，戰爭之責任應由美國負之，故已將英美二字倒置曰：「美英」敵國，現美與英戰敗無法，暴露其非人道行為，屢次向日本非武裝之病院船，飛機或潛水艦，肆行襲擊，公然實行天人不容之暴虐行為，更以飛機射擊小學校學生，殘暴行為，已非人類之行為。今於歐洲美英飛機空襲羅馬，及德國城市，擲下自來水筆，內裝炸彈，兒童不知，拾得後即行暴炸，傷害多數兒童與學生，如此行動，既不顧國際公法之戰時法規，又表示美英素日口講人道之欺騙世界人類，每受其惑，今日完全揭穿其眞面目。

再就美國之反對東亞，仇視東亞民族「有色人種」最為激昂，製定專律限制東方人進其口岸，於其國虐待東亞人至於殘殺槍擊，無所不用其極。如此行為倘東亞以同等對待之，則美國人來東亞者亦應受限制而逐之出口，然美人之來中國者，任意來去，從未受任何限制，如此則其反對東亞人者，「有色人種」誠百思而不解矣。此無以命名，直呼之為獸行而已。此今日美英二字之旁加以「犭」之本旨。今後書英美統以「⿰犭美⿰犭英」二字代之，可謂名符其實，否則以「美」字冠其首，似覺有負於中國造字之原意也。

或者曰：⿰犭美⿰犭英之惡，有非僅以「字意」可以表示者，加「犭」與否，無深區別，但，於大東亞戰爭，最後決勝階段，對於罪惡滔天之⿰犭美⿰犭英，東亞共同敵人，應以各種方式使一般人民認識之，以最大決心，使⿰犭美⿰犭英覆滅，永不再為巨禍，故加以「犭」於美英二字之旁，意義殊深也，凡係以文字報國者，於用⿰犭美⿰犭英時，宜增加極深刻之憎惡與決心，務期多方宣傳，使人心皆慨然於⿰犭美⿰犭英之罪惡深重，急起撲滅之，今有人謂：「有形之⿰犭美⿰犭英易滅，惟心中之⿰犭美⿰犭英難除」，三百年來之侵略東亞其勢力，已根深蒂固，人心被其征服，民族為其消滅者，不知有多少人矣。而且每有知識份子，尚未覺悟⿰犭美⿰犭英之罪惡時，以西化為得意者，今後一讀「⿰犭美⿰犭英」二字，則心中之舊觀念未始不因此而有所感覺與悔悟，久之則心中之⿰犭美⿰犭英必得肅清而無遺矣！本期以撲滅⿰犭美⿰犭英為特別宣傳，堅持吾人之必勝之信念，書此以為「⿰犭美⿰犭英」必敗之催命符用促其速滅耳！

徐日章



大陸思想戰與儒教運動

神谷正男著　李雲譯

一　思想戰之重要性

思想戰於今日的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了、但這是對國內言之，對外方面尚未有充分的解釋，所謂思想戰之第一戰線，當然係指國內，倘使國內之思想戰，沒有整備完成，那麼要求思想戰之强力的展開。安可得之。所以國內思想戰之整備，為當務之急，欲確立東亞共榮圈，為完成日本於世界史的使命的重大任務，對於東亞共榮圈內思想戰之問題，不能加以忽視：尤其在中國大陸的思想戰，是為確立東亞共榮圈的中心其使命何等重大然而日本朝野對於思想戰的態度，在國內極見活躍，對於大陸之思想戰，未見有何等積極的活動，甚至有敵而遠之的觀念，其故何在呢？如以今日之大陸思想戰的現狀而言，不待中日事變之完全解決，則於大東亞共榮圈之建立，頗有困難，故欲求中日事變的根本解決，達成大東亞共榮圈的重大使命，則大陸思想戰，便是最重要的當前急務之問題。

二　大陸思想戰之經過

自中日事變之發生，以至今日，約有七個年頭，考察其大陸思想戰的經過可分三個時期，概述如下：

等一時期，自中日事變發生至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為止。在此時期的思想情勢，從破壞方面看起來，便是共產主義的撲滅和三民主義的排斥；從建設方面看來，便是東亞新秩序理念的建設，這一時期的思想運動之主要者，如華北臨時政府的新民主義運動，華中維新政府下的大民會活動以及上海方面的興亞建國運動，由於政治情勢的推移，這種思想運動，有的中絕，有的改組，偉華北的新民會，於今日尚能維持當初的面目，但是新民會的思想運動，是否有充分成功，也很難斷言，總而言之，事變發生後的思想運動，多未見有很大的成就，其因何在？約有下列二端：

（一）在破壞方面，上述的種種思想運動，對於共產主義的撲滅和三民主義的排斥，都缺之正當的批判，當時新民會對於共產主義，揭發反共的大纛，展開猛烈的攻擊，同時關於三民主義，沒收其書籍，徹底加以禁止。故新民會之思想文化工作，其方法可謂拙劣。將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的文件書籍，不分皂白，悉數沒收廢棄，並無理由申述，即使有站於新民主義的立場，批判三民主義，也不過是一種政策的攻擊，缺乏思想的價值。故自破壞方面而言，其出發點係政治的政策的，未見有思想的成功。

（二）在建設方面，上述之三種運動中，其理論的整備，最稱充分者，當推新民會的新民主義。但新民主義的思想根據僅在撲滅共產主義和排斥三民主義並沒有更進一步的具有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理念，上海之興建運動者，所發表之言論，概略不多，其思想亦未見有充分之發揮，大民會之大民主義，便是全民主義，是否具有健全的思想價值，也成疑問，這種思想和理論，僅如過去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互相摒鬥而已，故自建設方面而言，思想戰的理論，實際上的貧困，也不能否定之。

第二時期，自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至大東亞戰爭發生為止，第一期之大陸思想戰狀況，已如前述，至第二期中復有二種重要的變化，第一因國府還都之對於三民主義的變化，就是三民主義的復活。新生的國民政府的持續，即以和平陣營之汪精衛先生爲領袖之純正國民黨，把三民主義修改爲非抗日的三民主義，其中思想內容，也未明確的公布於天下。第二因日滿華基本條約而發生的東亞聯盟運動，曾得中國方面的熱烈的贊助，而積極的展開。這運動的思想根據係自國際聯盟的和平等的觀念。以上所述修正的三民主義和東亞聯盟運動二種思想的變化，在大陸思想戰場合，為極端注目的事實，其所取方向，對於共產主義的態度，仍無變更，而於三民主義的態度，則完全逆轉了。對於三民主義的一切批判攻擊，均被封鎖，因此大陸思想戰始終維持現狀，其內部雖有種種的變化，而其表面上仍一直舊狀。

第三時期　自大東亞戰爭發生至今日爲止。大東亞戰爭對於大陸思想戰之影響，除國民政府提倡之新國民運動，足以大書外，其他仍無變化。以三民主義爲思想原理，並强調孫中山先生之大亞細亞主義。大東亞戰爭的展開，而於內外思想戰，有決定的影響，將其性格予以明確的規定，這便是英美對於皇道的決戰，廣義言之，也就是西洋民主思想對於東洋思想的決戰。日本將此思想戰的本質，加以徹底的闡明，則於大陸思想戰的影響，必定很大，最近以孔子七十一代之末孫孔德章氏爲中心，並自日本之儒教關係者的後援，而提倡儒道振興，以復興中國爲目標而產生種種的思想運動，這已經指出大陸思想戰的方向了。仔細地檢討之，這種思想運動的由來，不是單純的，和大東亞戰爭以來的思想方向，互相一致。脫却從來英美思想的桎梏，而復歸於東洋思想的傳統方向，這種潛在的勢力，顯示大陸思想戰的一種重要途路。

三　儒教復興運動之意義

思想戰之終極目標，無非將本國之思想完全同化，因此，大陸思想戰的終極目標，把現代中國的思想，必須與皇道相融合同化。大陸思想戰的理想，不能絕對的忽略，由此而言，對於大陸思想戰强調主張皇道的一部論者之態度，於理想主義的立場，必須絕對敬正其信念。但於思想的本質，非一朝一夕可致，不能不有充分的考慮。大陸思想戰於此尤爲重要，蓋大陸中華之思想，於世界上不特有其獨自的傳統思想，且於今日世界之思想戰場，具有長久的歷史。大陸國爲思想戰之古戰場，今以思想之歷史與經驗而言，倘直接宣布皇道，是否能充分應戰，頗成疑問，不特有所疑問，且其方法不宜，更難保其不發生相反之效果。大陸思想戰之理想，倘未宣布皇道。於實際上皇道宣布後，亦未必活潑施行，而容認三民主義和東亞聯盟的活躍。但這種事實，對於大陸思想戰的皇道本質，不能否定之，這是皇道宣布前的一種階段，或是過程，吾人必須加以充分的認識。

中日事變發生以來，大陸思想戰之現實而觀，非常重視上述的方法論，倘失去其本質，則不能得其實狀。國府還都以來之中國思想問題，日本朝野之態度，其傾向非常濃厚。譬如對於敬正三民主義的態度和方策如何？對於東亞聯盟運動的態度和方策如何？可是吾人感覺思想國策的不徹底，不無遺憾。於大陸思想戰的思想國策，仍是追隨的缺乏自主性，這種事情的存在，不能否定之。大東亞戰爭之發生，於大陸思想戰之本質，乃有最明確的顯示，便是英美的民主的思想與日本的皇道思想之戰爭。故吾人於大陸思想戰的本質，不能有所忽視。

大東亞戰爭以來，對於大陸思想戰的反省，一部份幸喜擡頭。最近勃興之儒教運動，殊堪注目的事實，儒教運動含有二種重要的意義。第一，即向來醉入英美自由主義的大陸思想戰之方向，現在復歸于中國固有的思想源流。近代之中國，已全解西洋化，也就是英美化這種傾向直至中日事變爲契機，而逐漸反省。今日雖不能謂徹底轉變，然如三民主義及東亞聯盟等理論，已可爲最好的例子，故爲糾正大陸思想戰的方向除了剷除英美思想以求中國的傳統思想復興之外，別無他道，今以中國的傳統思想而言，首推儒教，故於大陸求儒教傳統的復興，是爲必然之趨勢了。第二，儒教的復興，在中國之思想的復興上，爲必要的條件，同時儒教復興即爲皇道宣布之媒介，質言之，大陸思想戰之本質，便是皇道對英美思想的決戰，故因爲皇道和儒教的關係，密接不離，故復興儒教便是大陸思想戰的直接方法，在皇道宣布上負有重大的思想任務，這是儒教復興的第二意義。

四　儒教復興運動之問題

為復興中國之傳統思想，而為皇道傳道的媒介，則大陸儒教之復興，不失為揚善之道。欲達到此目的，吾人應將儒教之本質，和中國之問題，加以檢討之必要。今於復興中國的傳統思想和復興皇道的傳道思想，即大陸思想戰，必操勝算，故大陸儒教復興之意義，應充分尊重，為仔細地研究，尚有下列二問題：

（一）儒教是否能解決目前複雜的中國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各種問題。若使其答案「否」，那對於中國傳統思想的復興，皇道傳統的媒介任務，真正中國之生命的思想，作為大陸思想戰的武器，必感困難了。以過去之研究與信念而言，今日東亞所確切需要之思想原理，和儒教之思想原理，必須完全一致。吾人立于東亞之現實，與世界之現實上，儒教之全思想體系，應充分發揮其學問的檢討。一般而言，儒教自漢代以迄清末，均為中國之國教，支配其指導之原理。然以各時代之儒教內容而言，未必完全一致，在根本上固有一貫之思想，而各時代之儒教，則各有特殊的性格。例如原始儒教具有春秋戰國之封建的性格，中世之儒教，已滲入佛教的影響，又近代之儒教，則富有西洋的色彩。這是因為各時代的環境不同，隨時而變，以適應時勢。自一方面言之，則稱其發展，他方面言之，是為儒教的歪曲。故無論在任何一時代的儒教，莫如今日之大陸的思想原理。

有人說日本的儒教，係皇道淨化，從大陸思想戰的皇道思想戰而言，最有意義的主張。惟自思想戰之方法論的立場，欲為大陸思想戰之思想的武器，這是一個問題。其主要點由於現實中國之政體，社會制度（家族制度），經濟組織，教育，文化形態等問題，這都是要求儒教的思想原理，待以解決處理之問題。故為解決今日複雜的中國問題，無論以任何時代的儒教，或以日本的儒教，全面的有賴儒教，似有困難，假使今日中國之問題，不以儒教的思想解決之，那便是一種很大的錯覺了，然則儒教運動的意義，不能全面的否定，不特感到切實的需要，並且于今日之切實要求，和道義之問題相關聯，今日所謂道義和儒教所說道義，雖有不同，而其本質，則互相一致的，努力宣揚儒教的道義，是為今日之思想的急務，要求現代思想的復興，則有待於今日儒教之方法。

（二）現在之中國，何以應為儒教的復興的地盤呢？因為儒教發生於中國，並且是二千年來中國的傳統思想，這是確切不移的事實，儒教始于中國，既無疑義，且為二千年來中國之指導原理，倘不由儒教以求中國的復興，便是很大的錯覺。儒教於政治的表面上，與學者的著作上，其存續亦有不同，中國人之實踐狀況如何，歷史上的儒教之生命力，頗有疑問？在中國之歷史上，能實踐儒教的英明君主和忠良的臣子，固非少數，而自國民的立場，一般士大夫階級之生活，與儒教思想之關係，也數見不鮮。故中國於儒教之實踐力，決不是微弱的。

雖然，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之儒教的傳統，逐漸崩壞，迨至辛亥革命，幾告中絕。其後儒教的思想勢力，可稱完全消滅，三民主義代之興起，而儒教之支配地位，乃告消失無餘了，儒教於近代之崩潰，以至失去國教的地位，其原因很多，但一言蔽之，則為西洋思想的侵入，因為儒教之思想傳統，很是薄弱，缺乏強韌之國民的地盤，一經西洋思想之侵入，便迅速地崩潰了。因此，儒教發生於中國，是一種傳統的思想，而在實際上，沒有強韌的思想力的，如果這個結論是對的，那麼儒教的復興，於今日之大陸思想戰，雖很重要，而其實現恐有相當的困難。上面所述，僅是隨便想到的二大問題，若仔細地檢討，那其問題，一定很多，這裡不能詳述了。

五　儒教復興之具體方策

儒教之復興，不失為大陸思想戰的一種鬥爭之方法，要求其有力的展開，必須設想周到，顧慮至全，方可獲到儒教運動之目的，茲為討論其實施的具體方法，略述於下，藉供參考。

為復興儒教運動所不可或缺的第一條件，應對中國儒教實行科學的調查研究，今日研究中國事情的一般學者，不是偏於文獻的研究，便是忙於現象的研究，無論如何，對於中國的本質，缺乏透澈的見識，關於儒教方面，僅是文獻的研究和註釋的研究，很難把握中國儒教的實態，倘不能把握儒教之實態，便不能確立儒教復興運動的實踐方策。所以振興儒教復興運動，對於儒教實行立體的科學的調查研究，這是必要的條件，其調查研究之對象，應該綜合的，尤其對於近代儒教，必須加以澈底的檢討。例如近代儒教之何故崩潰？反對儒教之思想的根據何在？三民主義和儒教思想的關聯如何？現代中國之儒教論者，其思想的根據是什麼？中國之家族制度和儒教關係怎樣？諸如此類的問題很多，倘不能加以充分的認識，則欲言儒教運動的振興，便等於緣木而求魚了。以上所述對於儒教之立體的調查研究，這是儒教運動的先決條件，可是儒教運動之具體的實際方策，應如何確立，其主要方法大率有三。

（一）政治的方法，欲求中國儒教之復興，最簡的捷徑，莫若由國民政府定為國教，則儒教之復興，殊屬易易，然以今日中國之現狀而言，三民主義與儒教並存之間，不免有矛盾之點。故政治的儒教和三民主義的關係，必須加以調整，無疑是先決的條件。

（二）思想的方法，儒教既成為中國之指導原理，則除政治力以外，同時必須展開真正的思想戰，一方面對於共和思想家，實行總動員，國內外之學者產主義和[illegible]思想，加以學術的思想的批判，而予以擊滅，同時將儒教之現代的意義，盡力鼓吹宣傳。就是將儒教的思想文化運動，於全國展開。以現實之中國人的生活為根本，更以現實之中國民族的發展為資料，而以共榮圈之確立，為終極的目標。

（三）人材的問題，以上所述之二種方法，行之得法，已可獲得相當的成果，可是儒教之真正復興，恐尚不能期待，這便是最後的人才問題。子曰「道不遠人，而人自遠之」，可見思想之廢弛，非由於思想之本身，實在是人的行為。若使不得其人，而將儒教定為國教，製作百萬之文獻，決不能從事於儒教的復興。考儒教於中國衰退，其原因雖多，而其根本的原因，便是儒教的人材之缺乏，關於儒教的文獻，也可謂汗牛充棟，倘於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實踐其思想，便等於沒有儒教一樣，想到此點，可見道就人材問題的困難，中國的歷史，已很明顯地昭告我們，儒教為二千年來之傳統思想，但於現實之社會生活，儒教之實際行動如何，殊有寂寥之感，今日之儒教，已屬衰頹之時，能否獲到復興之道，則在最後之一端，必須有賴於教育之努力，以養成健全的儒教復興運動者。

（完）

世界聚寶盆

菲島的資源

菲律賓完全從獲國的口裡逃出來了，這真是值得高興的事。菲律賓本來是獲國的聚寶盆，它可以供給獲國戰時一切的原料。

森林面積，佔全群島的二分之一以上，而其中百分之八十是珍貴的堅木，可以用來製造飛機，在林產方面約等於獲國全部的出產的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百分之四十的面積是肥沃的耕田。總而言之，菲律賓的土地，差不多百分之百都可以用來耕種的。

那地方隨處可以看見椰子林。椰子樹是森林中人類的最好東西，可以吃，穿，做傢俱，當藥品，蓋房屋，作燃料，飲料，做滑油，和肥皂……真是寶貝，菲律賓是世界產椰最多的地方，只在馬尼拉附近的邊耶巴古省就有二千二百萬株椰樹。椰子還是一種軍用品因為椰子油可以製炸藥而椰殼可以製造防毒面具必需的活性炭。

糖，米，烟草，麻纖，熱帶水果……這些非常豐富的東西，都是世界難得的，而最為出色的還是馬尼拉麻，是菲律賓專有的特產品，可以製出最強韌的最好的麻繩。為全世界航海界的必需品。棉蘭老島上的達卯就是非島麻業的中心，而同時也是日僑民的集中點。

數年前，一家獲國橡皮公司到菲律賓的南部島上試種膠樹，結果非常圓滿，認為可以大規模的種植。同時又有人試驗非島還可以種植金雞納霜和中國藥材。

不過：最受人注意的是菲律賓出產的黃金，以產積論。當是世界第一。你祇要拿鐵鏟隨便挖一挖就可以在泥沙裡發現許多渺微的金粒。菲律賓跟獲國一樣的劃為四十八省，每一省裡都有金礦，但是因為缺少資本，所以出產的黃金還是很少。

此外還有鐵和錳，大部份都運銷到日本去，再過幾年，錳可以供日本全部的用了，又如同銅，石棉，鉻，鉛，白金和煤油等，都有很多的出產。

德蘇戰爭之面面觀

程心立



戰爭的意義和在人類社會上的作用是或非，自有史到現在，還是『見仁見智』各具不同的成見，但以我們的經驗來說，在某一種場合是需要戰爭的，換一種場合，便是相反，這樣說來，那麼在怎樣場合需要戰爭？不在什麼時用？就不能不以當時的環境需要與否去判斷那麼在怎樣環境需要戰爭？這個標準，尚付缺如，我們若以理論來說，戰爭的需要常在不得已的時候才用的，換句話說，凡是言語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才用戰爭來解決的。

我們若以人類社會的進化來說，根據歷史的觀點，社會愈進化，問題是愈多的，問題愈多，於是戰爭也要多，戰爭愈多？那麼我們人類相殺的慘劇，就要繼續增加的，這樣說來，那麼如其希望進化倒不如個其退步好些，但若以社會的發展和運動的法則來說，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若以現在的社會組織來說社會的進化可以說是戰爭的因子，人類的不幸了，在另一方面來說，戰爭可以說是社會進化轉換的必由的過程。這樣轉換的過程，在現代小者姑置不去論它現在以比較最大者而言，要算一九一四年的歐洲戰爭了。繼續着要算一九三九年九月間的德國進軍波蘭，同年九月英法向德宣戰，又在一九四一年的六月德蘇的宣戰了，他們宣戰的日期，我們是能記得的，可是這個戰爭終止時日，和未來演變的程度，這還是一個疑問。若從德國向波蘭進軍到英法向德國宣戰，在這個才不過一年又九個多月的過程期間來說，德軍的威力，可以說是制服全歐了，英帝國所說她的國界在比利時這句話又怎樣了？事實上也不得不將她的戰線縮短到多維爾海峽對面了。相對的德國在西部歐洲的目的，可謂已算達到轉首東向，爲時不過兩個年的過程，戰局的演變，又怎樣了？事實的回答，德國已有極對勝利的把握。

德蘇兩軍，時而進展，時而膠着，現出拉鋸的狀態，更可由此探知智和力都達到最後的階段了。那麼德蘇兩國鬥爭將來的歸趨，究竟能達到某種階段？這是世界人士所最關懷的一件事，蘇聯的實力施展的成績，這也是在德蘇宣戰前爲德國所忽視的，在戈培爾德宣傳部長的談話裡已暴露出對蘇聯的力量『估低』的冒險，事實上這也是德軍的戰略再進一步來檢討，德軍欲衝破英美的包圍陣網，擊滅蘇聯這是先決的條件，德軍雖然在這個戰線上或稍受挫折，這也是戰爭的過程上所應有的現象，並不足怪而蘇聯雖然始在英美援助之下，對於德軍所加的痛擊，並沒有顯出若何的影響，若以現階段戰爭演進的形勢來觀察德軍無論在東部戰線或北非戰線上，還是佔着主動的地位，而蘇聯竟然接受英美的『香餌』，是不是又恐懼着蘇聯對德單獨媾和，保存實力，以防第三者乘虛而入？要是蘇聯不健忘的話，還能憶起上次英法曾有瓜分他的陰謀吧！誰敢斷定不再重演於今日？中國有句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知蘇聯對這句話作若何的感想？德蘇兩國的鬥爭是不是出於不得已？或是爲野心所驅使，而去扮演那人類自相殘殺的慘劇，人都可以說他的人格是堯舜的話，德國向蘇聯的宣戰，固有其不得已的情形所驅，而蘇聯也自有他的理由，蘇聯前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莫洛托夫曾有過這樣一段話；『我們的領士，一寸都不能夠給敵人的』，根據這一段話的意義來推測，那麼蘇聯所以拚命的抵抗，或恐就是上面一段話的『兌現』的試驗吧？。

蘇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對於國內的建設，確有使人不容漠視的地方，這個反映，在德蘇戰爭勃發後的過程裡，表現得十分明確，而德國在上次戰爭結束以後，所得的結果，領土被分割，經濟區被侵蝕，殖民地被分割得一隅不存，軍事方面也被限制得最低限度這是任何人所最詳細的事實，這樣不兩樣有如一個人似的，他的手足雖然被縛着，我想也絕不會俯首就範而不去掙扎，礙他生活的連鎖（凡爾賽條約）使德國恢復到戰前的形態，就是預想實質上完成自由獨立發展的組織，要想達到這個目的，以現代社會組織的制度來說絕不是和平的運動所能如願的，進一步來說，必須付之於戰爭的一途。若以德國所處的地位和周國的環境形勢來探討要想發展和動作，確是一件最感困難的事情，這是任人所知道的，最關緊要者要算英國了，因爲英國的地位特殊，早就把環繞歐洲大陸的制海權尤其是在上次大戰後，更形緊張，就不須他人越雷池一步，這是事實，這也難怪他這樣把持，英倫三島的安全，不過份的說全部繫在海軍上面，假如有人問道於英人說：『英之攻城略地，凌弱欺小，能算得上文明的國家麼？』；他的回答必定要這樣說：『英吉利三島所產的山藷，不足以供給三島人民的足食，所以不得不求之海外屬地以爲灌輸』、這是事實我們翻開歷史看看，就如過去與英爭衡於海上的西班牙，荷蘭，法蘭西等國的受挫，這是至爲明顯的，尤其是對於德國的懼怕。在十九世紀英國產業革命以後，在歐洲大陸上與英國並駕齊驅的，也惟有德國，能凌英國而上的，也獨有德國，工業革命的結果，就是生產的增加，向外發展，是必然的趨勢，伴同產業革命的第一個條件便是殖民地的侵佔，第三個條件便是海軍的建設了。以殖民地爲組織機構的英帝國，當然『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了。可是社會上一切的事物，都是在不斷的運動，發展，和變化。並不能以個人的主觀所能左右和阻止那客觀上的演變法則。所以說一九一四年的戰爭，雖然有其他的原因夾雜其間，而英德的直面衝突，還是佔着重要的因素。結果，德國雖然戰敗，而在歐洲大陸上能承德國衣鉢的，可以說是絕無而僅有的，而海上的控制權，直到一九三九年戰爭勃發爲止，仍在英國掌握之下，而德國的潛水艇在大西洋上的活躍，確使英帝國感到甚大的

擊滅英美歌

意蕊

一

風雷震撼宇宙！
號角鼓舞山川！
驚醒了，睡獅蹶起，
長吼聲喧！
回想起，英魔美醜，
將我大好身手，
摧殘成羼病纏綿，
猶將我枷鎖牢繫，
此恨久蒙煎。
今番識友奮神武，
將仇敵殺出東亞圈，
把百年羈一劈粉碎。
於今正報仇雪恨，解放良緣。
參戰！參戰！雄心奮起，鐵血相濺！

二

號角吹揚勝利！
旗旗壯彩山川！
警醒了漢族蹶起，
參戰聲喧！
回想起，英魔美醜。
將我民命國脈，
剝削成枯瘠拘攣，
還將我侵略到底，
此恨久蒙煎
今番戰友揚天威，
將仇敵殺出東亞圈，
把侵略壁壘一擊粉碎，
於今正同仇敵愾，生死相連，
參戰！參戰！國魂喚起，勝利在前！

威脅，而制海權仍然操在他的手中。所以說德國向東部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歸趨，而德蘇的衝突這也是必然的運動和發展，蘇聯也很知道的，德國的復興就是他的惡運，這是德蘇戰爭發動的前因，這個戰爭的演變，已竟有兩個年的過程了，在這兩個年的過程所表現的，不待煩言的，那麼將來演變到某種程度，不但是我們要知道的，更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德蘇的戰爭，可以說是全世界人士最注目的一件事，而德蘇兩國都是上次歐戰戰敗的國家，若以現在他們的戰鬥力來觀，不但在歐洲大陸上，『舉無其匹』，就是列強中的英美兩帝國，恐怕也是『望塵莫及』吧。在這個戰爭的展望上，德蘇兩國本身固然是主要的觀點而戰爭的終結，是不是也從德蘇兩國的本身上去追究？這是最大的關鍵。若以此次歐戰的主導方面來說，德蘇兩當局，都不是主導的，無論從理論或事實方面來說，環繞德蘇周圍的英美兩帝國的動作，這是不容我們忽視的一點，在戰爭開始當時，英美蘇就站在所謂聯合的戰線上，以擊敗德國爲目標的，表面上英美蘇固然是站在一條戰線上，而實際上英美對蘇聯的援助上，恐怕不是一個兌現的支票吧。既願有兌現的話，也是須要『折扣』至最低的限度，這是可斷言的。英美和蘇聯在社會組織制度上的衝突，勢同水火，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事實，那麼英美蘇的結合在實質上是虛僞的，是『同牀異夢』的，一言以蔽之，利害關鍵。以過去的經驗來說，國際間並無所謂友誼和仇敵，不過是利害兩個東西在人類社會上來作悲歡離合的把戲而已。英美蘇的聯合也不能跳出這個範圍的，所以說在英美方面對抗蘇聯的願望，惟恐戰的不力，力的不破，敗的不速，以償在消滅沒有機會的夙願。社會上不如意的事，常是十之八九的，德國的潛水艦在大西洋上的活躍，足使英美蘇的航路上受着一個最大的威脅，而德國潛水艦的活躍，却予英美援蘇的一個最好的藉口，根本上英美並不希望蘇聯的存在，已在上面說過。我們會想起來在上次大戰當時，英國在北海上感受過德潛艦擊得「手忙脚亂」確有應接不暇之勢，那麼英對蘇聯的援助上，當然就要薄弱了。所以蘇聯方面對於英的援助不力的怨聲，自就臨於言表。再從另一方面來探討，始英國對於歐洲大陸的政策，就是藉諸的態度，並沒有改變過去的損人利己的故技，抑蘇祖德，或[illegible]，這都是他慣用的技倆。兩面性的外交，可以說是他的『傳統』政策，所以說德蘇兩當局不是主導的，在上面已竟說過乘機觀變的英國，在戰局演變至某一階級時，他便會『搖身一變』乘虛而入的。這樣就可以藉此擺他的危殆於未然喘於一朝呢？狡猾兩個字，冠在英帝國的頭上，可以說是應實和的。而美金元帝國雖然也是聯合陣線的一員，他又在這個聯合陣營裡做些什麼？這是不容我們忽視的一點，不待煩言的，他是不是在都趁着英帝國無暇西顧之機，完成美洲門羅未竟的工作？不言而喻的，使英國在中南北美的足跡，根本掃除，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帝國主義國本質，就是這樣，牠的政策，是無孔不入的。所以就有出兵北非與軸心身爲難，『得隴望蜀』近東進駐，這都是他的野心的表現。

因交通的發展，已使世界的各部份洽成一爐了，任何某一區域，發生某一事故，都不是單獨的了，都有關聯性了可以說是牽一髮而全身也爲之動搖的。太平洋的戰爭和歐洲的戰爭，在地域上雖雖有相當的距離，而他在關係上並沒有分開，所以在說歐洲戰爭的發展上，就不能把太平洋的演變置之不顧的，以英帝解在太平洋上所殘存的領地而言吧因爲歐戰的影響就有『鞭長不及馬腹』

華北增產歌

一

天府華北，安樂之鄉，
寶藏富庶，維吾邦；
厚生國地，勤開發，
　物阜民康，
耕田鑿井增墾畜，
稻粱麥菽足豐盈；
共死同生決聖戰，
棉煤擴鐵輸精誠，
務做到後方鞏固，
　前線穩攻！
擊滅英美平天下，
　共成興亞功！

二

參戰華北，兵站之場。
轉運供應須緊張。
百工執事各不懈，
　戰力昂揚。
胼手胝足稱英雄，
焦頭爛額務豪強；
放下苟安暫時樂，
爭取勝利萬世昌，
快築起鐵壁陣地，
　兵站廣場！
鐵打江山永無敗，
　共成聖戰功！

三

新生華北，共榮天堂
經濟提攜首擔當，
王道樂土同建設，
　道洽時雍，
農田水利闢原野，
輪軌交通暢太荒，
電氣工業追近代，
船塢砲利固國防，
齊保衛文明聖地，
　共榮天堂，
東亞壁壘長不壞，
　共成解放功！

—意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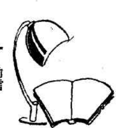
之苦，時勢所趨，就將太平洋上所殘存領地，就委諸美帝國去維持它的安全，這機就不兩樣『開門揖盜』的拙計！英國既使接受這個殘存領地安全的責任，我們要知道這個維持力是異常薄弱的，以地理上的條件來說，究竟距離美本土太遠，中國有句話說千里用兵自古所忌，何況這萬里重洋呢？在印度方面，在甘地翁領導下的會議派，反英的劇烈，已竟英帝國無所措手足之態，我們根據這上面這兩個重要的觀點來追究，影響太平洋戰局的前途上，是至重且大的。尤其是我們民族的解放運動，愈趨光明了。而蘇聯在亞洲的領域，一方面固藉德軍壓力的重大，無暇東顧，一方面因着英美援助的不力，而愈感到恐懼，所以他在亞洲方面，保持之不暇，是不敢再放『赤燄』的。則亞洲民族在日本領導之下，勝利的將來，愈趨鞏固的。亞洲民族解放的障礙物，赤禍的陰謀並不亞於白色帝國主義。換句話說，剷除赤禍，可以說是亞洲民族解放的第二個先決條件，蘇聯在革命以後，赤化的陰謀種子，已散播於世界上的每一區域。勢同冰炭的英美蘇聯合陣線的幕，究竟他們在那裡扮演些什麼？這是不用我們再事煩言的。

[illegible]擊東部戰線的另一角，便是北非戰線了，這個戰線在最近的一個月來發展的過程，達到了怎樣的程度了？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檢討，以軸心軍所操持的地理上形勢來說，突尼斯扼地中海的中部左面，和義領西西里島咫尺相對，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來看，突尼斯和西西里島及地中海中部咽喉地區，所以說，突尼斯的取捨，關係英帝國的存亡是重且大的，軸心軍的操有突尼斯的意義，是使英帝國的地中海航線爲之中斷。於是英美兩帝國向西亞方面的發展，當然受着重大的障碍，在軸心軍方面，據有突尼斯的價值，既可衝破英美海軍上的重圍以減少大西洋上的威脅，同時並可以在歐陸上全幅精神向蘇聯進展，以收未來的勝利，再以潛水艦活躍於北海，使英國發生恐怖，則地中海上對於軸心軍的威脅，則必形薄弱，這樣軸心軍可乘機一舉驅逐英美在北非的活動，進一步更可通過利比亞直搗埃及，再進而控制蘇彝士運河的交通權，使英帝國的『生命線』根本截斷，則西亞方面英美所殘存的軍隊，自然瓦解，不但於軍事方面獲得有利的影響，即以經濟方面也是不成問題的。

德蘇戰局如果這樣相持下去，將來演變到某種程度？英美援蘇是事實麼？這是否英國又在重演他那傳統政策對於歐洲大陸「均勢」外交的把戲？

總而言之，世界一元化的今日，各個區域的關係，既然都是互相關聯的。德蘇的戰爭的如何演變，我們不必再說，但英帝國對於蘇聯，實質上並不希望他的勝利，就是對於德國的勝利，同樣也不是他所喜歡的，英美蘇聯合陣線的作用，不外是英帝國恐怕蘇聯不去抵抗，保存實力，將來與他爲難，所以便以聯合陣線爲鈎餌，誘蘇繼續抗戰，耗損人力和物力，牽制較易於將來。另一方面，對於德國也不希望他保存實力，英雄不並立，這就是說，如果德國在歐陸得勢，則英國將無插足之餘地，海軍方面對於德國固然佔着優勝的地位，能否斷定德國在歐陸制勝以後去興復海軍不向英帝國發難呢？還是一個問題，現階段德蘇兩當局固然是各自謀求生存而繼續鬥爭，至於將來的發展至某種程度，還待再進一步的檢討。德蘇的戰局，現階段既然演至上述的狀態，而我們亞洲的大東亞戰爭還是在不斷的變化中，將來的勝利把握，惟有看亞洲民族能否認識這個時機。共同起來來完成這個歷史上的使命爲前題，同胞們醒悟吧！亞洲民族醒悟吧！

—完—



賢明法制與廉能政治

楊孝蒼

一 前言

本題目所示，應當討論的主意，着眼在「與」字上。而在其先，是賢明法制，在其後，是廉能政治，這分明是說有賢明的法制，而後有廉能的政治。換句話說：廉能的政治，是跟着賢明的法制而來的。再顛倒點說：要有廉能的政治表現出來，必須先作成賢明的法制，有了賢明的法制，或法制已經賢明了，一定就會有廉能的政治表現出來的。如見到政治上所表現出來的，並不是廉能的，那就返去追問法制的內容而重加修正。附帶的，關於育才，選才，用人等，自也必有其相當的法制，這才不致有，人治法治的對立及因此對立而發生矛盾。這樣，在後討論所須根據的主意，其弱點或缺陷，大致可以免了。

二 賢明的法制

賢明的法制，應具有大公至正的精神。爲能適洽於人情事理之委曲繁複，足以求功果之普徧的效率繼續增高的。故又應具有所謂『彈性』的柔韌性者。反之，忌純剛性或慢性，尤忌專爲或偏袒霸王或某特殊階級利益之利己性。如此破邪顯正的法制，方可稱得是賢明的法制。且先略說所謂『法制』。

『法制』，這個名詞，大概很少人不知道的，或解釋爲法律制度，或謂指法令規章典則之類，大致都不甚差，且問法律制度或法令規章典則之類，又是些什麼呢？或說要不外：萬國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各國國家根本大法，憲法，各級政府機關團體組織法，行政法，辦事大綱，章程，細則，規則。以及民法，刑法，訴訟法，審判法。乃至於商法，公司條例等等公法或私法：也就是了。爲此說，我們可以想到：原來因爲我們每個人以及許多個人，感覺得人事太亂七八糟了，太淆亂渙散了，有不但「無以自存」自立向上，而無以合羣策羣力相養相生，以期共存共榮之幸。且有自殺相殘以共歸滅亡的危險。這才對於一身想出法子來努力實踐，企圖自立自存。生齒日繁，人羣之數日多，越要利用衆力群策之功，共圖存榮福祉，免互相殘害歸於不幸乃至於澌滅，這才有賢者智者出單獨或共同爲大群計，想出種種法則來，要求人人一致併力依從實踐，以便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因此，才不但有如上擧的那許多式樣的明文的公法和私法產生出來，而且還有存於身，家，國，天下的，無明文而只可於行事（政）中體會出來的習慣法，常所謂風俗習慣者是。

進而檢點：法制的精神之不賢明或不大賢明者，並及其所以然之故：「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繁刑苛，奸僞滋生」或「法令日繁，奸巧日多」以及「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上級人）犯義，小人（下級）犯刑。國之所存者，幸（僥倖）也。」這些，可說一面消極地在推崇法制賢明之功用。同時積極地是在抽象地說法制之不賢明或不大賢明，而有不如無。至最近聽到某某聞人竟把『功利主義』之弊毒，歸咎於法律（法制之一）之產生和存在。這未免有些「無法無天」了，其實他要是說：不良（不賢明）的法律，足以助長『功利主義』之罪惡，倒未嘗不可，說凡法律之產生和存在，就都足以助長『功利主義』作惡：就未免欠審愼了。這樣的立言，實有附和共產邪說之語弊。我們知道：多少法律之產生和存在，是爲的保障私有制度，擁護或規定個人的權利或義務，藉以維持社會之秩序，保全治安而促進繁榮的，這且不發，凡事利之所在，弊亦生焉，法制之功用，如上說雖有如彼之大，而卻有「盜賊多有」「奸僞滋生」「奸巧日多」以至於危害社會國家等毛病發生於其下，這除多少應歸咎於「人心不古」或「民之無良」以外，大半得責備法制之不賢明，或責備不大賢明的法制！『法制』如前釋，是，因乎人情事情而規擬演成的：法律，命令，章程，規則，細則等等，簡分之爲：法規和命令。！抽象點說：不賢明或欠賢明的法規，如偏重某特殊階級之利益的，如規定不詳明給予執法者以飲法舞弊之方便的等都是。不賢明的或欠賢明的命令如亂命：或不合乎人情的，或僅憑權力者一人的意氣衝動而無公認之法律的根據所發的，都是。再具體些說釋：例如：孔子說：「使民以時」，孟子說：「不違農時」，假如權力者偏不以時使民，偏違農時而使民：這不都是亂命嗎。俗語道：「君子不禁餓病」如權力者禁使下級，全不顧其餓病：這也不必隱避在「滅私奉公」之下，而否認其爲亂命，因此既明知少功效或徒示權力者之暴虐而已。「慢令致期（故意緩其令於前，而乃過其期於後，以與其民而必刑之）」與夫「不教而殺」或「以不教民戰」：這些當然都是亂命。這等亂命，當然都不是賢明的！也只因爲它們是：完全憑權力者個人的感情衝動意氣而發的，奈不顧情人事實之善別而富於彈性，又毫無賢明公認的法律規程之根據的。──至於具體些的不賢明的或欠賢明的法規之註釋，那可說太多了吧：姑例如薪水工資或給料制度來說說：早好幾年有些外國人來考察中國的敎育之後批評過說：中國的大學中學小學三級敎職員所受的待遇，多有太懸殊不合情理的現象，這是中國立國之命的敎育不能普及良好的大原因之一。其實，這種情形，太普遍了，並不限於敎育界。這一方面也是政治或行政之癌，且不論及而這類法規之不賢明或欠賢明的情形，雖非「於今爲烈」，可說「自古已然」眞太普遍了！一層一層的上級下級行政機關之間，各級行政機關及其他種種事業團體會社內上級至最下級之間，待遇或受酬的比例，有些可說懸殊得太遠反情理，或更加以主管長官的主觀客氣感情用事，許辦得更不近想理！這又屬於行政範圍去了，固不必詳。然而單就法規來說，訂修薪制時，毫無或有而並非嚴密合理的客觀標準，如：能力，努力學力，經驗，工作種類性質，境遇物價等等。再或加以訂修薪制者又僅屬少數的特殊階級，高級或漠不關心的人，那當然若非古大聖賢誰又能克己之「大富貴亦壽考」之私？再或加以省事，囫圇一成不改。當然，那管得什麼客觀標準更那管得什麼嚴密合理不嚴密合理！這種種原因，大抵不僅限於薪制，其他種種關於組政敎化用人等法規之不賢明或欠賢明者，大抵皆坐此因，而也許要以薪料制度爲最？

現在正好談到賢明的法制，或法制法令規章等之賢明的精神了：如上述，就法規說，即例如薪料制度，修訂時，既無嚴密合理的客觀標準，訂修者又或屬少數專擅玩弄特殊或特權階級之福利，執行者或更加以「火上添油」「落井下石」，那自然不會有賢明之精神表現了，其他種種法規之不賢明或欠賢明者，以此例推。就命令說，如那些便民不以時或違農時，或禁餓病，或「慢令致期」或「以不教民戰」……之類：總之，既蔑無賢明公認的法律規章條文之根據，又毫未顧及人情事理之善別而富於彈性，而完全憑權力者個人的感情衝動意氣（過火的支配慾）而發的：稱爲『亂命』。當然也不是賢明的精神之表現。由是反過來看，就正如本節開頭說的：『凡是賢明的法制，法規命令等，應具有大公至正的精神，爲能適洽於人情事理之委曲繁複，足以求功果之普徧的效率繼續增高的，又應具有所謂『彈性』的柔韌性者。反之，是忌純剛性或慢性尤忌偏袒或專爲霸王或特殊特權階級之利便的利己性：如此顯正破邪的法制，是賢明的法制』。把這段話，改組一下來說：凡法制，法規命令等，具有：能適洽委曲繁複之人情事理，足以求普徧的效率繼續增高之功果，爲此而又有柔韌的彈性，非純剛性或慢性，又無專爲或偏袒所謂霸王或特殊特權階級之利便的利己性，這樣破邪顯正，昭示出來大公至正的精神，便是法制的賢明精神或賢明法制的精神。

正反往復，法制之賢明的精義已發得個明白。而怎樣的才是賢明的法制，本已明的精神去判，想必也不難見了。惟何有須找補者，乃是：凡法

制即當賢明。若不賢明者直謂之非法制可也。何以說呢？自古道『王道（今亦謂之道義）本乎人情』。又常言『法律本乎人情』。孟子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所謂『王道（道義）』，所謂『法律（代表法制之一）』，既這樣的與『本乎人情』者並舉，而依孟子說『法』若非『善』又不足以適用之於『爲政』。豈不已足見：『法制』的本身就應是『君子之道』『至善之德』而絕不容『小人之道』和『凶惡之德』的嗎？換句話說，豈不如上三句成語哲言的判斷，已見『法制』本身即應是『賢明』的嗎？豈不已見：凡不賢明者，直可謂之非法制嗎？倘倘有認爲這不過是筆者徒逞鋒舌之詭辯，請試取古今來法制條文之賢明者去審思，沒有不是合乎天理人情的大道至德的。再者古今來賢明官吏之折獄，凡平反至當者，也沒有不是由酌人情事理而僅僅微法或胡亂引用條文就能辦到的。如此果然當真，那更足見：『法規』本身就應是『道德』的表現，就應是『賢明』的了。更請去追究古今來，那些不賢明的法規，即如先例示過的許多薪科制度中所有的：上級下級若天壤之懸殊的不近情理，除表顯擁護支配者之自私奢慾外，除客卿還道來往伊古例外之外，復有何十分正義在內？難道一個貫入，倘不幸沒爭奪上去而倒霉一輩子，也就會不窮節約活過去嗎？由此反面說來，亦足以概見，凡不賢明的，直可不得謂之法制。而凡法制，其本身即應是賢明的，合道德的。所以一般的說，『法律所以濟道德之窮，或補救道德之不足』：這話並不見得是『至理名言』。

三　廉能的政治

本節就：什麼是政治和廉能政治以及怎樣形成廉能政治，分論如後。

什麼是政治？詳，只有政治學者政治家知道。往古似乎多稱爲：『政事』或『爲政』，如：『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等都是。『政治』二字，似乎是後來改定的，也許是翻譯成的。照孫中山先生的解釋；『政，是衆人之事。治，是管理衆人之事』。這很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如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時，舍我其誰』等說法裡的『平治國家天下』，相當。

廉能的政治，又是怎樣的政治呢？曾聽見人說：『大官小吏，且不希望他們不多貪財，但願他們於多貪財之外，尚能多做事。』這是不可能的，然本此可以想見：古今來爲官作宰的，大約有三等：第末一等，是：多貪財或寡貪財而少做事乃至懶怠不做事的。第二等，即是：雖多貪財而尚肯多做事的，不問其所做之事優勝與否。而頭等官吏，應是：少貪財或不貪財，又肯多做事而且把事做得很好的，這樣的官，雖難得然古今來卻也不是沒有，就例如：『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當然算得頭等官吏之一，由『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想想到時間不過一年，可見他之能做事，而且還一定不刮地皮飽私囊，不然的話，事既決有很多官私款項作費用以致辦到『百廢俱興』，而且會刮得『民怨沸騰』『怨聲載道』的，還能由『政通』而得到『和』嗎？據此。足見無論大官小等，要有好的政治成績，不但要能多做事，而且要決不多貪財飽和私囊，最好是絕不貪飽私囊，才能多多做事而且把事做到十分好。本此，把話說回來，足以反證：那些人的希望，所謂：『且不希望，太官小吏不多貪財，而但願他們於多貪財之外，尚能多做事，爲人民多做事（即管理衆人之事）』：這種希望，是矛盾的，終必失望的。理由，就因爲：如果大官小吏都專爲多飽私囊而盡時竭力去搜刮剋扣了，不但會沒有餘財力籌辦衆人之事。而且因爲對那許多財貨，要用盡時力去貪求又浪費（供個人或少少人），即便他們也有一點點管理衆人之事的才能，又那有暇時餘力去認真照管呢？反正，足見：官吏既要廉潔同時且要能幹，才能把衆人之事管理得好，才自然而且必然有上好的政治事業或成績呈現出來：如此者，姑叫做『廉能政治』。

怎樣辦法，才能普徧見到『廉能政治』呢？據管見，籠統地說，惟有『上法下廉』。不過『上法下廉』，向來的解釋，似是：『在上位之人，謹守法度，以身作則。在下位之人，聞其風而效之，廉潔自愛』。現在且爲加一解：而須有賢明的法制赫赫在上。由上而下共同兢兢遵守，以此造成治政事業取重『廉能』的風氣。——這且慢說。有如前言，所謂『廉能政治』者，『廉』是一項，『能』又是一項。而且雖有『能』而不『廉』，『能』亦必因此無從表現出來，故首著重『廉』。因此，自古迄今，都高唱而且敦促廉潔政府和廉潔政治出現。敦促儘管伊古以來不斷地敦促即如現在的『肅政（肅清貪官污吏）』運動之由高唱入雲而至於厲行如風如雷。然而古今來，廉潔政治，究竟不多見不常見，貪污政治之表現，倒適得其反。這其中必有原故的，且運抄幾段經史文以便引出其原故來：

『…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貧困負薪，逢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莊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廉能政治及其成績）。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困窮，負薪而食，不足爲也！…』（史記：滑稽列傳）

讀了這段史話，我們見到貪官污吏固有作不得之苦，也正合了我們要望廉潔政治以至於廉能政治之大願，但如優孟說：作廉能之官吏，卻又有那麼大的不好之處，雖賢能大才，誰將不視爲畏途呢？然則究竟如何辦，才恰當呢？有宋大政治家王荊公說得是：

『…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患在不知法度（即法制）故也。…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爲當法其意而已。…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何也？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養者也，…夫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由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故富者貪而不知足，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節儉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以傳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

蓋類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賢乘其末而黜其本……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理財無其道耳：：今天下……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不先敎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敎，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此亦所謂之亂命」）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卽前『裁之以法』）也。凡此（指：不能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刑法），皆治之非其道也。……」（王安石上仁宗皇帝書）

右方摘錄，雖未及全原文的六分之一，然亦很可觀了。此所謂可觀，並非純粹抱歉之意，且以爲就「一鱗一爪」可以窺見全體的了。切實些說，這位大政治家的：對於『廉能政治之形成』的全副方略之精義，所表現於此次萬言書中者，就此短短的摘錄，亦大可以想見了。大可以想見的，何似呢？似本節段前頭那進加過一層解釋的『上法（而）下廉』——試就右摘錄裡看，荊公之意，不是說：要官吏廉能，須有合乎先王之政制大意的法度（賢明的制度）嗎？其所謂『法度』，不是說；爲上者——支配階級對天下之士，要「敎之養之用之任之」有道嗎？而其所謂『有道』，不又是特別著重在：上級先自戒禁奢靡，以便理財得道，以便有餘裕之財對下各級公正制祿（薪料制度）增祿，所謂「饒之以財」以養其廉恥之心。然後才「約『以禮（合上下的節約制度）』。然後才「裁之以法——刑法！」嗎？其論及上對下裁之以法（刑）時，不又說：爲上者對下用刑之先，應自省：預先曾敎之以道藝否，約之以制度（節約制度），亦卽『禮』）否，且所誅者是否會本求末而治治於苛細之過咎嗎？——如果我們就右面摘錄文裡所想見到的眞是如此如此那就很似本節段前頭曾進加過一重解釋的：『上法（而）下廉』之意味了。那重加的解釋，是：「須有賢明的法制赫赫在上。由上而下共同兢兢遵守，以此造成政治及其他種種事業，取重『廉能』的風氣。」而其——『上法（而）下廉』原來的解釋：「在上位之人躬守法度，以身作則。在下位之人隨其風而效之，廉潔自愛」一則，自有此更加的解釋中之『賢明的法制』及『廉潔（又）能幹』等，豈不更精進警闢了嗎？果我們所據以想見的，是如此的：知爲政之「本末先後」了，那末，再加以斟酌於古今之制祿。則祿愈賢明，則『廉能的政治』之風氣，愈容易造成而且愈佳的了，古之制祿，爲愈『廉』而愈『能』計，目毆引一段經文以便斟酌損益：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晉次，養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次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孟子卷五周室章）

右錄中，爲「從曲當人情事理」計，「祿足以代其耕也」，頗特加意。拿這古之祿制，和王荊公的祿制說比斟再參以孔子：「君子（上級）喻於義，小人（庶人或下級者）喻於利」及孟子似此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等勝義，更參以易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義者，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以美利利天下」「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足以合義，貞固足以幹事。」等深意。這樣來制祿或修訂爵祿制度，以及育才掄才任才等法制，那眞正『廉能政治』的風氣，不由此「長發其祥」的話；雖死誰也不信

四 後話

似此的問題眞須求得一是，方今正求樹立共存共榮之萬年大業，復興東方唯一之精神文明，更生五千年文明古國：如此千鈞一髮又千載一時之機會，倘不從切實的根本的政治法制著眼，欲枝葉扶疏於陽春盛夏旭日中天之際會，那能有望呢？慨已往我國近數十年間，貽多軍閥官僚之專橫貪污，動輒唯號以千萬飽私囊，雖彼等自身所食之惡報，妻妾子孫爭毆淫蕩不肖墮落等，係自作孽頭蔽民恨。然而國家社會受其遺痛，病入膏肓，也眞夠來警以「百年大計」圖謀甦生的了。今且幸友邦鼎力先進領導吾民除去英美宿敝，外患方淇。專一內起沉疴，重點似確應在此根本的法制與政治之問題及解決上精益求精的了。

通商破壞戰之眞相

潛水艦的脅威

本年四月十九日夜，於希特拉總統第五十四回誕生日的前夜式典席上，哥貝爾斯宣傳相會作如下之談話：「戰爭已進入最劇烈之階段，唯此戰爭於何日始能結束，是誰也不能預測的，」此次戰爭已呈現長期化之態勢，表面觀之國爲武力之對抗，但其裡面則持有資源作戰之重要性，此資源作戰在軍事上之重要已由於德軍進擊烏克蘭及高加索，以及德軍對北非上陸之英軍作頑强抵抗等已是爲例證。

樞軸方面對英美軍之有力方法，即切斷敵方之海上輸送，樞軸側爲大陸的結合，英美則爲海洋所包圍，並且英本土與屬地之間——以及英國輸送援助物資，無論至英國或蘇聯，其距離均甚爲遙遠，而此輸送路中由於德潛水艦以及德空軍之脅威，英美對此則感莫大的苦痛，且此大戰已呈「噸數戰」之形態，卽與前次大戰相同已純爲德國一方面之活躍，英美始終爲被動的，其對策除建造船舶以外，殊無良策。

於此次大戰通商破壞戰之戰果，與前次大戰比之，頗有甚大之出入，前大戰四年間之戰果，依德海軍部發表，爲千八百五十二萬噸，英國方面所發表爲千三百二十三萬餘噸，然而此次大戰依ＤＮＢ通信所發表，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至本年三月，英美所喪失之商船，已超過三千萬噸以上，開戰當時英美方面所擁有之船舶數，（含有比利時，荷蘭，挪威等國船舶），約四千萬噸，今已喪失總額之四分之三。且此計算額內包括漁船，千噸以上二千噸以下之船舶，以及內國船，油槽船，不能直接輸送軍需等船舶。

試觀德軍之戰果，自開戰以來至本年四月七日，已擊沉敵船二千五百八十三萬二千噸以上，其中詳細戰果，潛水艦爲千七百十三五千噸，水上艦艇三百三十九萬四千噸，空軍之戰果，爲五百三十萬三千噸。

英美束手無策

依德軍當局之發表，眞珠灣開戰以來至本年三月末日止，一年四個月間，英美被日德意三國空軍擊沉之船舶已達千五百萬噸之多，於此期間內自大戰以來至大東亞戰爭勃發，二年三個月間，亦擧同樣偉大之戰果，且同此期間內德軍所擧之戰果，亦達千百噸以上，以此與前二年三個月之千四百萬噸之戰果較之，雖於短期間內，亦得顯著驚人之戰果，自本年以來至三月末日止，已擊百八十一萬噸之戰果，本年一月三十日，德潛水艦隊提督德民將氏就任德海軍總司令以來，將來之赫赫戰果之樹立，頗堪期待，且値此例年潛艦活躍之夏季，故其戰果，尤堪拭目以待。

於前次大戰，德軍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宣佈特定水域內施行無限制潛水戰以來，潛水艦戰卽達最高潮，英國海軍部不勝茫然自失。但此現象不過爲暫時性者，迨至實行護送制，其喪失額則逐漸減少。但此次大戰則不然，德軍雖經凡爾賽條約，對潛水艦建造，予以制限，迨該條約廢棄後，則又被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德協定所縛。因潛水艦之建造，蒙極度之制限，故其所擁有之額，尙不及前次大戰之數，但其質的方面，量的方面，均努力改良，而凌駕前次大戰之艦艇，加以戰術精妙，仍然使英美無法防衞，以此之故，遂有屢屢護送制之提案，而提倡武裝及設置魚雷防衞裝置輸送艦之單獨航行，尤爲快速之新聞，卽英國海軍部爲防止側面襲擊之危險，而擬採用前後左右均配以護送艦之一列横隊之航行方法。

陳重譯



中南美工業化之透視

席林

一 中南美工業化之要因

茲伴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深刻化,世界各國之經濟方面,亦發生顯著的變異,輕工業國家,迫於戰爭之威脅而重工業化,農業國家亦有傾向輕工業化之趨勢,此種傾向,已由前項世界大戰深以證實,於此次大戰,更呈顯著之發展今舉例以明之,中南美諸國,本爲農業國家,但因蒙受戰爭之影響,其經濟方面,已變異到某種程度,換言之,即已有自然趨向工業化之傾向。

中南美之工業化,實由於世界第一次大戰爲其勃興之主因,因當時不僅歐洲諸國加入戰禍,即美國因宣佈參戰,故素仰諸國供給工業品之中南美諸國,乃大感困難,乃不得不採用輕工業化之手段,以促地方工業之發展,而供需要也。

其第二個原因,乃由於一九二九年開始之世界恐慌,外國輸出市之閉鎖,價格之低落,輸入之限制,以及歐洲方面之自給自足運動,英國國內之特惠待遇,因以上種種實促中南美之工業,乃更進一步的進展。

如斯,中南美之工業化,既由於右列二要因不斷進展之,尤以此次大戰之勃發,予中南美工業方面之影響實促其愈爲猛烈驚人之發展。

關於測定其工業化之程度,試觀其動力消費量,便可明瞭一切,一九一三年約一六,〇〇〇千噸,其中石炭約八七%,石油八%,水力五%,一九二九年之動力消費增加至二七,四一六千噸,其中含石炭三七%(國內石炭生產額約達三〇%,石油四九%,水力一四%,於此期間內智利之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七——二九年間約值一五九%,石炭及製鐵業,約爲二〇六%及三〇二%,阿根廷之工業生產額一九一四——三五年約增加至七九,一%,同時墨西哥方面之製造品生產指數以一九三四年爲基準,一九三八年約增加至五四%。

此次大戰,實予中南美之工業經濟方面莫大之影響,美國斯泰斯德雜誌載「戰爭予中南美經濟之影響,即含將來性之國內製造業之發展也,此種傾向。對於從來之輸入品,實有莫大之影響,英國對此,實當予以嚴重注意,誠爲切要者也」。

二 中南美之鐵及石炭資源

綜觀上述各節,即足資證明中南美諸國,前世界大戰與世界經濟恐慌,二要因爲契機,逐漸發展之工業,更由於此次大戰,乃更形飛躍的發展。

然而,一國工業之基礎的條件,乃在鐵及石炭之供給爲主要,無論動力部門之石油及水力資源如何充分,但石炭爲基礎的源泉,鐵亦爲不可缺資源之一,試觀歐洲諸工業國及美國工業發展情形便可明瞭,中南美之工業化:當然亦不例外。

茲將中南美之鐵,石炭資源列表如次(單位百萬噸)

國名	石炭		鐵	
	確實數	概算數	確實數	概算數
阿根廷	五	〇	三·五	二
巴西	二·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智利	一·〇八一	三·〇八四	五六	二〇〇
可倫比亞	三六·三七五	三六·三七五	三八	三八
古巴	—	—	一·九〇六	二·九一〇
宏都拉斯	五	五	〇·四	一〇
墨西哥	三·二〇〇	三·二〇〇	一五六·一	一五六·一
秘魯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一五七·八	九七五·八
委內瑞拉	八	八	六〇	六〇
總計	四五·六七五	二四七·六四一	一〇·三七七·八	一九·四四一·九

觀前表,石炭之埋藏,則在可倫比亞,墨西哥,秘魯,智利,巴西諸國,鐵鑛則爲巴西,古巴,秘魯,墨西哥等占優勢,但其中巴西國內之石炭及鐵的資源,以種種關係,不克作長足之發展,其原因,如燃料之缺乏,(巴西之石炭,不適於製造製鐵用之煤,)且鐵區距工業中心地過遠,加之資本。技術適格勞動力,輸送機關等,均不十二分完備但苟能解決以上諸問題,則實有顯著發展之可能性,美國權威者曾謂「巴西於不久的將來,或將成爲世界最大之工業國」

前述之種種障碍,不僅巴西如斯,中南美諸國亦莫不如斯,如資本之不足技術人材之缺乏,均爲中南北工業化之最大阻碍。

茲將中南美主要工業國之一阿根廷之工業活動以及阻碍工業發展之主要條件,分析於後,以窺中南美諸國工業化之一般。

三 阿根廷之工業情勢

五十年前,阿根廷尚未能稱爲工業國之名義,但至十九世紀末,製糖工業以及製皮工業,均逐漸發展。另一方面蒙受第一次大戰之影響及世界恐慌之刺戟,以至今日方成爲中南美代表的工業國。

現在阿根廷之工業,能占主要之地位者,乃以農產物之加工業,以及冷凍工業,罐頭工業等特爲發達所致,但另一方面,關於阻害阿根廷工業化之原因亦爲吾人不可忘者也,若將其阻害原因分述於次:

(一)阿根廷異於巴西,缺乏鐵,石炭,且石油之補給亦不足,勞動力尤不足應用。

(二)阿根廷國內生產物之消費量約三%,其全額則不得出於世界市場,以作購買石炭,石油,鐵,金屬機械器類等用。

(三)阿根廷之工業,需要大量的打字機,照像機,以及汽車,機械等,故又不得不喪失了大量的小麥,牛肉皮革,羊毛,等國內生產物也。

此外尚有鱷林克,擬有阿根廷工業之所有權及支配權,阿根廷人之所有者尚不過其半,此亦爲阻阿根廷工業發展之主要原因也。綜觀以上各點,阻碍阿根廷工業化者尤以(一)及(二)條最主要原因。

四 獏國之工業活動

既觀上述各節,則此次大戰對中南美之工業化將予以若何影響,諸國對此均具極大的關心,但尤引各國注意者,即獏國對中南美工業之促進加以援助也

從來獏國國力,對中南美工業之發展,頗具反感之態度,但由於此次大戰及利害關係,獏國之對中南美之工業化大加援手,如對巴西製鐵業之援助。

乃設立之輸出入銀行,以作資金之提供,獏國之欲使中南美工業化者,乃立於中南美工業化即美國工業化之觀點而擬於戰後使歐洲諸國諸中南美之進出遏永久之挫折之詭計也。

由於獏國積極的援助,則中南美諸國過去所感受的諸種障碍,自不成問題獏國以此次大戰爲契機,實具有欲確立西半球政治及經濟的支配權之野心,勿論任何重大之犧牲,均在所不計也。

獏國之陰謀,既已洞悉,故中南美經濟之推移,頗惹世界諸國之關心,且彼等所謂如何調整美洲經濟圈者,乃對東亞共榮圈之問題,具有重大之關心,而空唱之論調也。(完)

小言

我華北的食糧,由於豐收的十拿八穩,所以已是毫無恐慌可言,試觀目前全華北的糧價日落,就是很好的鐵證。

從此華北民食無虞,王道樂土之謂,已不是空言泛語,希望我們民衆,在此優美環境裡,各自努力,各負責任爲戰時下作一個眞實的建設勇士,那末中國復興,東亞新秩序之建成,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事了。



卡

作品：剪影
故事一個



一　我隱居在深山曠野的地層裡，不知經過了多少年代，方被採礦者發現！



二　後來經過一家××首飾店的鍛煉，琢磨，成為一個嬌小玲瓏圓圓的物件，上面刻着精細無比的花紋，放在錦匣裡「待價而沽」



三　一雙愛侶，用了很高的代價將我買去，做為訂婚的禮品，那時我被套在她纖纖的玉指之上，光芒四射，真是得意之極。



四　婚後的一切，很難滿足她的慾望，同時我又被輸送給另一個男人的手裡，他不藏着我向人前顯耀，而把我藏在一個極嚴密的地方，預備等「行市」。



五　我在黑暗中受苦「梁上君子」毫不客氣，他竟自把我給偷走。

通

作者：士心

金戒指



六　兩袖淸風的「大老爺」因爲我是賊贓無人招領，只好充公，但不久我又跑到太夫人的手上去了。



八　後來被一個撿爛紙的孩子從一個牆角的叢土堆中，把我撿出，賣給一家首飾店，當時發了一筆小財。



九　這家××首飾店，正是我以前的店主人，現在「舊地重逢」心裡眞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七　老太婆是十八世紀的腦筋，頑固不化，見媳是舊德新知的淑女，舉止動作常受責備，可憐她竟偷偷將我吞到腹內，與世長辭。

十　我的同伴金別針，耳墜，頭花……等，好像都在恥笑我?!因爲又有女人來買「金戒指」。

隨筆

煙，煙，煙一般的人生！努力抓住這短暫的剎那，瞬間的永恆。

悲哀與愉快，千秋兩泣，紙與墨也浸透血淚了。

光榮感

嵐山

兩個洋車夫在馬路上賽跑，能夠緊得上氣不接下氣，或打起來而不肯認輸，在球場上也復如是，並且對於一分半分的勝負輸贏還真掛火，好像還常有不顧所謂「體育道德」而陰謀，使絆，或無賴打群架的。

這和窩窩頭決不發生關係，更不和政治主張經濟利益以及其他權勢或物質條件發生關係，而單單的只因為光榮感的面子問題與自尊心理不願受屈，就會掏環，堵氣，互相火熾地厮打得頭破血出，不成體統，料想這總是很平凡的事了。

因為是太平凡的事，似乎倒不為人所重，但不知行為至善，論者與人性改善論者對於這種普遍而又不可校正的脾性或欲望，作何感想或有什麼高明辦法，尤其不知道素以為物質滿足或僅僅衣食足便能宇宙美化人生美化的人，是否想到這種怪異的人或生物的脾性且對這種情形作如何感想，而又有什麼辦法。

料想若干無謂鬥爭與好些個詩人把自己弄得酒精中毒，藝術家把自己弄得五顏六色，以及有些人把自己弄得破破爛爛的樣子，未必真是自然流露，倒頗多緣由於另一種光榮感在作祟，也未可知吧。

文章

悟永

近來聽見「寫文章」三個字就頭疼。倒不是「一日經蛇咬，十年怕井繩」，自己學的是這個幹的是這個，而且自入世以來，二十來年吃的也就是這個，那還能害怕麼？實在的，真怕了！然而：

三五天不寫東西，至多一個禮拜，手便癢癢起來有時睡在床上也想寫，正上廁所也想寫。坐在車上也想寫，祇恨手頭無紙筆，否則，能什麼都不幹，先寫點再說，談起來也好笑，自己另外有一個本子，癮發了便往上胡寫一陣。有人說這叫發表慾。其實是心裡有意思便想表現表現，有時是到什麼而有了感想也願意人家知道而博得同感，說聽也算聽。記得有一年到鄉間去養病，目如盲，耳如聾，憋得人真難受，寫東西呢，沒有地方發表，於是反而得憋得病更重了，其想寫東西事如此者。然而：

有時真怕寫，怕得要命！此兩種心理，看似矛盾，但骨子裡並不衝突。不僅不衝突，而且還很有理由。

理由很簡單：願意寫的，不容不寫，不願意寫的，不容不不寫。

當然，這是很明顯的，文章（姑名之曰文章）是意思的表示沒有意思怎會有文章？硬榨出來的，不獨別人瞧着不順眼，就是自己都膩味，同時，沒有感想而硬寫，其苦較之勒逼太太立刻生兒子還兇，焉有不怕之理？韓柳八大家之文，何嘗有一篇是別人逼着作的？

人家說一句「寫點罷！」我便一個冷戰，人家說過去，我的癮又發了。這並非是賤骨頭，實在是：我所想寫的並非人所需要的，同時，人所需要的又非我所想寫的，這怎麼辦？

臉型一種

東方魏

做事為吃飯，幾年前便在肚皮裡存下了這結論。回顧得此結論的來源有三，一為早晨不敢遲到，二為中午吃飯怨促到不得一飽，三則為不到下班時候，有要緊事也應該等鈴響再落荒而逃，據此試引而伸之，有時是要對自已發揮一問的：不做事可否？這樣更聯想到許多麻煩的問題。比如，不做事，怎麼付房租？不做事，怎麼買米糧菜？不做事。醫院是否可以免費生兒子？不做事，公共汽車是否可以不用買票？……一問一問，接踵而臨，但細想此事實繁而簡，盡終落於不做事便不能有什麼資格來一問一答，上等因奉此，事情是不能不做，於是每天早晨還是要上班簽到等候下班。

我的做事的機關裡，很遠很遠，很遠便應坐一點車。不過以步代車，雖無不可，但是四個輪子，又有汽油煤炭幫忙，自然較肉腿為快，所以每天要坐一趟汽車。公共汽車假如汽油充足而煤炭燃燒狂，實在較走要快得多。汽車有時很不好，常常要等一兩個鐘頭而不見那嗡嗡然的龐然大物，可是，遲到常為腿慢所累，這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要坐一坐公共汽車，可是汽車太快，也不大好，關於此，這裡是有一個小小地故事的。

我在那個機關裡，做的是庶務，「庶務」，此稱乍看似不太通，可是這是沒有辦法的，因為我在庶務一科裡，職位是小到無可再小，而且買東西發紙張並不由我經手，我僅僅是為一些大庶務抄抄公文，稱謂庶務是有人在的，這樣一來就很不好了，因為庶務每天要較比一切職員差役到班還早，我雖無庶務之實，而早來是應該的，早來常常可以看見那個白鬍鬚的禿皮老頭，在辦公桌子上翻弄帳條，我這時進來了以身份而論，我的脚步是應該輕一點的為對，這規矩是沒有什麼人告訴過我，我只知道做事和吃飯十分接近，我在班上的時候常常抱這樣的態度，不過，這態度和姿勢在早晨的時候，就有了罪，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我悄然竊敬的走進來，我可以擔保，這時我的對上司的態度做得十分恰當可是這個老頭彷彿被什麼嚇了一大跳，看看是我，把一堆帳條推進抽屜裡：

「你來得這樣早做什麼？」一我想：我早來是做事，是為了吃飯呀，吃飯是要做事的，做事要早來……我想我沒有做錯了什麼事，我走近他，自然態度仍然是竊敬到有加無已的，但是老頭却和我嚷了起來：「你想做什麼？你想做什麼？」

我想說：我想好好地做事呀他把我斥了出去：

「去！不到上班，不準來這屋裡！——」

我出了屋子，到了院裡，在太陽光下想起這件事，想想一時摸不着頭腦。

每天，不坐公共汽車了，我開始很起公共汽車，跑得那樣快影響了我的做事。

以尼代車，又常常怕遲到，這是一件深奧而不解的謎。

小事

勉齋

這雖然是一件極小的事，但也頗可玩味。

我每天上班，照例僱車是六毛錢——其實也祇值六毛錢。那天，門口有一輛車，我出門後說出了地名，他似乎很「足」的神氣，愛理不愛的，懶洋洋的說：「乾脆一塊四毛錢！」我心裡很氣，自然還是說出了舊價，六毛他哼了一聲，就再不說話了。

下班回家，這位還在我門口祇聽他對另一個車夫說：「這日子真過不了！一早晨，到這時候了，我還一個沒開張呢！車份兒怎麼辦？」說完歎氣不已。

這事很可以研究一下。

拉車是為掙錢，掙錢是為生活——過日子，那麼，不拉當然掙不着錢。既是要拉，就應該彼此牽就一些，買賣才可以成就。故意要大價錢，人家當然不要。人家不要，錢就不會平空的飛來回回如此，那祇有乾等着了。再說，天下那有許多便宜事？都想找甜買賣，那苦買賣又交給誰呢？既是認為買賣太苦，何以旁人就可以拉？因為故意抬價而拉不着買賣，反而恨天怨地的發牢騷，這到底是怪誰？與其高抬價而坐在車上睡覺，就不如貶低價格去多拉兩趟，豈不是反可以多掙幾文？

一般人，總希望以極少的勞力換得來極大的代價，殊不知根本沒有這種僥倖的事。

這位車夫，到底是什麼心理對？交不上車份，是不是應該的是不是自取其咎？

窮

蒜盦

這時候，不感覺窮的人大概不多，其實，欲壑是無止境的，生活也是無止境的，人何嘗有知足的時候？假使能將此兩關口打破，自然身心安泰，用不着愁眉苦臉的了。

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孔子稱之，傳爲千古美談。巷以陋名，當然不是洋樓，一切用具自然也非流線型，簞，大概也祇是草簍子，不會有席夢思的彈簧。食以竹簞，其中想必不致有燕翅與雞鴨魚肉，總不外饅子麵窩窩頭與貼餅子之屬，最多也不過白麵烙餅而已。飲而以瓢，足見不是威士忌或雨前毛尖，頂高是白開水，甚至還許是涼水呢。然而，顏子不改其樂。按此情形而言，在普通人已早不念書，大可以蹬個三輪，賣點烟捲，做個小買賣什麼的，也比受罪强。可是，顏子不那麼辦。固然，所謂安貧樂道，非一般人所可能做，但樂道雖辦不到，安貧却是本等，祇須不存奢望，不作無理由的幻想，那大可不必怨天尤人。

也用不着說什麼「布衣暖，菜根香」，那都是瞎聊，總而言之，「餓了吃糠甜似蜜」，這是真話，一絲一毫的折扣都沒有。滿嘴裡罵罵咧咧，不僅無濟於事，抑且有失自己的身分。

學顏子，當然大不容易，然亦不容不學，至於學得好與否，那是另一問題。不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至少可以減去無數的煩惱。

古人謂：「知足不辱」，旨哉斯言！

惻隱之心與婦人之仁

澤地萃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仁慈心在各個人的情性裡都有激發的可能，並且也爲道德和宗教傳感所推崇，都爲頗近習慣心，乃是一種至大德性的神性。

不過也有假慈悲流亞，是常借重慈善得名得利而發身起家的，而同時便也有專專仰仗別人的仁慈爲謀生之道的職業乞丐家，利用別人的惻隱之心來過日子的，這大概就是所謂婦人之仁所造成的弊竇吧。

假如施衣施粥或發起什麼慈善運動，普遍地去捐或勒索了來放賑，真能够像某些自命作慈悲爲懷的人，所說那樣圓滿的話，那末就不應該年年都須施賑與有所謂吃十一方的慈善家和職業乞丐家了：何況標榜慈悲從坤伶手中買一束花一顆珠或一把扇而肯花千元的事實和用意，與急待仁慈而勸募的事實和用意，又是怎樣叫人那個那個的不大協調呢，可見，這裡面還會滋生什麼別的毛病。

好像記得佛說過布施須不望報的話，料想倘若人人都能這樣作與居心，也許能够化混自私，真個的互助在利來完成社會目的，或最少能够協和生產，供應各自却也是共同的需要，而大歡喜的。

當然這仍是本的問題，很决不是隨便出一個驚人題目發起一個什麼熱情運動就能解决的吧。尤其巧立名目，恰是爲企圖掠奪別人的敬仰或是爲出出風頭營謀些小利潤的話，那末就峻比祈求來世福而忍痛施捨的人，更其卑鄙的了。

所以雖然施捨確是當前急務而無形的更急務，却是如何能杜絕以後不再重復和徹斷現在不使其延長，至於施捨的對象，又應該怎樣選擇與淘汰和應該怎樣避免不肖之徒從中漁利，也總是須仔細想想而後行，才容或可以收獲一些實效吧。

蛇與蛆

寒羽

趁着兩行綠柳的微風，在經過一個短短離原野，來到一個廠埠。

朋友們偶爾遇到了一起，說不得有些飲酒看花的應酬。在一間小樓之上，燈光是明亮着在那兒照着幾個朋友，談着，笑着，有的抽着紙烟，隨出一縷白烟，有的抽着烟斗，因爲是新買的烟斗，所以似乎是很經心玩弄着這新買的烟斗。嘴裡也是縷縷的白烟，籠罩着大衆。旁邊的人，正在相互談笑着，談的是什麼？很不容易歸納出一個總題目來，可是由於他們所談的話料，却可以「風花雪月」四個字來代表。夜色慢慢的沉下來了，大家都也有些倦意，張羅入寢吧？有人說是太早，有人說未免辜負良宵，大家又說了半天，有人問不辜負應當如何？

「出去溜溜去」！大家一致同意，於是在天上滿天星斗，地下燈火燦爛的深夜，黑暗中幾個出籠者直奔了那幾座有好幾層的高樓。

樓裡正在熱鬧着呢，人是很多，走出走進的來往不絕。雖然像蜂窩似的房間，却都有人在那兒出來進去，而且在脂粉顏色所包括的那些自命叙光艷影的女人們，都毫不羞慚的往一些男人羣中注目，大方不拘一點的窕伸出藕臂兒似玉臂，摟住諸黑色皮膚的男人，在那兒喁喁細語，像辦什麼交涉。

情形是太亂了，亂得讓人眼光繚亂，不知道這是什麼場合，這是什麼所在，左邊一間蜂窩的門開開了，看過去裡面簡直好像一間小姐的洞房，可是坐在那兒的這位小姐，雖然在身體上看不出與別人有什麼異樣，不過，在她那一雙秀目，却一點包藏不住的射出一片妖氣的光。

這是什麼地方？不必打聽吧，蜂窩裡的小姐似乎是「蛇」，在外面走進的男人們，斷臨的是「蛆」。

權勢之爭

石子

爭權奪利，好像是稱不必要的行爲，但是仔細想想，也大有其理由在也，古人說得好，有權就有勢，有勢就有利，譬如說吧你有勢力可以打人一個耳刮子，反之你就乾脆只有被人打，這打人與被人打之間，就是需要權的地方。

自古來爭勢權人爲君子所不爲，然而現在君子雖不一定沒有而小人却比比皆是，而更有進者小人無勢，也可以有勢者爲護身符，而胡作非爲，像上面所說的打耳刮子，小人就可以仗人之勢打你一下，你假使問他爲什麼，他就可以拉你到有勢者的地方去用勢力來壓你。

所以爭權奪利，雖爲爭權者所不齒，而世間小人之多，不得不使人有權勢之爭，諸位以爲如何？

我的希望

胡秀

近來我認識了幾位星相家，時常和他們談相，或是批一批八字。有一位相士看着我說，最近期內免不了災禍，另有一個人說，我本年前半年身弱，免不了疾病。災禍和疾病也許是一件事，總而言之，命運是不很好的。

但是他們都給我一個希望，說交了冬令，我的運氣會陡然轉佳的。他舉一個比喻說，好像一個窮人忽然檢到幾萬元的鈔票，平地青雲，從此以後便財源輻輳名利雙收了。

我在少年時候，也曾作過這平地青雲的夢，但是十幾年來，爲衣食奔走，沒有一天的閒暇，直到如今平地撿鈔票的機會，永遠沒有過到，窮困始終沒有離開，早把以前的夢打破了。星相家如今又要使我做一個新的夢，今年冬令後又要平地青雲了。這多少給我一點希望。

近來看到一般在「青雲」上活躍的人們，他們也並不是專為命運的，他們要時常的顧慮從「青雲」上跌下來的危險，同時還努力更向青雲上面攀援。這種處境，也並不是太容易的。像我這種懶散慣了的。真個上到青雲里，那只有發昏，未必有何等的成就。同時每日除了躺在床上睡，坐在棹前寫的人，若是向「青雲」上活動也來不及，既然不活動，機會誰能輪到我身上，星相家的話是百分之百的不可靠的。

至於災禍和疾病，我相當的信服，說到災禍，也就是通常人所說的倒霉而已，窮困也在倒霉之類的。那麼窮也得算是災禍。窮與疾病是有聯繫的。疾病又當然不免。近來我時常感腰酸，眼花等等皆歸入營養不良。營養何時可以「良」呢那便得在平地檢得鈔票之後若真是有命的話，平地檢得鈔票。一若遂便立刻解消了。不過星相家只是給我這麼一個比喻，而不是肯定的評斷。雖然我只希望這一件事，平地檢到幾萬元。

深夜至天明



警鐘作文　宗淦插圖

深夜。

月兒被一片浮雲遮住，星兒們像禿頂老人頭上的白髮，稀疏得可憐，遠遠的散在黑漆的天上，像是一塊黑絨上，貼上了點點的金箔，閃閃的發光。朦朧中，一片片的高粱地，像是巨人的衣袖揚着遠方，無窮盡的一片黑！那麼怕人的情形！像是孤身深入敵軍的陣地，處處都伏着殺人的利刃，高粱地的對面－東方－隱約的似乎有幾所房屋，靜靜的，像一隻偵伺着老鼠的貓兒，一動也不動的伏在地上。沒有一些燈光，一點輕微微的聲音，全村落整個的籠罩在死一般的靜寂之下，空氣中蘊含着寂寞肅殺的氣息－－雖然是在盛夏的時節！

突然間，高粱地忽的有了澗澗的聲音，雖然這個聲音的發源者，竭力的使聲音微小，但是在這針落在地上也聽得出音響的靜悄夜裡，仍舊像水面浪花打到枯乾蘆葦上，攪破了沉悶的空氣！這聲音繼續着，黑暗中，借着星星的微光，隱糊的看得出高粱在振動着，不時的像波浪一般的分開，又復合　直到一個黑影，撞開了最前面的高粱，露出了高粱地，澗澗的聲音停止了。黑影也靜立不動，似乎是猶疑着什麼，又好像有什麼顧忌似的，遲疑了一會，開始慢慢的移動，慢得像小腳的老太太，一步三倒退，生怕踩死了一隻螞蟻似的！一陣焦燥的熱風，掠過了這塊冷靜的地方，浮雲像烟一般的飄散到無邊的黑海中去，明朗的團圓月，微笑了，銀色的清光，瀉到陰沉的大地上，遍地灑着銀光，清晰的照出了村落，莊稼地和那黑影！那黑影是個高大強壯有着水牛一般的體格，但是看他走路的姿態，却像受了重傷，蹣跚的走着，越走越近了，月光溫柔的撫慰，在他充滿憤激悲痛的心弦上，給了一點鬆懈的感覺，他抬起頭來，承受這純潔清涼的銀光，他的臉上，雖然是淹滿了汗，泥，被銳利的高粱葉所劃破的，創痕出了條條的紅色之痕，但這都掩不了他過去的英俊，失神無力的眼，在怨恨的目光裡，隱藏着過去的繁活；薄薄的唇，劃成深刻的弧形，這深刻正如一個久經風霜的老人，了解人生痛苦那麼深刻，嘴角邊的紋路，仍殘留着過去的微笑；筆直而高的鼻字，象徵着他的堅定，「吁」的一聲。一口長氣似乎喘出去不少的感慨的符號，這時的空氣中，不但充滿沉寂，恐懼的氣氛，又增加了悲憤的氣息，把原來被詩人所讚賞的仲夏之夜的美麗活潑，全部破滅了，那灰色襤褸的破服，上面滿佈着塵土，油泥，和條條的裂痕，正表示包在衣服裡的主人翁，這些日來，吃了不少的苦頭，他慢慢的低下了頭，看了看身上的狼狽情形，溫柔的月光，反射出了油土的光亮，搖了搖頭，回想過去的經過，不禁更加憤怒，猛的舉起拳頭，用力的向空猛擊一下，似乎是想把世上的醜惡，一拳打到土地中去，世不能再出頭，而世上也就永遠的瀰漫着和平的氣息了。地上的黑影移動了，向着東面的村落走去。

影子在村邊停住了，進村不進村，兩個念頭在他的心中起了激烈的戰鬥，他知道深夜的，孤身的異鄉人，投到人家的村上，決不會有人收留的，誰能知道這客人會帶來什麼結果？人類的同情心和扶助心，全爲了兇殘戰神的降臨而消失了。人人都顧自己的安全，生命財產上的保障，忘掉了人類的本分，頹靡的義務，雖然逃出了虎口，歸宿却又發生了問題，這些日子，雨露風霜，幾乎消磨了他的意志，尤其是肚子的解決，乞得的殘湯冷飯，怎能塡滿他的食慾，草地裡，破廟中，墻頭後面，這些地方就是他夜晚棲身之所，罪受得够了，今夜無論如何也要尋個解决衣食住的問題，人類的同情心是不會完全滅絕的，他不猶疑了，影子走進了村莊，家家都是黑沉沉的，有些房子中的呼聲都透到外面來，奇怪得很，竟沒有一條狗，這倒給了他不少的方便，躡手躡脚的走到一家門口，聽聽裡面沒有聲響，知道裡面的人都入了甜美的夢鄉，希望的火苗，在他的胸中燃燒，舉起手來，想敲門，却又遲疑的放下，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邁着疲倦的步子，拖着沉重的心，走向另一家，但是他又沒有碰到門板，如此一家一家的走到了村的盡頭，啊，幾乎呼出聲來，暗淡慘黃的燈光，從矮小的茅屋中射出，顯然的屋中人還沒有睡，興奮的心情，使得他勞累的身體，變得輕快起來，三個步的就趕到狹小的木板門前；求食宿的飢渴心情，失去了鎮靜，魯莽的推開門，吱吱的聲音，使屋中坐着拭淚老太婆，驚慌的抬起頭來；門口站着一個骯髒狼狽的高大男人，她驚訝得結結巴巴的說：「你你你，你是什麼人？」

他正後悔，不該如此的粗魯，聽得說話的聲音，睜大了眼，仔細的對老太婆瞧了瞧，立刻，快樂，驚喜的情緒，幾乎使得他的胸膛炸裂開來，一步跳過去，抱起驚慌的老太婆，喊到「好姨媽，妳怎麼會一個人住在這地方？」

這一聲「姨媽」，使得那老婆婆更是驚恐了，她慢慢的睜開眼，拂開他的亂髮，借着淡黃的豆油燈光，仔仔細細的看了又看，突然道：「你竟是浩川嗎？咳，可憐你媽死得好苦哇！」一回憶前五年受逃難的凄慘情形，不由的伏在她意外相逢的外甥肩上痛哭起來。

浩川扶着他的姨媽坐到破脚的椅子上，又去把門關上，轉回來問道：「姨媽，妳說，妳說我媽怎麼死的，您又怎麼跑到這來的？」

老婆婆擦了擦眼淚，嗚嗚咽咽的說：「孩子，你那裡知道你媽爲你流了多少眼淚？自從你決心投軍出走後，你媽就時常的背着人流眼淚，我不時的勸她，她說：要是不叫你去，一定會把你氣壞，叫你去吧，又怕打仗的事不是開着玩的，槍子兒又沒有眼睛，誰敢保打完仗能平平安安的回來呢？說着說着眼淚就像下雨似的，我也就無話可說了，只能陪着你媽消眼淚，可是當着你的面，又得高高興興的說笑，唉，那時你媽眞是苦到極點了，看到你興頭頭的預備行裝，你媽更不敢阻攔你的高興，只是暗地裡咒詛戰爭，又早晚的跪在觀士音菩薩的座前，燒香念經，求神佛保佑你，千萬，別叫槍子打上，往往的半夜睡醒，還聽得你媽小聲的念經，可是你却還是呼呼大睡，咳，你只顧想要什麼愛國英雄，却把生你的媽送到苦海裡！」孤單，辛苦，悲痛的過去，這幾年來像千斤重石，重重的壓在這個老婦人衰弱的心頭，一旦爆發了便如火一般的，燃燒了老婦人的身心，儘情的把埋在心窩深處的幽怨，像大雨後的山洪，無遮無阻的橫流出來，眼淚沒有了，從被痛苦侵蝕得疲倦的眼，放出憤怒的光，看着浩川雙手抱着垂倒的頭，兩肩的顫動，知道這孩子的心，被悔恨失望的刀子割着，她有點心痛，嘆了口氣，竟不再說下去了，另一個念頭，也似的穿過她的腦子，站起身來，走到東南屋角，從破籃子中拿出三四個窩頭，又到鍋裡拿出一碗鹹菜，一齊端來，放在桌上，輕輕的說：「浩川，你大概也餓了吧？來，這兒還有點剩下的窩頭鹹菜，你不怕涼就吃點吧！」一說着，替浩川解下他背上負着的包袱，提到屋北面的坑前，拂去了上面的土，打開包袱，整理裡面僅有的幾件單衣，一回頭看見浩川仍然垂着頭，靠在桌旁，嘆口氣，搖了搖頭，放下衣服走過去說：「浩川，好孩子，別想了，吃點吧！別叫你姨媽着急了，姨媽年老，嘴碎，好容易看見一個親近人，不由的就訴起委曲來，這都是我多嘴，見着面，什麼不好說，偏要說這些傷心話作什麼呢？有點絮叨，又有點傷心，眼

眶又被淚水濕潤了。

浩川見他姨媽說了這些自責的話，良心上更加過意不去，連忙把手放下，道：「姨媽，您別生氣着急，當初都是我不好，死乞白賴的想去從軍，到如今弄得家破母亡，您想想，我怎麼不後悔呢？姨媽您先告訴我，您這幾年的經過。」他用了乞求的聲調說。

老婆婆說，「你坐下吃着，我和你說。從前五年七月裡你走了以後，家裡倒也平安無事，還記得那一年大秋非常的好，麼子（卽玉蜀黍）長得像棒槌（用來盤平衣服之物）那麼大，高粱穗，紅紅的眞好看，穀更長的茂盛，一村子人都高高興興的預備秋收的事，誰想到在七月十五那一天晚上，在月亮地下，我和你媽你妹妹在院子裡跳得正高興，忽然好多說話的張三嫂跑進來，慌裡慌張的嚷道：「可了不得啦有人看見打村南來了大兵啦！也有騎馬的，也有走着的，還都抗着大槍，提着大刀，也不是幹麼的。」說得喘吁吁的，起頭大夥都有點不信，架不住張三嫂指手劃脚，說的逼眞，大家還半信半疑的，你妹妹年幼，想出去看熱鬧，你媽就不叫，正在這時，門外就有了踏踏的脚步聲，和得得的馬蹄聲，一直往北去了。大夥卡的都沒敢言語，大兵走過去以後，張三嫂就偷偷的回家，你媽就叫大家早點睡吧。夜裡倒沒事第二天起來出門一打聽，才知道大兵住在這村裡了，這時，浩川已經吃完，老婆婆站起來，把碗筷收拾一下，送到原來的地方放下，轉回來，接着說道：「當時大夥都很害怕，怕是大兵不安分在村子裡一折騰。誰也受不了怎麼辦？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正商量着哪，張三嫂又來了，一進門就說：『可不得了啦！兵官叫大兵滿街拉夫呢！前街的李順高明，小狗子都拉去啦，我叫他三哥在家藏着點，我走出來瞧瞧，小狗子他媽正哭呢！』

你媽就急啦！『大兵不會上家裡抓去嗎？那麼姑娘媳婦們不會受什麼禍害吧？』

『那可誰知道啊！反正大兵在這住着就保不穩出事。我看能走還是走吧！再說喜姑出落得那麼漂緻，誰又保得定呢！』張三嫂搖頭嘆息着說，你媽也想不出怎麼辦，我也愁的沒法。最後商量還是到你姑媽那去躲躲，正收拾東西的時候。就聽見槍響，我和你媽都怔了，你妹妹就哭。過後一打聽，是因爲本村上最有錢的劉三爺和馬大爺兩家養草黎了出村不遠，就讓大兵攔下，說什麼通敵，當時打死，婦女就帶營裡去了。錢財也搶去了，我們吓的也不敢走了。只好聽天由命吧！兵爺們整天要吃要喝，看見婦道人家就調戲，核不許翻臉，誰要抗拒，當時就打一頓，再不就死。後來索性任意糟蹋，受不了而上吊投河的，就多啦！在大兵來了後第八天，三四個兵進了咱們家，喜姑躲藏不及，就被他們看見，括括蹧蹋死了！」老婆婆提起傷心的事，回想當時喜姑哭喊受辱而死的情況，眼淚不斷的流下來。嗚嗚咽咽的，再也說不出話來，浩川卻摔起眉頭，瞪着憤恨的眼睛，握緊了拳頭，低着頭，聽着。

老婆婆擦了擦淚！「你媽爲了要救喜姑，就被他們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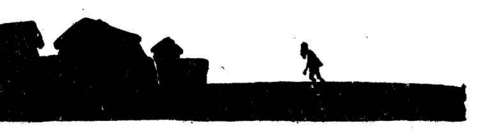
」浩川猛的抬起頭，用力的吐出幾個字！「死了！哈哈！讓狗積們打死了！這是我想像的好同胞好弟兄，哼哼！唉，媽，妹妹，你們等着我給你們報仇！」頭沉重的低下。

老婆婆好容易才止住眼淚，愛憐的望着浩川：「好孩子，人家都說日本人多麼狠，多麼毒，你看看姨媽能活到現在，能有吃有穿，全靠日本兵帶我們到這來分給我們田地，叫我們好好的種地吃飯，你來的時候，村子裡沒有狗吧？狗是用不着的，這村子裡沒有土匪小偷的！核有你媽和你妹妹的棺木，也是日本人給的埋起來，以前咱們的兵，就會欺侮老百姓，日本兵一來，來着尾巴就跑了。唉，孩子，你別再迷惑了。日本人並不狠毒，是很好心的呢！」想起現在得以安生的緣故不禁露出感激的顏色來。

浩川嘆了口氣說，「姨媽您不說我也知道了。從軍的這些日子，叫我知道我們以往的觀念是錯誤的，中國的眞正敵人乃是英美，利用金錢的力量，使我們亞洲人自相殘殺，他們好獲漁翁之利。並且我們中國人也傻的很，憑傅個愛國的名，去當兵，結果不打仗的時候，就殺搶掠後方的老百姓，打仗的時候，放兩排槍就想跑這是什麼軍人？簡直是盜賊，我實在受不了，就偷偷的跑出來，道上受了多少罪，才到了這個地方，却好碰見姨媽，姨媽既然說這兒很安樂，那麼我也在這住下，幫您種地吧！」浩川說完，伸了一個懶腰，靠在椅上，長長的噓一口氣！

老婆婆聽浩川說了一大套聽不明白的話，正聽說「我要住在這了」，很喜歡的說：「你住在正好，省的我一人孤苦伶仃的，唉，可惜你媽他們死了！」說完眼淚又流下來。浩川也默默無言

這時，天已將明，東方已微現白色，光明的時光就要來臨了！我們待着旭日東升！（完）



專人專文

國劇：尚小雲先生

戲劇本來是社會教育之一種是爲世人所公認的；良以忠孝節義離合悲歡的事蹟，經編成劇，在舞台上搬演出個中情景，很能纖毫畢現刻劃入微；予人一種善或惡的深刻印象！甚而可說是反響；所以「觀忠義之劇，則油然生敬慕之心，觀奸佞之惡，則勃然動容！」這足以顯示戲劇感人之深?!在論語上說：「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而言子游能以禮樂爲教。」，明示樂能移風易俗於無形，劇乃樂之演進，所以同樣的有正風化俗裨益教化的功能；是有絕大的感化力在，由此可見戲劇之重要性如何了！決不是專娛人悅目的，所以劇的取材應以「矯枉過正」爲原則，更應當「以正」，「以善」，否則靡淫之音徒供欣賞，反而容易導入邪侈，那就失了他的本意了！我們人從事劇人生活，差不多將近四十年了，其中酸辛甘苦，道道曾經嚐味，起初也不過是愛好而已：只知一心向學，實心演劇根本不知道牠的妙諦，也許是陶冶日久吧？浸後漸漸有了相當的體解：理會到是要以第三者的立場，來替劇中人說話行事；因之參悟了演劇的訣竅；由是個人的藝業纔慢慢步入成功之途，然而其間卻不知受過多少艱苦哩！及今思之爲之黯然?!現在把個人見解所及略述梗概，以供參考?!

國劇的略述

尚小雲

戲劇的源流

戲劇雖然在史册上，沒有翔實的創始年代，不過它的源原却是很早，像詩經之「採擷民謠以敦教化」，這已是萌芽時期，先秦時楚國優孟，扮飾孫叔敖的衣裝諫楚王，已開扮演的初例，降至漢武帝，寵信李延年，創立樂府搜集民謠，而俳優更以歌舞及戲謔爲能事，這已是歌舞劇雛型略具了！再後至南北朝，乃有撥頭舞（象徵孝子殺猛獸以報父仇）踏搖娘舞（以男子扮婦人，搖頓其身以悲歌），是爲合歌舞來扮演故事的先聲，及至唐代其道漸興，經了唐玄宗的提倡更爲進展，當時所扮演的除了原有的古劇外，又有「樊噲排君難」等新劇，不過還是以歌舞爲主，故實內容尙簡單，「梨園」這個名詞就是這時才有的，而且現在戲行所供的祖師，也便是這位風流天子，唐明皇呢！再而五代更有進益，像後唐主李存勗據史稱是「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竟而和伶人厮混一起；當然能夠因以更盛了：

宋人雜劇是隨着音樂歌舞發展的，其中扮演故事已有唱曲和說白的分別，所用角色也較爲複雜，至是戲劇規模已漸完備！及至元代乃稱大備，每劇亦分數折一折由數曲合成，而且有科（動作）白（對話），曲（唱詞），之分，角色更多，而劇本產量尤其豐富；流傳到現在爲數也不在少，到了明朝又有了改進，一切也都趨於具體化了！

及至淸代，仍是沿襲着明代舊制；在康乾之間，崑曲風行；咸同以後，遂有「二黃」之興；起初秦腔很佔優勢，既至徽調輸入，其勢漸衰，幾經遞嬗，才變成了純粹的京二黃，其功呢，則不得不歸諸大老板（程長庚）了，其後屢有改善日臻完善，同時名角輩出，可稱鼎盛；先賢典型，至今令人景仰?!

作者小介

尙小雲字綺霞，爲淸平南王後裔，年四十四歲，幼入三樂科班，坐科，藝名三錫初工武生，後改靑衣，名遂大噪，民國九年當選『童伶大王』，以後漸躋於名伶之列，榮膺四大名旦第二位，數十年歌場生活始終弗輟，民二十七年爲造就梨園人材，創辦榮春社科班，數年來如一日，尙氏爲人古道熱腸，濟困扶危，有「俠伶」之稱！現任國劇職業分會會長，熱心公益，同行交相稱譽。

戲班的組織

其次說到戲班的組織，內容是非常複雜的，有所謂前後台，各司其事，各盡其職，雖然包括若許人位，然而竟能有條不紊，徽撻有度，這種特殊組織不能不令人嘆觀止了，一個戲班的組織大約包括演員（有主角配角之分，內行則稱之爲頭牌，二牌，三牌……）前後台管事，即所謂經勵科者是，有管領一人（名爲領班人），總攬一切，舉凡辦理對外事宜，應當會接洽園址，糾察票位，皆由其負責，手下有三數伙計（或師徒，或師兄弟），以供奔走；後台管事，則負約角，支付包銀，支配戲目演員，維持後台秩序；而增添删減人位，加減包銀，置辦什物，都要以他的分配爲依歸；再次就是不可須臾離的大衣箱，二衣箱，旗包箱，盔頭箱的管理人了，內行謂爲箱官；以及彩匣棹，梳頭棹的師傅伺候演員扮裝的跟包人，在台上演戲時，調動什物的檢場人，以次則爲主要部分——場面，場面有文武之分，文場面包括胡琴，二胡，南弦，月琴，索吶，鐃海笛等，武場則爲大小鑼，鐃鈸，水鈸等：崑曲場面與此不同計爲笛，笙，南鑼，崑鼓：而打鼓人亦有文武之分；則視場面之爲文爲武而定了。至微的如上下手，龍套，底包，拉片子（佈景）催戲人，通通是不可必少的人物，至於和這有聯帶關係的前台組織——園主，堂頭，賬房先生，售票人，衣包房，茶役人等也都是同舟共濟的互助互利，來維繫這個組織的生存?!

學戲的程序

俗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可見任何事都是需要有準繩的，而其漸進程序，也是需要循正軌以次遞進的，這和築房立基，有着同樣的重要：學戲呢？初步根基更是緊切，假使初步工夫，沒有鍛鍊堅實，那末將來的成就，是難以預卜的?!以下按着順序略加詮釋：

吊嗓：嗓爲唱之要素；苟無佳嗓，難期大成；內行所謂需有好本錢，然而既具佳嗓，則非經鍛鍊不可，其法爲何，即吊嗓是每日凌晨至空曠處，或臨河傍水之地，引吭高喊，（所喊之字，爲咦，呀，啊）或放嗓大唱，或唸白口，雖炎夏寒冬亦必如恒，如是才能煉出好嗓，停午歸家小作休息，然後用胡琴托腔高唱；或用笛子調（武生猶宜用笛調，由武生主演之戲率多爲崑腔也。）如此行之即久，自能運轉自如；至於喊嗓之地，不必定爲郊野，即在家亦能喊，至其所以必至空曠處者，因其遼闊不收音，如喊聲已朗然入耳，則在台上必有餘勇也；（且發晨散步，胸中火氣自然下降。）

板眼；嗓即吊有相當成績，然後熟讀戲詞，再行上腔，即上腔不可胡唱，須注意板眼，雖一說即悟；然欲求其脫口即能中節合奏，殊不易，此在平日修養工夫宜深，唱時方能求其板槽平穩入扣。

腔調：腔調有長有短，有緊有縮，應各就所宜，加以揣摩，擷長補短；心會神悟，體澈劇理，自能抑揚動聽。

字音：唱最難之一步工夫，即爲字音學習，如咬字不眞，則聽不出字音來，而致有音無字，是爲大忌；尖團字要分明，何者宜尖（寶劍之劍）何者宜團（令箭之箭），單雙音猶須判別淸楚，尾音須收音之字，若不收必成贅字（如來字尾音須有一音），更有許多字須用反切轉音者（如貴——出國轉音）否則音必不準，猶其北音無入聲，南音亦有淸濁不分之弊（如黃王不分），如唱崑曲必吐南音，唱京調則咬字必照北音，此緣自然節奏，水土關係，不容絲毫勉强。

唸頭：唸頭者即唸白也，難於唱者數倍，雖無板眼之拘束，而聲音高低，均須與唱腔相合，如唱爲宮調，則念亦必爲宮調，而且頓挫急徐，抑揚中節，猶爲首要，且例須用中州韻，不能做土語，猶最忌念成一字的，念時務須輕重均勻，雖同音字相連，亦切不可含混，（如仁人君子，仁與人必須分淸）：唱前叫板之快慢亦有訣竅，如願快唱則叫板唸快，願慢則叫板唸慢，鼓老則必敬謹奉行，而能尺寸一致。

扮相：扮相優劣，胥視化粧之是否得法，第一須審視骨格，何者宜生，何者宜旦，骨格相宜，則扮成自能維妙維肖，故台下每每其貌不揚，而扮成上台，反能秀麗英挺，則無他骨格相襯也，再則用水紗，勒額亦有研究，每能使眉目易位，而矯正面部缺憾，如臉之長圓，額角之尖方，均可由己意纏換，如面長，勒紗不能太上，臉小勒紗，不宜過低，旦角之貼片子亦同此理，視臉之長圓，而易其位置，次則在眉之描畫，如何能威，怎樣能媚，大約美人之眉須起俏（旦角之眉），外稍須作尖形）武士之眉宜分彩（武生之眉先向傍分，而後上豎，則顯有煞

（餘見四十四頁）

奠定基礎在兒童時期

不要忽略：一哭 一笑，的動作．

應該注意：飲食 大便，等事情．

因爲兒童時期是一個人的建築基礎的時期，然而孩子們自己又是什麼也不懂得的，這責任都要做母親的來負，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應該是由母親去觀察和識辨，不容些微的忽略，現在，這裡有幾個關於孩子們的問題，請做母親的注意：

孩子爲什麼哭了

小孩子有了病，他不會用話來述說，他所能表示的只是筋肉的工作，和顏面表情罷了。當小孩子病的時候，最習見的現象就是哭，所以母親們只有憑他哭來注意他的疾病了，

生後六個月小孩子的哭聲：用力高聲，是表示不自在，這時要代他按摩一下。哭時欠伸，是表示睡眠不足。高聲用力哭，頭向左右動，是表示頭痛或耳朵痛。腿部緊縮用力間歇的哭，是表示腹痛。哭聲哀哀而不出淚，是表示飢餓。一週歲以後小孩的哭聲，眼睛張開，含淚，哭聲不大，這是表示抱法不好，或者是草針刺身，眼睛張開，無淚，頭左右轉，並且咿咿的哭，這是表示不耐煩，眼睛半開，含淚，並且咿咿的哭，這是因爲躺的不好，被褥不平。眼睛半開，流淚很少，哭聲帶音調，這是表示飢餓，或是口喝，眼睛張開，無淚，高聲的哭，一邊用力伸手動脚，表示要運動。突然皺眉，縮脖，渾身顫戰的高聲的哭，是表示受了驚嚇。兩腿緊縮，並且高聲的哭，是表示肚痛，臉上現紅色，流淚的哭，是表示頭臉疼痛。

注意乳兒的大便

乳兒的大便，少有人注意，其實就發育上說來，非十分注意不可。因爲這時候小孩子還不會說話，消化的好不好，無從知道，除了觀察他的大便之外，方法殊少。

青色便是受了驚，白色便是受了寒，深黃色便是受了熱，細米狀便是食傷，金黃色軟膏味有酸性臭味的便才是健康的。

孩子的消化器

大概妳不知道，小孩消化器很長，它和身長的比例，大於成人的消化器與其身長的比例。就是成人的腸，大約比身長大四倍，而小孩則還六倍以上，這是爲什麼呢？是因爲小孩的腸壁吸收滋養分的力量（滋養分到了腸裡，腸壁慢慢的把他吸收之後從血管輸送到全身）比較成人來得弱，所以他的腸管就不得不長，腸管長了，滋養分在腸子裡留的時間就多，吸收作用因此也可以充分工作，再者小孩的滋養分，不但是供給他的生活，並且還要靠他發育身體，所以比成人更爲重要。

孩子們的良藥

此外，更重要的事，做母親的應該給孩子們選擇一種良藥，若素是對孩子最有益處的，若素能夠幫助母親們的觀察不到的地方，防患萬一的不小心，因爲若素內含有大量促進發育，營養身體的成分，每日服用，可以使孩子們身體的各部組織達到健全，增加體內的抵抗力，強化消化器的吸收及消化機能，獲得食品中所不足的營養成分。因爲味道甘美，絕無一般藥品的苦澀，所以不論大小孩子服用均宜，乳兒服用牛乳時合以若素，可以避免因牛乳所起的消化不良及營養障礙的弊病。如果乳母服用若素，可以使乳汁增進，母子並獲營養，斷乳之小孩服用若素，能夠免去離乳期間的諸多痛苦，學齡兒童服用若素，增進腦力，避免學齡期間易患的各種疾病。且若素對於妊娠婦服用，不只有益胎兒，更能避免妊娠期的所謂害病，而使產褥期間速復健康。

張振仕油畫展評

司馬亮

入夏以來的畫壇，確實現露着一種活躍的狀態，集中在樓園的各類畫展，更使一般人士以及專門的鑑賞者得到一個非常的機會。在這美術知識不普及的我國唯有抑仗着展覽會的出現而達成一種增進的效果。尤其，以油畫一部門來說，若能時常的借用這種機會與大衆接近，或可漸自的被理解而普遍起來。

近年來的畫壇動勢，最爲注目者，便是張振仕君所舉行的第二次個人油畫展，我認爲這次的展覽，不但是在藝壇中放一異彩而且是表明了張君潛在八年以前舉行首次個展後，迄今的苦練成績和堅強的作畫態度。我所知道張君的；在他十數年的繪畫生活中，無時不在與環境奮鬥着，並且爲了他的畫業而堅忍的克服了一切苦痛，雖是遭過種種刺激，卻總以繪畫做爲大的安慰。因爲具有這樣的性格，所以才養成了那忠實的作畫態度。在他的現生活階段中並不以金錢和地位爲遺憾，而對於繪畫上一切的修養爲莫大的關心。

總覽張君的作品，在技法上顯然是以極大的苦心而磨練成功的那素描的根基筆觸的運用，色彩的豪放，構圖的穩定，構想的精湛全達到健全地步。本來，繪畫的表現，到底是以技法爲中心的，因爲表現是經過了技法纔能具體化同時技法也是一任個人的創起而無拘束的，但技法在自由之中，又自有其根據的地方，全然獨創的技法，是絕對沒有的，張君的繪畫原不外由寫實出發，然而近來的作品，在色的構成上是趨近了印象派的畫風，因此，我們聯想到繪畫上的技法，是具有歷史上的因果關係，所以美術史也可以說是技法的歷史，從一種技法產生出其次的一種技法，或者產生出一種反對的技法，所以技法一方面因各畫家的個性而各異，一方面却仍舊離不了傳統的法技而具有共通普遍的要素。

因爲張君具有一個忠實的個性，所以在他所表現出來的繪畫是有一種堅實的感覺，在這次的展品中有一部分製作，是極力注意在寫實方面，並現出一種近代繪畫的精神，所以從寫實做出發點，是現代繪畫論不可否認的，並且物象的描寫，無論如何是經過了畫家的觀感而表現來的東西同時也須要有畫家的個性存在，藝而形成現代繪畫的一種大胆描寫，張君作風的特點也在於此，所以我們認爲技法是以觀照爲基本，所謂觀照，便是物象經過作者的視覺所現出來的思想，也就是作家的態度和立場，這種觀照用技法表現出來之後，便成爲一種作品。所以技法如何，是取决於作家的觀照，而在技法上可以顯出作家的態度和思想。

以張君所出展的作品來看：

「羣」（見圖）是五十大號的構思製作，也是全會場中的精堪作品雖是構思作，然而作者的製作態度並不是完全陷於空洞的幻想裡面，據張君以前曾表白過平日時常的感到人類的互相鬥爭互相仇視，而往往破壞了羣體生活的和平，但是自已的個性又富於和平觀念的，所以發生了製作「群」的動機，因此我們推定，這幅製作不外是把作者的觀念表現在繪畫上，或者說是把作者的和平觀念使之繪畫化，關於這個感覺，當我們接近那幅作品時，看到那雪白的羊羣在大自然度着共同的生涯，一定使我們的腦海裡浮動着互助互愛的情緒，並且瀰流着和平生命的舞悅，在構圖上是利用了横S形的效果這不但是增加了畫面的美感，而且洋溢着一種躍動的韻律，色調是沉着冷靜的，同時更重視寫國氣空氣的描寫，這是因爲光線以空氣爲傳導體，所以光線的描寫，必然也喚起空氣的感覺，因爲作者更注意到印象派一般的外光描寫，所以才表現出大自然中的空氣感要之，在繪畫上的色彩表現，並不是一定不變的，乃是以畫家對於自然的感覺爲基本，所以是主觀的。色彩可以表示作者的感情和性格，就是這種原因。繪畫上色彩的優劣，完全由於作者感覺的敏銳或遲鈍。又如色彩的强弱，也可以反映出作者的趣味和性格。我認爲「羣」之一作是經過了作者的心的感動，再用堅實的技法描寫出來，這也是表明了他的優越的技巧和心靈的結合，因此這幅作品能叩動我們的心弦而憧憬着羣生活的平和感。



張先生展品之一「羣」

「景山」（見圖）富有印象派的畫風。色彩極其調和，又以那溫暖的色調描寫出光和空氣的剎那的感情。構圖穩定，筆觸相當豪放，堪稱佳作。

談起外光的描寫，又想到張君的「春」與「梅」兩幅小號的作品，前者是以紅的色調爲主，後者是在萬綠叢中點綴出梅的主題，兩幅同樣是用點繪的筆觸，在那溫柔的色調中現出光線的躍動，寫盡自然的生氣物物感覺。這類描寫正如印象派畫家一般；從外光的研究，而發現了一種新的變動，因爲天氣，光線的刻刻的推移，一切都變成動的生態把這動的姿態中所感到的最美的剎那的印象，表現到畫布上來，就是他們的理想看完張君的「春」與「梅」後，很可稱爲是他描寫外光的代表作品。

「中海」一作，在構圖上似乎發生問題，因爲岸與水左右相稱的分開好像，形成兩幅畫面，所以感覺不舒服。固然在構圖的原理上也有利用均衡的法則，但是畫面的均衡乃發展「對稱美」的效果，不過在中心的描寫也須要有連繫左右的能力，如果一味的重於兩端的表現。反使畫面很明顯的分割，「中海」的失敗，也就是作者忽略了中心的描寫。所以構圖在繪畫上是有重要性的。在此所談到的油畫的構圖，是與國畫中所謂「章法」「布局」的意義大致相同，六法之中的「經營位置」便是計劃構圖的。尤其油畫，在屋外寫生的時候，那自然中的景色是很複雜的，既有美與醜的分別，還有移到畫面去適宜不適宜的問題，並不是支起畫架就可作畫，所以在繪畫之前，當選取好對象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必先解決，這便是我們應當怎樣選取對象物，把對象物怎樣的安排，又將怎樣調度這物象來構成於畫面，當這些問題經營得法後，才可在我們的心理上發生一種美的感覺。

「故都」的色彩相當明快，利用鏟刀作成的筆觸，另具一種特趣，畫面中顯露着自然的情趣追求到自然的力量，力，和內面的永久性，此外「玉蝀橋」是與「故都」具有同樣的性格。

「霧」，「裸婦」，「俄女」，「紅衣」等作同具爲寫實的又有着古典派的典麗風味，不但是外形描寫真實，而且表出內在的情緒。張君對於人物畫是有極大的工夫，以上數作全部看到穩靜堅實的特色，以「霧」之一作來看；這畫面的表情，會使人感覺到無限的幽靜。「紅衣」是顯露了少女的美麗地情緒與生命，更有與海一般深沉的奧味來牽引着我們，好似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期達文西所描寫的「永遠的微笑」一般，是充滿着誘人的微笑有一種難言的神秘深藏在內部可稱爲肖像中的傑作。

「自畫像」（見圖）也是用

了古典風的色彩和強而有力的筆觸表現出來將作者的堅強個性完全移入在畫面之內。總觀張君的自像製作，以他那可欣佩的寫實力量和追求對象的內在感情，在一般畫家的製作中實是少有的現象，這種情形我們是由他的作品中所得到的結論。此外「少女」和「樊小姐」二作也同樣是具有寫實力的上乘之作。

「月季」一作，是張君描寫花卉的成功作，那還既的自然與手法的靈敏流爽，顯現出獨特的風韻，尤其花瓣的描寫是利用畫刀着了極厚的色彩，表現出花的柔潤的性質來，雖是數朵花同在一處，然而其各朵的連絡，及其色彩調子的變化，無不表現得妥善適宜。「丁香」一作可與「月季」同為上乘作品，由此看來，四季不斷的花，亦是畫家戀戀難捨的情人，但在描寫上比靜物更難，且花朵以新鮮為尚，稍經時日，花容即憔悴，花瓣便脫落，含包的亦成殘萎，即在幾點鐘的時間內，花的形態與葉的位置就全不同，所以描寫文當迅速，更得須有相當的速寫工夫才可以作到精傑地步，張君的「丁香」與「月季」所以得到成功者，不外是具有敏銳的觀覺和迅速的手法所致。

「佛」在取材上，構成上，色調以及對象的神韻全達到頂點。尤其佛的手形是與達文西描寫「永遠的微笑」的手形一樣的表現得柔潤纖細。更是倪的慈祥感覺與瀟灑超凡的姿態，使觀者幻想着清靜無爲的世界。由于畫面的平和表現能使我們呼吸了一種暢快的空氣，和悠閑恬靜之感。「佛」的，寫實力是超過了前述的「紅衣」等作之上，亦與會場中的「群」並稱為傑出之品。

「胸像」是帽半裸婦人的塑作，有着雄厚的筆觸，沉靜的色彩，和穩定的構圖。大膽的作風近於後期印象派畫家塞尙一樣的對於對象的各種主要特質，都極注意和容納。更追求到對象的固有真實性。

「宿舍一角」和「雪」兩作是張君初期的得意作品。作畫的

張先生傑作「自畫像」

態度是大胆的，利用畫刀去表現是強而有力的。前者關於景物的配置極為得法，同時主物的描寫更是深切，雖是表現着宿舍的零亂情形，然而能使一般的視覺不失去中心，這不外是由於畫面的構成可使各種對象物互相連繫，並且色彩也是得到了統一。後者「雪」的描寫，可以使我們看到冬季的萬物凋零，大雪紛飛，自然界都帶了淒涼的感覺，那疏落的筆觸更增加了表現的效果。

「橋」，「紅樓」，「釣」三作均有着輕快恬靜之感。尤其「紅樓」一作描寫得甚美盡善，那紅樓一角露於濃碧的萬柳之稍樓與樹的曲線與直線的適相照應使畫面不覺平淡。「橋」亦具同感。「釣」是利用着溫和的色彩瀟洒的筆法，使畫意更趨於幽閒清雅。

「天王殿」與「古柏」二作前者關於殿前白松的描寫，特別顯出來生動的氣運，後者的構圖極其堅實。

兩作的色彩由于統一與調合而感到溫和淡雅的趣致。

「牛」是與「群」同為構思作。在那沈寂的田野中，點綴上那三兩的牛羣，寫盡田園的靜恬生活，尤其那浮雲的流蕩和樹林的韻律，全藉着輕妙，活潑的用筆與暖和高雅的色調，表現得入微入妙，令人觀之流運忘返。

「煤山在望」，「北海」，「紅壁」全有着鮮艷的色彩和暢快的筆法，堪稱佳作。

「午門角樓」，「白塔」兩作對於主題的描寫相當眞切，色彩富麗美觀，尤其對象物的輪廓明晰可辨，明暗的分別亦甚顯著更可表現出作者的寫生工夫。

×　×　×

總觀張君的作品，全以寫實做出發為其特徵，並且由他的製作看來，顯然是努力於現實，而

張先生精作之一「山景」

排斥一種幻想的作風，即便他的構思作，也是出於稱稱的寫生手稿脫化而成。

在這次出展的四十幅作品之中，以風景佔大多數，在他的風景描寫裡面，不論是一筆一畫，一草一木，都具有着他的個性，更是以他那異常的愛和熱，沒頭研究自然，描寫他周圍的景色，使那些製作顯露出一種活躍的生命。

此次張君的出展，在前面已經說過是近八年來苦心修練的成績，從他的作品可知他的畫技，無時不在變化着長進着，以這樣的作畫態度，實是近年來展覽會中少有的現象，尤其張君本人，可令我們欣佩的是：不屈辱於卑俗的時流，只管在不堪的清苦裡保持着眞實的奮鬥，他的繪畫主張雖是倡導着寫實表現，然而却反對那誤解寫實趨於沈滯呆板的作風，他確是由寫實為出發而另去試探着新的創作，所以在作品裡有的是具有現代的畫風和誇張的手法，所以預料張君的繪畫在不久的將來更有一番創新的表現並期待着在這貧弱的油畫界中以張君的努力開闢一個新的紀元。

滅蠅簡法

小常識

身體之健康與否，對於我們事業之成功關係非常重大，西哲有言「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身體」，可見身體之健康對人生是如何重要。我們欲求身體之健康，當然要講求衛生，現在時當夏令，為時疫最易流行之期，偶一不慎，即有染患時疫之危險。夏季天氣炎熱，各種食物最易腐敗，細菌因之附着，而傷寒，霍亂，痢疾等症于此發生，疾病之媒介物，尤以蒼蠅為最甚，故吾人不可不設法以撲滅之。現將滅蠅之方法，分別叙述於後：

1，蠅性喜逐臭，糞坑為蒼蠅蓄集之處，種子產生之發源地，宜用砒霜投入糞坑四周，以限制其生育繁殖。2，滅蠅必先滅其種，蛆為蠅卵所化生，故欲滅蠅，必先消滅其幼蟲——蛆。3，捕蠅當先捕殺老蠅，當秋冬春初之時，滅一老蠅，即滅千萬小蠅。捕蠅紙，捕蠅器，及捕蠅繩，及捕蠅扇，均不可不備。4，蒼蠅大都集於污穢之處，細菌附着於蠅體，倘於門窗裝以紗格，蠅即不能飛入，霍亂等症必能減少。5，牛棚馬廐，最易引誘蒼蠅，而穢土亦為媒介之一，故穢土必須倒入穢土箱內，並須用蓋蓋好。

以上為簡而易行之方法，如能依次實行，則夏天之時疫定能減少許多，而蒼蠅之消滅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矣。

「論語」釋（十）

予生

第五章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舊注包氏曰諸夏中國無亡也。言夷狄雖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邢疏引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可知，又云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昭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朱注云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又引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耳，朱子之說正與注疏本相反，又論語皇侃疏云反不如夷狄之國尚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君也，此說亦與尹氏同，愚按朱子之說是也，蓋孔子傷時之歎也，當孔子之時，季氏以大夫僭用八佾舞於庭。三家以大夫僭歌雍詩以徹祭，上下陵亂不知有君臣之分。故孔子嘆云今夷狄之國居上者統領下民，居下者順從君上。尚且有君長。反不像我中國以陪臣僭天子而無上下之分也，蓋可慨也哉。

第六章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興，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旅於泰山旅祭名，周禮太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記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祭名山大川諸侯亦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故齊魯皆可祭泰山，季氏乃陪臣，祭泰山則非禮，故馬融注云，禮諸侯祭山川其在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興者冉有弟子冉求也。史記孔子弟子列傳云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以爲魯人，仕於季氏，女汝同，弗不也，救諫止也，與歟同疑問之辭，孔子見季氏祭泰山非禮故言於冉有曰，汝爲季氏臣，不能諫止之乎，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對曰者敬上之答辭也。曾猶則也，泰山不如林放者。見本書本篇第四章，林放問禮之本，孔子稱之曰大哉問，故包注云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邢疏云言泰山之神必不享季氏之祭，若其享之，則是不如林放也，總本章之文古者祭禮，天子祭山川，諸侯亦可祭其境內山川，泰山在魯魯君可祭，季氏爲魯大夫亦祭泰山，孔以其非禮，故問弟子冉求，因時再求仕於季氏。言以今季氏之非禮祭泰山，汝不能匡正而諫止之乎，冉求答曰不能，孔子則歎之曰泰山乃五嶽之尊，其神必明正知禮，季氏以非禮祭之，神當不享，如享之尚不如林放，因林放尚知問禮，難道謂泰山不如如林放乎。

第七章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正義云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風也，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者，孔注云言於射而後有爭，因君子謙卑與人無所競爭君子雖於他事無所爭，其或有爭者必也於射禮乎，言只於射禮後而有所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升，升堂也，下，下堂也，朱注云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註疏本引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朱注又云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大射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觶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其爭也君子者，馬融注云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正義曰算籌也，鄉射記曰，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是也，多算謂勝者少算謂不勝者勝飲不勝而相揖讓，故曰君子之所爭也。故朱注云，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後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也。，全章之義云，孔子曰君子心常平氣常和，，與人恭遜，無所競爭，然其亦有爭處，必也觀之於行射禮之時乎，蓋財有中者，有不中者，勝負相形，似有所爭，然觀其射之初，三揖而後升堂，既射之後，同射者皆下堂來勝者揖不勝者，各取爵盞，立飲罰酒，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相爭之舉，然其自始至終，皆謙遜揖讓，是其爭也君子，非若小人之爭也。

第八章，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夏問於孔夫子曰，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融注云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但按今毛詩似無此句，衞風碩人美莊姜之詩也，又朱注以爲三句皆逸詩，愚以爲是也，前二句雖見於今詩碩人，乃偶同耳倩，詩毛傳云好口輔，盼，黑白分明也素白色。絢華麗采成文也，言美女有倩巧笑，盼美目，之容貌，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讀詩至此三句，不達其旨遂問於夫子此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者，此乃孔子舉喻以答子夏者也，鄭康成注云，繪畫文也，凡繪畫先佈衆色，然後以素分佈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上二句指生質之美下一句學問之功）周禮考工記云「凡繪畫之事後素功」，又朱注云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又引考工記云云，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彩，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又於全章下注引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按鄭氏說與朱子說正相反，朱子說係根據禮記禮器所謂「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解後素爲後於素也，即謂先素後彩，先素 謂美 女先有 美質，以喻忠信之人，言人先有忠信也，後彩謂有美質後再加以文飾，此以喻禮，即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鄭說係根據周禮考工記，凡繪畫之事後素功，即言先施五彩，後以白粉分佈其間，（朱注亦引考工記似有誤），古人繪畫先佈彩，後以素分佈其間者，乃因白色易潰汙之故也。此說似較近古，先佈衆色者，謂美女先有倩盼美質，喻人先有良美本質也後施素者，謂後施粉文以飾其美，喻美女雖有美質，亦須有禮以成之，曰禮後乎者，乃子夏聞夫子之言，而解其旨，知詩中之意喻先有美質仍須以禮以成其美，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起起發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見子夏能解其旨，故稱之曰，能發起我之旨者，是子夏也始可與 共言 詩矣。總全章之意：子夏讀詩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三句不解其旨，遂問於孔子，言人於笑時口輔端好，其眼目黑白分明，有此自然的美質，而又粧飾采以爲文此何謂也，孔子則答子夏曰繪事後素，言繪畫之事先佈衆色而後以素文飾其間，意謂美女有美質後，尚須以禮以成之，子夏聞夫子之言遂解其意，故又問孔子曰禮後乎，即言所謂素者，即謂禮乎，夫夫子以繪畫明素絢之意，不過只就詩旨上發揮而已。子夏遂有禮後之言，則喻人之所未及者可謂聞一知二，故孔子喜而稱之曰，能起發我之旨者子夏也，蓋詩之言其旨甚微，而寓意深遠，善解詩者則當求之於言語之外，今子夏能解其意故曰始可與言詩已矣。

第九章，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自此以下三章皆相連屬，乃孔子欲考三代之禮也，正義云此章言夏殷之後不能行先王之禮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者，杞夏之後也，徵成也，言夏禮吾能說之然夏之後杞不足以成之，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宋乃殷之後也謂殷禮吾能說之但殷之後宋不足以成之，文獻不足故也者，文乃古之遺文典策也，獻賢也，猶民也，言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之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謂文獻若足則吾能徵之矣，正義引釋詁云，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者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是也，禮記中庸云「吾學夏禮殷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禮記禮運云「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全章意：孔子云昔，禹有天下其制度 文章爲 有夏一代之禮者，我能言其大略，然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夏之後代，雖有杞國尚存，然不足取以爲証矣，湯有天下，其制度文章，爲有殷一代之禮者，我亦能言其大略，然亦必有徵而後人信之，今殷之後代雖有宋國尚存，然亦不足取以爲証矣，蓋禮非書籍不能記載非賢人不能講習，今夏殷二代傳世久遠，杞宋兩國文制衰微，無書籍可供考究，無賢人可供尋訪，將何以取而證吾言耶？故曰文獻不足故也，蓋孔子當時欲考三代之禮以立萬世當時之法，而夏殷不可考，故深嘆之如此。

大明公司

現代化的眼光學專門家

驗光準確　自製鏡片

裝配合理　售價公道

大明公司

新址・東城菜廠胡同四十九號

福羅洋行

零售批發

呢羢綢緞西服大衣

北池子南口電話五局〇三三三號

鼠瘡瘰癧丸

製代售處　劑張雙子　行唐山市　順德南關　街春和堂　收樣代銷　戚購代銷

本醫獨創此藥行銷四海效　驗准確歷史悠久政府註册　發給一丸特稱藥執證事冷　男女一切鼠膚痰歷未破立　卽消化己破爛流水或生嘗　子外面擴口抹上數貼任伺　藥一概不用竟毒此丸服下　准保長肉收平惟此丸藥與　衆不同吃時務便白水搭解　泡角方可服下每打十二付　廿元加料每打十付廿元　病根深重雙加料打十二　付四十元函購郵每五角姚　鑫森太夫啓專予毒此丸包　治男女鼠擴痰鑑破爛生管　大症準此有相當舖保好後　收欧▲關毅天津東門南路　西胡同姚鑫森醫師大莉房　張埠長安大街司報社藥　青島天合益徐張藥子分　榮華順石門泰路春和堂　春和慶元氏春堂保定西　烟台大雁路中美藥藥天　處大西區五段西六房斷祥　北京前外午牌樓恒元號隆

德臣氏戒煙膠囊

標準戒毒唯一聖藥非市上烟毒配合之品專戒鴉片白面嗎啡等纏與衆不同隨吸隨斷不惧公事吸鴉片一二錢白面一二分一料完全斷淨又經法國米大夫化驗證明此藥內裝二十四付保健水一瓶每敵四付共三種收藥資拾元函購加郵五角總賣處法界泰康商場二樓永德藥房代售處法界二十七號路北頭博濟藥房南馬路中南東馬路天順唐山中西藥房

天津法租界泰康商場二樓永德藥房

半身不遂　麻木寒腿

本醫專門半身不遂諸般痰症家傳秘方回陽還魂丹主治男婦初得久患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語不清四肢麻木腰背酸痛腿酸腳軟行路艱難如拌蒜下裝不能下床等病半身不遂四肢麻木大症親來診治本醫負責保好病愈收費故凡服此丸者能於最短期恢復健康每付一元每打十元證明松芝鶴鑽發防假冒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三角購發北京前門外興隆街草廠二條北口外路南

普善堂醫藥社

天津法租界二十四號路[illegible]

同芝堂

半身不遂　麻木寒腿　回生大造丸　救星

是本堂祖傳秘製經驗多年的秘方興市井藥納大不相間經北京天津市政府備生局化驗胜册凡服牛身不遂癱木藥醫病症百治不愈者服兵丸三五丸即能見大功效准保於短期做復自由此丸治男婦醫冲血新得久腿半身不遂口服帶科官語不濟四股痲木服背酸癱腳軟行降級雛如年藥下療不能起床等病本堂出品無加料寶料之別全禍癱之效力以招主購絕不敢以包治苦洞欺驅病家每付一元每打十元外埠函購加郵三角

體仁堂

總店開設天津南門內三官廟四號　分店北京西

代售處

北京前外西河沿　東齋旅社厚德堂



羊癇瘋

真正立止　眼經無變

五種即風當氣痰飛慾氣發影不語　痰迷心發犯時項牟斜冷從脊上冲　頭昏忽然倒堆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口吐涎沫怪聲有每月犯一二次者　每年五六次者服此丸一料立愈重　者兩料除根治淨每料七元

此症原分

耳聾耳鳴丸

堂二元　亮每盒

新藥多年老耳聾耳鳴雜音　經通千方百藥久治不愈敗　保好重者六元除根聾音濟　二元每料六元

耳底油

不論老幼耳內流　膿炎水耳癢耳痛

耳漏耳內癢血多年不好徹賞一元　保癒聾好夏者三元除根不犯每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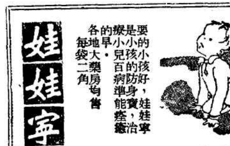
一元

總批發處

北京和外南新華街　南頭路西電車站

會賢堂

外埠函購郵費五　角郵票代價不收



半月劇話

談皮黃劇之劇詞

劉雁聲

關於劇詞問題，論者皆謂皮黃劇不若崑曲之雅，此固斤斤於雅俗之分，殊不知皮黃劇中之劇詞，在表現俗態之餘復有不近情理之處。從以年代久遠，無以稽考，而藝者只以習慣式之只顧腔調以及角色之好歹，並無以注意及詞句之不良也。晚近名伶每多倡與新戲，倩人製詞，偏重於雅，但藝者仍一貫其不良之舊，隨便演出，是爲皮黃戲一大玷處。然熟於梨園情形者而言，在今日之認爲劇詞不雅之原因，半爲當年口傳心授之故，而有者更因以種種原故，不如此將無法轉折，此誠爲一大原因，並由是可以知梨園沿習之不易革新，而伶人難之只求了事，以及台下亦只聽腔調也！

今本文談及皮黃劇之劇詞問題，以四方面概括言之。一爲崑曲曲詞之雅與皮黃劇之劇詞，二爲皮黃劇劇詞之俗與不近情理，三爲皮黃劇劇詞與教授傳流之誤，四爲名伶新劇劇詞之過於風雅。今先談其一。

一，崑曲曲詞之雅與皮黃劇。此爲本文未談之先之一段反映證明。元明曲詞，固屬於雅有失通俗，但後人於多所詬病之餘，曾反復指摘其失，此爲不可者。蓋崑曲之流風，乃士大夫一時雅興走筆之作，且以中國文學之階段言之，在事實上有不然者。中國文學史上有所謂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傳奇，清雜劇之分。此固爲一時代文學作品之代表，並不謂唐代有詩無詞，或宋代有詞無詩也。依其源遠流長之表現言之，唐代以後，宋代以前，五代時期中，其文學作品，已爲雖始平民文學之先聲，而杜傳側豔之精鄙，亦多少有所表現。據「詞概」云：「後唐莊宗，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自度曲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以此曲而度之，想見莊宗對於戲曲之嗜，與過愛之深也。然而不失於雅，更淺近使人讀之易知其意。至於李後主之詞曲，固傷於豔麗，然究不失於風雅，故藝祖謂之曰：「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禽也！」見「雪舟脞語」。言下頗有惜意。其側豔之句，則有韋莊之「江城子」，其詞爲：「恩重嬌多情易傷，漏更長，解鴛鴦，朱唇未動，先覺口脂香，緩揭繡衾抽皓腕，移鳳枕，枕潘郎。」又如和凝之「河滿子」：「正是破瓜年紀，含情慣得人饒，桃李精神鸚鵡舌，可堪虛度良宵；卻愛藍羅裙子，羨他長束纖腰。」其餘如牛嶠，顧敻，毛熙震，歐陽炯，孫光憲，魏承班，林楚翹，張泌之徒，皆以艷詞著稱於世，並未見有人病其不易明其意態也。是知一個時代之中，必有一種文學產物爲之聯繫，劇詞雖有以爲小道也者，要亦視其能直接通於民衆之間，固未可厚非其雅也。五代爲紊亂之時代，過此入於北宋，宋以詞稱，若六一之狂放，蘇軾之纏綿柔媚，山谷之斤斤小詩，柳三變之亦褻褻不顧一切，亦所謂能代表一時代之文學也。同時有人評以柳屯田所製樂章，音調諧婉，尤工於羈旅悲怨之辭，閨帷淫媟之語。東坡拈出羈風塵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謂唐人佳處，不過如此。見汲古閣，宋李家詞樂章集跋。更謂：「一日東坡問一優人曰：吾詞何如柳耆卿？對曰：柳屯田宜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拍，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言外褒彈，優人固是解人，」此種評語，尤可見古人詞曲文字如何深入民間，且柳屯田詞乃又有楊柳枝處，即唱柳詞，更可知柳詞之普遍矣。凡此種種，均可知詞曲以能入民間爲貴，雅固不失於正也，今之皮黃，雖能深入民衆之間，垂二百餘年，其間尚有士俗之處，此固大有說焉，且皮黃詞中更有不近情理之處，雖民間之深切知其功力，但亦不能泯然無說也，北宋詞由此種詞曲皆能入唱之律條而演進之北宋殿軍，遂有周美成之「蘭陵五」詞，致使李師師拋棄「官家」而親送美成，成事至此詞爲道君所賞美成乃召爲「大晟樂正」，是又知詞曲文字能唱而移乎情而已也，周氏之能於匿於林下將道君與師師之謔語，摹括成爲「少年遊」詞，是更可見詞曲歌唱，能隨時敘入，固不效難也。由此即開端南宋詞體變爲樂工之詞，與北宋之詞人之詞稍趨其態也。南宋末年，詞風號稱久廢，樂工之詞，附處歌唱，與民間已嚴整合爲一體，由此民間之規律變更，遂使南宋之詞，一變而爲元曲。吾人苟讀元人所製之樂曲與散曲即可知矣。如馬致遠之「百歲光陰曲」中詞句有「百歲光陰一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來，明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只此一段雖云散曲猶有詞風之旨。至於元曲中之樂曲方面，更有時際然含有詞風。茲列舉數例於次：如關漢卿「溫太真玉鏡台」曲中一變「寄生草」云：「我正行功名運，我正在富貴鄉，俺家聲先世無瑕玷，俺書香今世無縫譏，俺功名總世無謙讓，遮莫是暗香相接御樓前，越顯不離金增上。」又如一隻「么篇」云：「我望裡端詳他那模樣花比腮龐，花不成妝，玉比肌膚，玉不生光，宋玉襄王，想像高唐，止不過魂夢悠揚，朝朝暮暮陽台上，害的他病在膏肓，若還來此相親傍，怕不就形消骨化，命喪身亡。」又如王實甫「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一曲中第一本有「么篇」一折云：「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門掩重關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凡此所舉數例，足見南宋詞風，尚有多少存在元曲之中，猶以散曲中最多，劇曲中則間或有之耳，由元曲之大氣磅礴，變成南曲，雖多嬌媚之外，然均不失雅道而同時並使人易懂，元曲中如高文秀「好酒趙元遇上皇」曲中第二折有「一枝花」及「梁州」二曲，乃爲掙扎雪地之描寫。其曲云：「滿空中紛紛揚揚雪，把梨花拂，雪遮得千樹老，風剪得萬枝枯，這般風雪程途，雪迷了天涯路，風又緊，雪又撲，恰便如林邊飄揚，」「梁州」曲云：「卻便似撏綿扯絮，假若韓退之藍關外不遇雪騎馬，孟浩然灞陵橋也不肯騎驢，凍得手腳如麻木，天寒日短，道野消踪，縣山苦楚，風雪交雜，擁身單夾衣服，舞風亂慘瓊珠，我擺起頭似出籠的鷂雛，縮著肩恰便似水滸老鼠，弓著腰恰便似人樣蝦蚼，殺時到帝都，刮天刮地狂風古，誰曾受這般苦：」此段描寫雪中奔波之苦，可謂至矣盡矣，然皮黃中尚有一齣以走雪爲主之「南天門」一劇，其中走雪一場，亦於劇詞中有雪中奔波之詞句，今復引如此，以爲比較。皮黃劇中「南天門」一齣，曹福與曹玉蓮小姐同奔大同，路逢大雪，劇詞中有曹福唱西皮搖板：「霎時天氣變得快，鵝毛大雪降下來，荒郊俱被雪遮蓋，處處的樓閣似銀台。」曹玉蓮白：「身上寒冷，難以行走。」曹福唱西皮搖板：「小姑娘啼哭坐山邊，珠淚滾滾灑胸前，雖道說你冷我不冷，那一個多穿幾件棉，……」此何詞也！按諸南天門故事而論，曹福與曹玉蓮之同奔大同，本爲急難在身，又路逢大雪，以老邁龍鍾之老僕曹福與伶仃弱女之曹玉蓮掙扎而行，其苦不能不謂之爲苦到極點，在此境況中，殺非有大同一線之希望，老僕與弱女必思前想後，同歸於盡也。然在此極大苦難之中，其唱詞應有極度描寫苦難之字句，但讀所引此劇之詞句，於大雪落下之後，只有此一段輕描淡寫之詞句，在份量上，絲毫不能表現出苦難慘痛之一部份，較之前引「趙元遇上皇」雪中之詞句，其生動之情態，可謂相差不能以道理計矣，由於此種之雅俗輕重之表現，又可知崑曲皮黃價值上之分野，且更可以見出元曲之高雅，似在崑曲之上也，至於明傳奇中之詞句，若「牡丹亭」之「遊園驚夢」，「南西廂」之「佳期」，「玉簪記」之「琴挑問病」，「連環記」之「梳妝擲戟」，「西樓記」之「樓會拆書」，「玩箋錯夢」，「紅梨記」之「亭會」等，其詞句之雅，當然爲皮黃難望其項背，揆之當時之爲民間所深嗜，可知高雅之詞句，並未爲世人所詬病也，由崑曲之變爲皮黃，乃另有其自然之原因，見前期愚著「京劇前途之悲觀」一文，初並非因詞句之高深風雅，乃有若何之變化，果然，則民間文化之水準，不外過分低落乎？故知決不因此，然前後所表現之詞句，可以知所高下矣！崑曲之詞句，皆有網羅以規之，皮黃劇則限近隨便之能事，斯則太左，以下談第二部份。

二，皮黃劇劇詞之俗與不近情理，在皮黃劇中此種地方甚多，皮黃劇之故事雖可分爲數種，若愚著「公案戲，說史戲與烟粉靈怪戲」一文，載前兩期本刊，但劇中之詞句，往往不合劇中故事與劇中人之身分，如在「引子」方面，即有不少使劇中人減色之處，在失街亭劇中孔明上場引子念「羽扇綸巾，四輪車快似風雲，陰陽反掌定乾坤，保漢家兩代賢臣」，此可爲將孔明一生事業及扮像，完全描摹出來，固於失街亭與空城計爲銜接之戲，不可分開，但空城計之孔明上場亦有兩句形似引子之詞句，即「兵紮祁山地，要擒司馬懿」意思

可算一種完全包括孔明心事之字句，不過亦太粗俗耳。較之失街亭之引子，未免前後不倫矣，他如南陽關韓擒虎引子「秦王欽命，統領雄兵，掃南陽，將勇兵精，要把干戈定太平」。與伍雲召之引子「威風凜凜，統雄兵鎮守南陽。」此均可謂平穩無疵之詞句。且詞中並不衝突，且能表現出武將之身份。不過只有不著邊際之嫌而已。若桑園寄子鄧伯道上場所念之引子：「兄弟喪了命，倒叫我，好不傷心」。情節固甚逼眞，但惜字句太近於平俗。而霸王別姬一劇中虞姬所念之引子：「東征西戰，隨大王年復年年」。此詞在簡要之中，復多英勇之意，是不得以簡略視之。然於虞姬身份，則相懸殊，並未能表現女人之絲毫。至於四郎之念引子：「金井鎖梧桐長歎夢隨一陣風。」自聽普通詞「被困幽州，思老母常掛心頭」爲愈也。又如三娘教子之王春娥上場念引子：「守冰霜，貞節爲本，效寡居，教子成名。」此詞定有訛者，否則實有不通之詞「效寡居」三字，則不知何意也。而「彩樓配」一劇中王寶釧上場引所謂：「孝子是王祥，烈女是孟姜。」不知是何取意。固然彩樓配一劇是表明義夫節婦之正常配合，然亦決不可如此影射耳。孝子是王祥，固然是矣，孟姜則恭嫌唐突。豈王寶釧在未定婚之前，即願乃夫必爲萬喜良乎？且萬喜良並非殁於王事乃爲遭逢意外之不幸，以致於身死於萬里長城之下，寶釧固乃情重，然恐必不願嫁得夫男有如此之下場也。此引毋乃可笑。前引虞姬之引，疑爲過簡，與女兒家不十分相合。因虞姬未可以武且視之故也。此爲不大相合之例，但又觀宇宙鋒趙高之引：「日影照紗窗，梅花鏡粉臨。」此兩句爲過於閒靜之文字，且梅花襯粉牆一語，踰近不倫。老幹梅花又何能襯粉牆乎？另一方面而談，更不合於淨角之身份，不知觀劇者曾日何所據意也。上場引中之近情理與不十分通順者，有如上述。由上場引而談及上場詩。上場詩首以爲不通者，要以珠簾寨李克用所念者。如「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打死國舅段文楚，唐王一怒貶北番。」此四句絲毫不聯貫，前兩句本爲千家詩中之詩句無端闖入當時實事，莫非李克用神經方面有疾病嗎者，忽然而天，忽然而地，如此節近胡鬧而念出定場詩，延宕多年亦未見其敢換，眞所謂不近情理之甚者也。又如捉放曹公堂，陳宮之定場詩：「頭戴烏紗奉孝先，思想開國爲民歡，家嚴有話呼兄弟，德配在洋水底天」。此四句爲傳鈔之本，故極端無理且不馴順，看來殊爲可笑，除第一句外，其餘三句，實無理可講。殊不知此種傳訛，由來久矣。其原句爲「頭戴烏紗奉先慈祥體開萬民歡，嘉言猶如盤中地，德霈汪洋水底天。」總論此四句，可以爲官淸正四字代表之，詎知口傳心授，錯誤至於此極耶？又如逍遙津張遼之定場詩：「堂堂男子漢，烈烈大丈夫，推門爲虎犬，不把漢主扶。」此種詞句，決不能出諸張遼之口，若然，則不異於自己罵自己也。張遼之事曹，自是千古恨事。然決不可使張遼自己如此說，須知在三國當時，只知與敵國爲仇，萬無自己以爲自己事曹爲失計也，且張遼在曹營，頗爲重用威震逍遙津一事，又爲張遼之主角，何故自相諷刺耶？疑此亦或有傳訛之處。又如盜宗卷劇中呂后之定場詩：「未央宮中美翠環，珍珠瑪瑙積成山，當年深得君王寵，今日方能掌大權。」此詩雖無大疵，但寫意之中，括盡出呂后之貪財攬權。然在正史呂后殊無貪財之事蹟，攬權妒忌之心則有，所謂「未央宮中美翠環，珍珠瑪瑙積成山」，毋乃看輕呂后乎？此種定場詩，均不十分穩妥又爲鍘美案包拯之定場白：「鐵面無私正直諱，滿朝文武膽顫寒，任他皇親並國戚，犯罪難逃虎頭鍘。」此四句可謂爲包拯自道本色，然不願自說「鐵面無私正直諱」如此包拯將不成包拯矣。至於別姬中之韓信定場詩有二，一爲「登台拜帥握兵符，輔漢興劉勝管丞，準備一罷勝西楚，山河莫里壯雄圖。」一爲「神機妙算鬼神奇，知己知彼百勝餘，若不少時懷大志，怎受圯橋一卷書。」前者雖不佳，尚爲通用者，後者乃張良故事出諸韓信之口，豈非笑話！平貴別窰劇中王寶釧之定場白：「獨坐寒窰把心焦，爹爹枉然作當朝，嫌貧愛富世間少，將女趕至在寒窰」。此四句庸俗之甚，無與倫比，且不論寶釧四德兼備，尚知孝道，決不應在寒窰暗罵自己父親之如何如何，只於此四句字面上談之，王寶釧未免又有違心之論，世人之所以能至寒窰者，在三擊掌劇中，是表明何爲寶釧情願嫁與薛平貴劇，始有此舉，何故又在窰中自怨自艾，嫁禍於人，寶釧何意莫明其妙矣，又如梅龍鎮正德皇帝定場詩外有二，一爲「大明一統鎮山河，龍車鳳輦鮮快活，孤王離了燕京地，閒得大同景致多。」一爲「朱明一統鎮山河，閒得大同景緻多，不御龍車與鳳輦私離宮闕酒家過。」此兩詩均爲彼波轍，然兩種詞句均不甚佳，出諸帝王之口，應些許通順文雅也，又如審頭刺湯劇，陸炳上場詩：「可恨嚴嵩太猖狂，欺君罔上似虎狼，又恨讒賊附逆黨，害死我朝大忠良。」此語妙極，既恨嚴嵩之欺君罔上，又恨湯勤之歸附逆黨。最妙者爲末句之「大忠良」三字，頗顯出爲湊成七字句也，定場詩中尙有若干不甚通順之處，其原因蓋在台上台下均不甚注意及此也。至於唱白方面，無須多引，只錄一二，即可見出高下也。如定軍山一劇，孔明用激將法。使黃忠上帳請令，復又不十分深信，命黃忠自述武技，如孔明念白有「齊力雖佳，未知刀法如何？」黃忠念「若論刀法，能取上將首級。」孔明念「當面演來」。黃忠念：「得令，刀來！」以下嚴顏之論法亦如是。如孔明念「嚴顏日未曾出兵，不知你槍法如何？」嚴顏念：「若論鎗法，能取上將咽喉。」孔明念：「當帳演來」。嚴念：「得令！」此二人之刀槍均自謂一可取上將首級，一能取上將咽喉，而孔明均命「當面演來」。此殊不成事體，依黃謂「能取首級」，嚴謂「能取咽喉」，而當面演來一番，以語意視之，應即爲試驗黃之刀法是否能取首級，嚴之槍法是否能取咽喉也。以愚昧之意言之，孔明令其當帳演來黃嚴二人既已遵令，則孔明之大帳中，必血光一片，有二人一被刀取其首級，一被槍取其咽喉矣！是又成何事體？孔明之激將決不如此辦法也！在事實上既不如此，故舞台上亦以一個耍刀一個耍鎗而已也。雖皮黃劇乃充分表現抽象表演者，亦不應當如此問各也。又如大登殿一劇，薛平貴既爲帝矣，其出場之唱詞中有「薛平貴也有今一天」，此句充分帶出淺薄，無聊，更可描摹平貴之決不能成何大事。也後尙有「馬達江海把旨傳，就說孤王獨坐在長安」，此兩句之間，殆無以復加。薛平貴自銀空山轉敗爲勝，眞龍出現，感恩纔投降，代戰公主救兵已到，立時趕走王丞相，身登大位。但當有之滿朝文武，不知走向何處去矣！結果亦只有馬達江海二人前來保駕，在舞台上爲皇爲帝者，皆未如薛平貴一場寒麥之似乎無聊也！皇帝在右並無一人，似乎只薛王兩家一番糾葛而已。命馬達江海之傳旨，「就說孤王獨坐在長安」，直等於兒戲耳！以下談本文之第三齣目，可知劇詞訛誤之原因，

三，皮黃劇詞與教授傳流之關，伶人受有嚴正之家學者甚少，大半均爲從師聽受而來，昔日劇本一物，不僅視爲無用，且亦爲內行各大名伶所忌，蓋梨園中均存自私之念，重視其本人之家門，決不爲千秋事業上着想，蓋有同門請益，則口講指畫，如欲收徒亦只是口講指畫而已，如有人勸其鈔寫劇本，刊刻流傳，其人必怒其欲斷本人之飯碗，其意乃在如果整個一絲不漏完全授之於人或其弟子，則學成以後，必至反噬，爲之師者，勢必大上其當，故授徒時只以口講指畫，其師幼年所學之時，亦如此而來也，於是又有人率將本事爛在肚子裡，亦不願意舉以授諸他人也，且伶人昔年不講求文事，於字句念法，亦只以當年所學者如何，今日亦只以此舉以授徒，因此輾轉傳流，以訛傳訛，學之者只念字音，不求甚解，無可奈何之中只可講究腔調去矣。台下亦多數不求字音之是否準確，而縹縹於腔調是否好聽。其中遂有稍長與之腔調日趨沒落，瀾城只聽余派矣。嗣以余叔岩氏自思振拔講求字音，較正錯誤，遂小收有成效洎乎坤伶蠭出，半爲貧女無法故入伶界，半由小姐一時高興，坤伶之中，更以腔調是重，錯字訛音，無人過問矣。且梨園忌諱太多，是亦爲訛音之一種原因。歷年既久，情節不甚通順者，徒以老輩所傳，未肯一謫更改，詞句不順者，亦只以台下無人挑剔，遂一仍其舊由此反觀崑曲盛時，台下以曲本點拍而聽，台上絲毫不敢錯誤之表現，更可知崑曲皮黃之高下矣。此乃梨園之大略情形也，無怪乎劇詞方圓，有不可掩之訛誤，是亦爲皮黃劇中一種汚點，今日呼籲於舞台之上者，何無人注及之也。以下談第四節目。

四，名伶新劇劇詞之過於風雅。此爲近二十年來一種變化。名伶競爲爭一己之高出同儕，取得營業上之勝利。故不得已不別出心裁，編製新劇，藉爲號召。前行流行者爲數甚夥，號稱四大名旦之新劇，即共有百餘齣之多。其間亦有不少既流行而又發歇之者，亦有不能受台下之歡迎而自動落寞之者，但四大名旦之代表作，由是而爲台下所注意，其原因爲何，即所編之新劇中有劇詞過於風雅，使台下有一種新發現，即所厭惡已往舊有劇本之詞句，又過於襤陳，因是而能引起一般人之喜愛，故新劇中有爲台下聽衆不忍捨棄之者如梅之古裝戲，尙之本戲，程之歷史戲，荀之四大苦情戲。茲於劇詞方面，將荀慧生之戲劇劇詞選擇引錄於次，以資說明皮黃劇詞之進步，是亦爲受人歡迎之一大原因也。如「庚娘」唱詞：「嘆全家因逃命反把命喪，祇爲奴容顏美反惹災殃，奴同賊回家轉雖入羅網，且看我女荊軻滅却豺狼。」「冤仇已報出羅網，弱質反能殺虎狼，兩足登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場。英雄枉自錐博浪，不及尤家美紅妝，笑赴清泉魚腹葬，香消玉碎有何妨」又如「杜十娘」唱詞：「無端入了烟花隊，送舊迎新日幾回，自恨千嬌與百媚，輕狂夜夜在羅幃，」「是誰歌管花班頭，珠落銀箏夜未收，看到紅顏成幻夢，叫人怎不願風流？」「畫堂開處倚雙肩，春去人間四月天。看取嬋娟渾似夢，憐香惜玉夜無眠。」「希世奇珍致拋掉，何須更要金翠翹，多情一抹都銷寒沙冷葬小蠻腰。」此劇詞句風雅多齊，十足動人。因篇幅關係未能多引又織如「荊釵記」唱詞；「翠減深雕寶鏡圍，蛾眉筆懶畫春山，絲蘿雖喜依喬木樛樹還憐近歲寒，望昔容空眼得淚珠千點，可嘆我離機痛背慈顏，十餘載有何人將兒垂念，曖呀我那親，哦哦哦親娘啊，似閔子歎蘆花永夜寒，守家風甘荊布先聲遺曲，兒寧肯食肉鄙吳衣冠，從今後學孟光齊眉舉案，最關心高堂上椿萱衰年…」又如「紅樓二尤」唱詞，尤三姐部份如：「妾身不是楊花性，竟把天桃例女貞，謠諑紛傳君誤信，縱身是口也難分，辭婚之意奴已省白璧無瑕苦待君，寧國府醜名人談論，可憐清濁兩難分，還君鴛劍淚聲哽，一死明心了夙因。」尤二姐部份如：「鴛鴦劍斷送了手足性命，思想起不由人撩亂心情，一來是三妹妹生來烈性，二來是寧國府壞了聲名，奴幸得嫁檀郎夫妻歡慶，儀六甲但願得早降麒麟。」又如「妒婦訣」唱詞：「雨霽風清炎暑靜，鶴聲發韻晚蟬嘈，田夫壠上驅耕耘漸少荷鋤戴笠人……」只此四句，繪影繪聲，可得多少雅趣。又如「繡襦記」唱詞：「三月鶯花別樣妍，買春滿地撒榆錢，黃鸝擱舌鳴深院，綠樹新聲隱畫船。翠陌踏殘紅杏雨，東風吹散綠楊烟。遊絲牽惹靑春怨，一度登臨一悵然！」「顧影傷春枉自憐，朝雲暮雨怨華年，蒼天若與人方便，願作鴛鴦不羨仙。」烟花門巷多陰險，紅粉。骷髏非謊言，羊狠狼貪狐獸媚，悠悠慾壑本難塡，我生薄命如萍轉，歸以香焚膏自殷，錦屏空把靑春誤，百歲流光箭離弦。業海解脫休留戀，萬壽陽阿嬌絃。」此劇詞曲淡雅多麗，尤推絕作。尙有若干段好詞，恕不一一引錄矣。又如「釵頭鳳」唱詞「一霎腸斷釵頭鳳，淚濕羅衫點點紅，勾起情懷難入夢，芳心展轉亂如蓬。一讓情絲絡不斷，人生聚散本由天，還來鏡裡容光減，瘦骨難支只自憐。」釵頭鳳爲荀氏苦戲之一，故詞意亦儘過分可憐也。又如「霍小玉」唱詞：「曾記得定情私語話衷腸，一點兒瞞不得霍衣娘文誰知海誓山盟都是謊，你棄舊憐新撇得奴孤苦悽凉。舊日恩情全不想，忘却了燈殘舊閣，月暗星稀，酒醱盤扣，鸞整珠翹，曲效于飛，怎樣假依往事思量怎不悲傷？私拭千行淚，腸斷九迴腸，爲郎憔悴却羞郎。」此亦爲荀氏苦戲之一，觀其詞意，較諸釵頭鳳更覺悽傷也又如「丹靑引」唱詞：「日暮天寒雁淚哀，向毫自寫素心懷，春風秋月渾無賴空谷幽蘭爲底開，父老難禁催宿債，家貧無計典荊釵，丹靑枉借高名寶，深愧閨中不櫛才，理罷殘妝倚鏡台，新愁舊恨一齊來，須將幾事衷心事寄語梅花且莫開」，此種雅詞宜乎出諸楊雲友之口矣。又如「還珠吟」唱詞：「拔得芙蓉出水新，芳姿不合作常人，含情一向春風笑，一樹梅花傍繡裙。」「獨翅低垂兩鬢分，臉櫻眉黛一時新。莫教回首看妝面，雙在遙天玉在塵。疑是藐姑惱塵世，入胡懸不敷照君，奈知似響響雲鬢，竊向人間作畫屛。」此劇通體均甚雅致，加以還珠吟本詩，宜乎與釵頭鳳有後先媲美之緣矣。荀劇之劇詞，都爲已故劇學家安陸陳墨香先生所製，固極恰合身份而演來生香口角，無遺憾痛也。皮黃劇詞昔因傳訛不甚講究，致多欠妥之處。名伶自製新劇，則多倩人編詞，故甚多雅致也。荀氏之倩陳墨老編劇，此其一也。若梅之多由淸莊親王淸逸居士及高陽齊如山編戲，程之多由金仲蓀先生編劇，均能一一表現淸雅，勝曲詞多多矣。若坤伶輩之新劇，則多半出於翁偶虹氏之手。李玉茹之美人魚驚鴻淚鳳雙飛，同命鳥等皆是。至於吳素秋新戲比翼舌，徐東明徐東霞新戲杜鵑紅黃玉華新戲玉壺冰等，又能以新雅之詞，表現本事之精神。總之，近時代皮黃戲之劇詞頗一振其腐，而啟其論，推陳出新，尤稱雅製。然又有跡近過於風雅之嫌，蓋台下聽衆不能如是之瞭劇本而進步說非名伶每演新劇，隨贈說明書則又恐台下格格不入矣。是又知文字雖屬音之傳達，使得普遍之瞭解，甚憾困難也。但以皮黃劇本身而論，其劇詞之由粗野而變爲雅致，是乃一種絕妙現象而今而後，五知皮黃劇，將或由此而大發展其舊有之精神。然而仍有一仍舊貫之伶人，以爲率由舊章，亦能賣錢之實，是又爲皮黃劇本身難捄之疾也。願劇藝過去未來，以爲取捨之道，勿徒使批評者能以皮黃戲詞之譏陋，爲斷定皮黃戲不能振興之致命傷也！ —完—

游記

越南舊游

歐西舊使

清朝時余曾被遣出遊越南，行至河內，有濮副督相迎招待，濮副督對上海頗熟，暇時作閑談頗不寂寞，一日濮副督笑曰，上海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之味蒓園，俗呼張園，乃現留法國學生張惠昌家別墅也，築屋不多，惟擅林木之勝，中有廣廈名曰安愷地，屋角有樓高聳林杪，可望黃浦江，又西望可見龍華寺塔故亦名眺華閣，西南有樓，曰海天勝處中央有池，池中有小島，雜種松竹，甚愛欲篤，可作消夏避暑之所也，又該法京巴黎拿破崙墳暨紀功坊及鐵塔諸名蹟時已夜半，遂匆匆而別，二十日邑長勾黍雲邀往洋火廠觀看，該廠規模甚大，舊為法國人所設，以逐年虧折乃租與華人接辦，今已十一年矣，原約期限已滿刻又展限五年，法人舊股八十五萬佛郎現承辦者乃華人公司，勾邑長遂將該公司其股東名姓一冊觀看，上書譚亞枝股本洋一萬一千元，梁成泰股本洋八千五百元，李梅石股本洋七千圓，董家勤股本洋八千五百元，江梓珊股本洋五千五百元，丐布爾法國人股本洋一萬元，計該廠每日所出洋火約十五盒，每盒成本約合墨銀半分，洋火盒及火柴皆係越南所產，價每一立方邁當值洋六圓，廠內工人三百名男女參半，其女工每日洋一角五分，或洋一角不等，匠頭則用華人每月工食洋八十圓，所有各項機器概由法國運來，觀看多時而出。二十二日中印度海關及內地釐稅總辦格勒，將回法京巴黎來機辭行，是晚十鐘半赴火車站送別。二十三日上午十一鐘自河內前往安拜地方，該車票係鐵路總辦社本德所贈送，河內安拜相距一百五十法里，下午一鐘餘已抵安拜，本處邑長瑪德備譯員及馬車在車站迎候，延至邑長署暫為下榻，復經招飲座中有駐安拜游擊柯羅曆，醫官沙樂中印度總律師麻勒喜，二十五日安拜，華商幫長鄭世英偕同華商十二人來見，此間華僑約七十餘人粵人五十餘閩人二十餘，不分粵閩均歸一幫長辦事，其生意以轉運及什貨為大宗，據云此間邑長對待華民素優，最大商號所納招牌稅不過三等，從未勒令繳納一二等之稅，計納三等者祇有二十家云，安拜地方在群山之中依紅河為市，兩岸樹木叢蔚，四望皆碧，夏間多雨，近日河流驟漲，小輪船可達保勝，此間土人約一萬餘人，華人旅居為商者約七十餘人，又有駐成兵一營，現因鐵路工程未竣，所有滇越及安拜至保勝等處鐵路材料均皆堆集此處，分期由紅河轉運而北故現刻商務頗為興旺。二十六日午後兩鐘往晤柯游擊，柯來此已一年有餘再三個月即受代回國，法國藩屬軍政章程乃如此也。留用點心酒茶，談至五點許始歸。二十七日正午十二鐘華商公讌於會館在座者約有五十餘人。二十八日早十點鐘乘德勒士小火輪十一鐘半展輪，薄暮在中途寄椗來往安拜保勝等處，船行計兩家，一為孖地公司，一為中印度商社，若遇大雨紅河水暴漲，水深時則有四五丈，所有小輪均可往來，而冬季水落或一時無雨，河水淺僅五六尺，則往來均須民船，乃由安拜逆流而上，保勝至遠非十日不能達德勒士也。船係中印度商社所屬，其頭等搭客每人洋二十圓三等每人洋三圓，所有伙食，均須自備船工等皆係越南人。二十九日早復行開駛晚八點鐘抵保勝，華商數十人由幫長順昌號黃啓昌帶領各華商在碼頭迎接，因法國客寓旅客已滿，遂移居順昌號中，紅河兩岸皆山，水流甚急，此行途中停舟四次所以運貨物無多，而船係新造，該船前年在香港製也，故一百五十法里之水程，逆流而上，僅行二十三點鐘之久，而孖地公司之安拜小輪船同時開駛，至今猶未達也。三十日上午十鐘半往晤法游擊雒管邑長事柏爾哲，並至河口晤駐紮河口交涉副督辦，雲南候補知府黃士元，黃君貴州人，其衙署在山上以竹為之。八月初一日下午一鐘，黃太守偕都司陳得勝河口電報局委員候選知縣李觸會勘河口鐵路委員候補縣丞楊懿，河口彈壓委員雲南試用州判陳炳燻皆來見。初二日駐紮保勝法副將勒格穆來拜，勒君年近六十，精神強健昔年曾充中國北京使署武隨員，粗通中國語言文字，在此已一年有餘，與華人極稱淡洽，決無輕藐之意。談至正午即留午餐，乃係順昌號所製，粵菜極為精美。勒君稱贊不已，食畢，時已三點餘歡辭而去，保勝與河口僅隔一小河乃南北河也，有橋可通，該橋用款四萬金造成，中法兩國各出二萬，此橋之南岸法人設置關卡一所，而我之海關則設在河口，如有夜間由河口過橋而至保勝者，須有法人所給執照方可放行，若華人居保勝者夜間均須提燈，土人亦復如是，法兵居保勝西岸之谷柳地方原有法兵一百餘名現今俱已移駐他處只餘安南兵一千餘名而已，居保勝之華商約有一百四五十家納頭等牌稅者計六家曰瑞昌曰天順曰永利昌曰雲集曰雲和祥曰天成利，皆以轉運洋貨入雲南各府為業，據云所有洋貨至保勝後，沿紅河而至蠻耗約須十日，每包約七十餘斤，約須水脚一圓，再由蠻耗以馬馱往蒙自關約須三日，約須運脚二圓，天成利一家保勝原

現代藝生三大賢

余叔岩所留下者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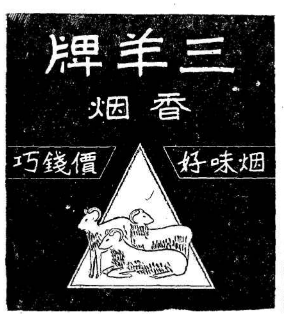
繼譚鑫培以後的名藝生余叔岩，已於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夜死去了。他的死，是人們所想到的，因為他已經病了多年，所病的病症，又是不容易好的膀胱瘤，終於是沒有回天之力讓他受了病魔的纏繞，直到了十多年以後的今年，而死去了，他個人之死是人們不足惜的，他病都病了十多年在十多年當中，他只是休養，不再談什麼戲的事情。雖然教了兩個徒弟，那還不是等於掛名的？這樣，他的死是不足惜，就是他不死也跟死了差不多。所可惜的是他既然是國劇一個宗師，享名也享了不少年了，當年梅楊余，成為勢力平均的班子，楊已然帶著他的技藝走了，所留下的印象，還有不少像什麼與梅蘭芳合唱的霸王別姬，他自個兒的惡虎村，長板坡，戰宛城什麼的，都仍在那兒有唱片可聽梅是息影滬濱，不打算唱了。余是病了十多年，任是人們有多麼大的企望他出來唱，他始終是不出來。不出來的原因，當然是為了病，恐怕一唱把病又唱重了。而其他方面呢，也還有。大概是因為休息了不少年，嗓子方面也是相當的退化。當初敗嗓以後就沒能十分恢復，又病了些年，嗓子當然更不行了，他當年不唱，就是抱殘守缺的辦法，既然休息多年，又那兒能夠再唱呢？所以任多少人們是希望他能夠出來，他是始終不出來，於是就由於大家希望聲中，一直的到了死去，算是希望斷絕，雖然有徒弟，那終差一層。

余叔岩既然死了，他一生是埋頭在戲上面，那麼，當然以戲來論他的一生的經過，在譚鑫培以後，居然他能夠如此振拔自高，到了絕頂的地位的確是不易，可是他一生除去初期的唱，後來嗓子壞了，倒嗆恢復以後，唱了沒有多久，就息影下去，又以病魔關係，一直的就廢止了唱，這樣，他對於國劇本身，好像並沒有什麼遺留？生前唱的時候既少，身後的唱片，又是些唱不能成聲的唱法，有人說他在唱片裡的唱法，太好了，有的地方用什麼腦後音，有的地方餘音繚繞韻味十足，可是也曾仔細咀嚼，他在唱片裡的唱，有的地方認為是過於隨便了，倏忽之間就過去了，餘音在那兒？韻味在那兒，我們實在不大十分懂，他空空以崑亂皆精的招牌，挑了多少年給社會上只有一種空虛的印象，說起余叔岩來，無人不知，可是他的唱，卻在他未死以前，因為與社會隔絕已久，好像早就斷了印象了，好身後除去唱片以外徒弟只有兩個，好像又都是掛名的。說不上得著他什麼嫡受真傳。還有他一生因為半在病榻幾個兒的人生，都與社會隔絕，那麼，他在社會上什麼造就，也很少。只有他與梅蘭芳共同組設的國劇學會國劇傳習所，可是後來他與梅氏發生意見，脫離了以後，也就改頭換面了除此以外，還只有和用他的財產很做了不少濟貧事業，此外任什麼也沒有了，也沒有著作也沒有成績，只有生前三大賢的聲名，十多年病榻纏綿的苦痛，死後似乎為國劇前途可惜而已而已。並且還有一件關於余氏門中的可傷的事，就是他居然沒有兒子。眼睜著余三勝余紫雲在天之靈，有些死不瞑目啊？余叔岩一生所留下的是什麼？什麼也沒有啊！一代名伶，如此而已！

（大[illegible]）

無分號，法人以其市面設在河口，所辦之貨不准過境，現不得已在此租屋照納字號稅矣。其在谷柳客居之華人約有一百二十餘人，皆以售賣洋酒什貨爲業，其中以協同昌一家爲最大。近日法兵盡皆撤去，則該處生意亦大形減色。再河口爲邊防之要地，五方雜處，安南人土人雲南人兩廣人俱有之，戶口不及萬人歸開化府太平縣所管轄，設邊交涉副督辦一員，未設法文譯員，每遇事則暫雇通事，前有繙譯李姓，每月薪金六圓，刻在天順號爲夥友矣。開勝前營駐紮河口，其兵丁素無新法，操演亦無號衣，每日入山伐木售人爲薪以自給，邊防軍地其軍政廢弛至於此極，華官自副督辦以下均不通法國文字語言，其華官所居衙署均皆隘陋破碎，街市狹隘，不便與法官來往，而法則保勝各官居室，悉是西式樓房，街衢整潔，互相比較直有天淵之別。河口華工統計約有八千餘名，死病者相繼，其頭目乃廣東人何姓一人李姓一人，均已逃逸無蹤。昨往晤黃太守徒步山中，見華工數人頸項黃腫呻吟山石亂草之間，其情狀實爲可憫，而地方官無欵可籌，亦莫能周卹也，初四日早六點鐘由保勝乘升地公司安拜小火輪船，乃於六點半鐘開駛，順流而下，至下午四點鐘即抵安拜，客棧有人滿之患寄住昇和泰什貨行。初五日早六點三十三分由安拜乘火車回河內，至午後一點鐘始至，是晚大雨滂沱。初六日午後雨止開辦，初七日上午十點鐘半往晤中印度工程局督辦葛獨謨圖，葛君年六十餘，昔年曾隨前督杜美至雲南各處查勘鐵路地段，余以雇工宜有醫院並須妥爲照料，住屋飲食，且包工之工頭無論歐亞皆有尅扣工錢及故意遲延日期等情，亦宜設法補救，葛君許諾，初八日早六點半鐘，由河內搭火車開行十一點鐘抵諒山少停，復開車，於十二鐘抵同登經鎮南關，對汎委員候選縣丞吳國信在車站迎接，明江廳通判胡麟奎備轎勇多名照料一切，遂乘肩輿入關，至關時經駐紮南關卡武建軍左旗三營管帶官劉玉堂駐紮隘關、桑葉管帶官林輔清迎入，晚間即在明江廳署晚餐，吳別駕招待周摯，飯後乃至連城防次武建軍右旗三營管帶官于成德處寄宿，南關至關前隘五里，關前隘至連城四十里，連城至鴨水灘四十五里，鴨水灘至龍州四十五里。初九日早七點鐘復行，午初至鴨水灘，改由舢板赴往龍州，下午四鐘餘始至，寓於督辦邊防大臣行轅，堂宇崔巍高峻惟不甚整齊。初十日法國駐龍州代辦領事布隆，暨龍州稅務司伏隆亞來見十一日上午十點鐘往拜布代領事伏稅務司談話半點鐘乃辭。十三日往觀廣西邊防將弁學堂，地址廣十餘畝，規模宏壯，屋舍約一百餘，屬鄭督辦蘇龕請謁於督辦署中，乃談光緒庚子年各事極爲歡洽，贈壽黃宣紙聯一付聯曰，萬國衣冠供眼底，半箱詩畫擁身邊。十四日早八點鐘辭鄭蘇帥回海防，將蘇帥派赴越南遊歷之左旗管帶劉浩春太守右旗四營管帶宋思忠別爲同行，晚七點鐘抵明江廳，吳別駕迎入署中，留晚餐，並留下榻，是夜風雨往與別駕聯牀作長夜之談，十五日晨後出鎮南關抵同登，隨偕劉太守宋別駕代晤法國駐同登守備巴本尼，經邀閱同登兵房所駐法兵無多，觀點巴守備留用酒點，十六日下午三點四十五分乘火車行里四點鐘抵諒山，法國駐諒山副將歐格爾在車站招待，迎邀至署中吃酒余答以爲時過迫未能下車婉詞致謝，晚九點鐘餘始至府諒江下車登升地公司飛龍小火輪船，夜半開駛前赴海防，是夜大雷雨，於十七日早六時半抵海防，十八日由海防登剛浪泊輪船前往西貢午刻展輪，十九日下午四點鐘抵會安，晚十時餘至順化二十日下午五點鐘抵新洲，十時登岸覓客寓休息一夜。二十一日早七時登輪十一時至文東，二十二日正午十二時抵西貢，統計由海防至西貢共八百三十九海里，西貢總督長在岸迎接，二十三日駐紮西貢提督漆納幹來拜，二十三日漆提督派狄貝邀閱步隊兵房，暨槍砲局軍器局等處，旋有前在天津之法副將柯林尼，復經邀往海軍船澳大小各一處，又有帶甲巡洋艦名勸都遼者，現正在修理，尚須十餘日方能竣工，內有木料廠一處，雇用華匠多名，復有舊式海底潛行艇二艘，亦在澳中停泊，查海軍製造局亦有鍊鐵廠一座，內有工匠二千餘名，刻下無論大小兵艦均可入塢修理，但大小槍礮等件仍不能自造，悉由法國各處運來。

八月二十五日駐西貢法提督漆納甘隄岸法邑長杜魯易來拜，談話約有半點鐘，遂擬稽告辭而去。杜邑長邀閱看收生醫院一所，該院無論歐亞婦女均可入住，規制宏敞，屋舍甚多，富貴者即可捐款施助，貧乏者無資並不索費，於西曆一千九百〇一年九月十九號創設也，義捐捐欵計洋四萬餘圓，現院內添設學堂一所，其中有女學生十五名專學收生醫術，定以一年畢業，內有華婦一名，所學手術頗精，大考名次第二，此婦姓羅名玉英，年二十四歲廣東潮州人，惜此人不甚懂官話，祇說法語，頗感不便又有貧老廢院，設於西曆一千九百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七號，無論華越男婦皆可收養，又有醫院一所，內有華人病腳腫入院醫治者計三十餘名，據管理醫生膈隆得禍云，該人等腳腫之症，實由食米所致，此種米中含有微生物，須經熱度一百四十度，方可於食物無害，一得病後須改食石舂之米，若醫治得法，一年即可全愈。又有盲院一所，乃本年四月十二號始行開設，內有盲童十餘名華人祇二名，經授以書算音樂等藝，並編織各種工藝，其章程悉按照巴黎盲院辦理，該院長接待入客廳備以茶點，閒談數小時乃出。二十七日上午九鐘安昌號華商李利來見，二十九日下午兩鐘劉太守承恩宋別駕思忠由原船回海防乘小火車復往隄岸，經杜邑長派員偕樂邀至廣州泉漳兩幫長巳與訂期詳議商會學堂兩事，是晚李利邀讌於粵京番菜館。九月初二日上午八鐘餘隄岸萬順安總理陳和成怡昌號總理李薦祥二人來見陳楣建幫長李慶東幫長報告昨有福鼎泉漳廣肇潮瓊嘉各府州失籍華民共二十六名來此，經各幫長酌給川裝搭船遣回原籍矣。初四日午後兩點鐘怡昌機器米磨廠李總理邀閱該廠一切廠址廣約一百餘畝，規模宏壯，廠中雇用工匠共一百餘名，內有英人二名專司機器各事，廠中每日可出米四千擔，現刻屯棧中存米十五萬包，今年南圻歉收米市亦從而減色，所有裝米蔴袋，係由印度運來，每個價洋一毫有奇，自西貢至香港水腳無定價，每包米有時多至四角少時則僅六七分，初五日下午三鐘半晤西貢邑長鬱尼亞，與談西貢設立華人商會及學堂二事，鬱邑長頗以爲然，並云此間各幫長大概多由華工出身，而富商每不肯爲此，故於此二事多還不經意，擬訂於本月初十日傳集衆商並請隄岸邑長前來會商一切，時已六點有餘告辭回寓，初七日上午八鐘乃至隄岸，七府武廟閱粵各幫長皆到，而大商家至者寥寥，僅有三四人語以商會學堂二事均以事關公衆，必須大家會商後方有把握爲辭，是晚草公啓一分付印傳布。初八日正午十二鐘赴隄岸和，合酒務公司之約，南圻各埠共有中國釀酒糖廠四十八家，辦理十餘年，頗能獲利，法人設法購回自辦，今所餘者僅十八家，而河內酒廠總辦法人方發復慫恿總督館邊及海關稅司諸人商定所有華人酒廠所釀之酒均須售與中印度政府分售之議，該商等設局建廠所費已達一百餘萬元，若一概售與政府分售則不但無利可圖，且必虧折，現已由其總幫長鄭昭明稟明駐法孫大臣暨北京商部設法補救矣，鄭昭明廣人生於新嘉坡能操英法兩國語甚熟，初九日總幫昭明邀往隄岸閱觀萬聯酒廠，該廠即鄭昭明所開設也。於是日下午兩點鐘在廠



中昭明僧其鄉宇宙招待所學導引周視各處，據云釀酒用土法製麴專用糯米，每擔值洋五圓二三角之譜，而河內方登酒廠則用碎米或本自輕，計每三十五啓羅每啓羅約合二十四兩之米釀成酒精三十咧，釀成後入庫房鎖鎖，廠東及稅官各有鑰匙，售時須同時並開，以防偷漏，是晚即請在廠中客廳晚餐，純用閩中名品，乃係燕窩西施舌蟳肉等色，非清湯即紅糟，既精且美，黃白各酒亦甚佳妙，座上有隄岸杜邑長，即劉承閔太守宋思忠別駕談笑頗極歡歡，杜邑長言我昔年曾游福州省城未至泉州一見洛陽橋爲憾事，昭明言洛陽橋在泉州府之東北，跨洛陽江，此橋一名萬安橋，乃郡守蔡忠惠公襄建也，橋長三千六百尺闊一丈五尺，俗傳造此橋限以潮勢，不能堅礎礎址，乃檄江神得一醋字，蔡公云：二十一日酉時爲之，今忠惠公記中無是說也，黃太守云：又有一說，洛陽橋圮，下有石刻一方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

有蔡錫中郡人明永樂癸卯鄉試授爲兵科給事中擢升泉州太守，錫中抵任後欲修此橋，橋跨海，功難施，錫中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踉而前曰：我能齎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銜波而出，錫中意揣必係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遂以是日興工果海潮旬餘不至，工遂成，後錫中官至都御史，杜邑長笑曰：此說亦近情理，闔座各飲一盃可耳，衆舉盃一飲而乾，直至夜午十二鐘始散，初十日早九鐘二刻廠東鑒塘府義塚行落成禮，乃同黃幫長吉等往觀，有道士五人在內建醮焚香化紙，足見華人流寓南洋，此等習俗仍不能改也，再華人婚嫁喪葬若有鼓樂者每起應納稅五佛郎，無者減半，若年節放爆每帮應納稅六百五十佛郎，若家中建醮者每日應納稅五十佛郎，婚喪報官應納稅七十五生丁。

九月十三日鄙人仍駐隄岸，經駐紮中印度總督代表副領事官杜白理南圻巡撫署總文案積善義塾爲新客公所，是時設所總辦爲嘎里回法，經代辦勒布利迎入，遂視照相所量身驗看眼口鼻下類所印右手五指紋，每一船至所有亞洲人除法屬印人外，悉行驅入鵠候，逐節考驗詳載，約有半點鐘即可一切手續完竣，代辦云：其考驗時間速則半點多鐘，若遲乃有兩三點鐘或半日一日不等，只在人數之多寡也。查從前本無驗指紋模印之例，自光緒巳亥年前任總辦波色爾時創之，波氏因與論不協撤差回國，而此例仍流傳未廢，是日無進口之船，故公所中華人甚少，若婦女進口亦須前往量身材之高低，其餘各節均皆悉數從寬豁免矣。如進口時有熟人向說擔保即可免留候，候考驗期至，再行親至報告。復導之往觀監禁犯人僑格所，其所有犯罪之人未經審判之前皆送入驗量骨格眼耳鼻口下類以及手足之長短兩手指紋詳細登載，以防逃逸云。近七八年以來華人所犯大小案件者約有六千餘名，若連同南圻等埠之華人全數共計有二十萬餘名之譜焉。觀閱畢，勸代辦邀入客廳，留用茶點接待周摯，勸能操華語曾在上海多年，充作領事館繙譯官，並游歷山東京津一帶，泰山孔廟都中西山明陵談之津津有味，惟以未至熱河避暑山莊爲歉。余曰：避暑山莊之景以眞假山爲最而萬壑松聲，麋鹿成群，呦呦而鳴，頗極可聽，至於文津閣等處不過樓臺壯麗花木點綴而已，至於銅佛殿摺壁以精銅爲之，藏銅佛像一百餘尊，洵古物也，勸曰濟南大明湖中有歷下亭，數株楊柳萬柄荷花，每當夏季畫舫雲集，遊人如蟻極饒風致，趵突泉爲七十二泉之一，而三泉上湧如噴雪，如走珠，高約二三尺，眞名勝也。泰山之三廟五祠秦松漢柏俱皆瞻仰，惜未至日觀峰見日出耳。曲阜孔廟孔林亦曾參觀，大成殿中孔子聖像暨四賢十哲，又見大成門內孔子手植檜樹及杏壇詩禮堂，觀之令人肅然起敬，余曰燕京八景俱往觀乎？勸笑曰，居庸疊翠，玉泉垂虹，薊門煙樹，西山晴雪，金台夕照，蘆溝曉月，皆已看了，祇是太液秋風瓊島春陰未得見也，至昌平入天壽山參觀明十三陵，享殿碑樓，宏敞壯麗，松柏鬱鬱參天，以長陵景陵康陵爲最，慶陵泰陵次之。西山諸勝，玉泉山西行至臥佛寺碧雲寺香山寺獅子窩寶珠洞香界寺龍王堂大悲寺三山庵秘魔崖靈光寺長安寺，處處山水清幽，如入仙境，眞令人樂而忘返。余曰：都中地安門外有十剎海，上接積水潭名之淨業湖，下通大內三海，荷花楊柳，樓臺亭閣，山色湖光，儼然一幅好畫圖也。宣武門外有陶然亭一區，爲都下名勝之一，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江藻建，江湖北人，取唐白樂天詩曰：更待菊黃家醞熟，與君一醉一陶然之意以名之，地基高曠，三面明窗尤爲稚潔，春秋佳日綠楊芳草，紅蓼寒潮，騷人墨客，多宴於此。十剎海乘車經過一次，陶然亭並不知興也，余曰上海愚園張園徐園等處，樓臺花木亦皆幽邃，勸笑曰：其樓臺建築布置俱不能免俗耳，余見壁上掛鐘已交三點起身告辭，勸極力挽留晚餐，僕役當即擦抹棹案，擺設杯盤，主人其意甚誠。祇得入席，有杜濮兩君在座，吾年六十二矣，最喜吃中國菜，本所廚役乃廣東人，少頃肴饌羅列滿前，純粵菜焉，酒乃香賓白蘭地及中國黃白各酒，勸酒量極豪，談論直爽，喫到晚九鐘餘，既醉且飽，盡歡而散。十四日微雨杜白理濮魯義兩君請於下午一鐘往觀西貢監牢，該監牢即在巡捕署之東，計內有罪犯八百四十餘人，內有華人約七八十人，大概多因欠債欠納身稅各案件者，法人約有三十餘人，內有兵士六人，所居之處與亞洲人相若，有小醫院一所，如有患病者則由監牢遷入調治。又有一罪犯婦女約有四五十人，監視者乃婦人一名，總而言之，監牢房舍牀帳佈置一切整齊潔淨，對於衛生一事最爲注意，監牢之內外皆有園林之勝而監禁之罪犯所苦者獨失其自由而已，觀畢杜濮兩君導入客廳用酒點後告辭而出，十五日午刻隄岸福建幫長林十英來旅館約是日晚餐，座中皆係閩籍汀漳龍等府各行幫長，該各幫長對於設商會立學堂兩事，其實贊同雖許商會日後籌辦，察其意仍畏懼法人，但恐我政府無力保護，余極力勸導，渠輩仍以從緩爲辭。至於學堂一事，據萬順安機器米廠公司胡運疆云：閩幫學堂於上月已在安南開設一處，時所學者尚淺耳。席罷而歸。十七日大雨滂沱，晚七鐘始晴。十八日上午九鐘半廣東幫長甄文榮等，邀至會館午餐，入席後蘇瓊嘉應等府州各幫公舉總董事，遂共會議乃舉富潤號煙酒莊經理李祐宗爲總董事，怡和成綢緞布疋莊經理朱衍慶南隆號玻璃貨莊經理劉永順爲副董事，李宋劉三人皆在廣幫中最有聲望者，朱衍慶堅辭不已。二十日上午十鐘半鄙人偕同李祐宗其子驅往謁西貢邑長盧尼亞，並告以擬設商會之總副董事業已得人，祇其相助爲理，盧君云此事極願幫忙，但須將章程譯出交閱，並請中印度政府領事承認方爲合例，旋歎及新客公所改良一事，盧君云，應如何改良之處，即請李氏父子同各籍商詳擬辦法，交渠設法商辦，一面由中國公使與巴黎政府妥商辦理。盧君又云：南圻荒地尙多最好能招華工前來墾闢，上年渠曾創此議而事未成，皆告以稅例煩苛，進口時即有許多不便，來者惟恐纍纍耳，又閒談數小時，余偕李祐宗父子辭出，二十二日下午六鐘半西貢盧尼亞邑長，邀請晚宴，座中有杜白理濮魯義暨勒布利代辦，談笑甚歡，勒代辦大醉，臥倒牀榻而睡，直至夜半十二鐘始醒，主人復烹茶攜點心彼此周旋多時始一同辭謝而散。二十五日下午三鐘半登法郵船亞猛比達於四鐘一刻展輪，同行者有新舉商會總董事李祐宗，副董事劉永順，在船中一路閒談，頗不寂寞。二十六日上午七鐘已抵香港矣。完

怎樣養成嬰兒的健全習慣

蘊華



一，造成適當的家庭環境

在嬰兒呱呱墮地之前，父母應當爲他預備最好的家庭環境，如果你等到嬰兒已來，才臨渴而掘井，你就會弄得手忙脚亂，不知所措，因爲到那時候，新問題是會紛至沓來，使你應接不暇的，你也許將忙於嬰兒日夜的照顧，而忽略態度與環境的重要。

（一）父母不要預備用過分的溺愛把嬰兒「嬲死」。如果你對嬰兒的姍姍來遲已經望眼欲穿，或你怕這是你最後的嬰兒，你不知不覺地會給他過分的溺愛，你要知道做家庭覇王的嬰兒並不幸福，學會怎樣適應家庭常態生活的嬰兒才眞幸福，愛護嬰兒無微不至的父母當心不要用這個自私念頭，把他們的寶貝造成縱容壞了的孩子破壞他的終身幸福。

（二）父母不要太愛惜新生的嬰兒而忽略了其他的家人，孩子，或工作，如果你太愛惜嬰兒而不注意其他的家人，尤其是丈夫及孩子，妒忌和怨恨是會破壞家庭和平的空氣的。你不要以嬰孩爲藉口放棄了父母應享的許多社交樂事。父母及其他孩子在家中地位和新嬰兒一樣的重要。

（三）消除一切不愉快的感覺——嬰兒知道他在家中的地位，了解父母底愛的表現。這種安全穩固的感覺是他一生的極大需要。父母不要因經濟的困難，育兒的麻煩，及其他憂慮使嬰兒恐懼不安。如果經濟眞發生了困難，你要記得遺害嬰兒的不是物品的缺乏，而是惡感，不快，吵鬧，或憂煩。要使他除掉這種不安定不受歡迎的感覺是比除掉貧窮困更難的

（四）母親不要利用嬰兒的來臨，使大丈夫及一切其他的人服侍她——母親當然須得他人的同情和了解，但她不要使她軟弱身體引起自憐的感覺，因而要家人不斷的照顧奉侍。她常常拿新生的嬰兒以爲需要時刻看護的藉口：「我生了小孩之後和從前不同了。」不要以爲自己是犧牲者。請醫生診視一下好了，如果你的身體健好，你要記着嬰兒需要精神健全，不常常在埋怨的母親啊。

（五）家裡的孩子應當歡迎嬰兒的來臨——如果你不幫他們造成一種歡迎的態度，他們怎會快活呢？如果你不給你那個三歲的孩子一些解釋，突然把他的嬰兒地位搶了去，你怎能怪他妒忌小弟妹呢？較大的孩子常常會做嬰兒的習慣，例如隨處大小便，由玻璃瓶吸飲東西，溺哭，所以你應當預先使他們知道保持大孩子風度的必要，及幫助父母照顧小弟妹的樂趣與價値，關於嬰兒的來臨，只向他們說一次是不够的，父母應當使孩子參與關於新嬰兒的討論商酌。使他們知道父母還是痛愛他們，同時使他們知道愛護小弟妹的重要。

（六）母親不要因自己身體的狀況而生杞憂。——不要生無謂的憂慮。許多鬼話都是無根據的謬論。不要相信甚麼外物的印象會影響胎兒的形狀。世界最著名的良醫生在詳細研究之後，已經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事。不要以爲懷孕以後看見一隻小豬形狀，或看見銀幕上的怪獸，胎兒便變成怪獸。這些都是胡說（過大的刺激於孕婦當然會有不良的影響）。你如果有疑惑憂慮可以去請教產科醫生，他會告訴你胎兒生長的正常狀態。如果你讀過這書後覺得不是十全十美的父母，千萬不要擔憂憂心。普通的家庭有時免不了會生錯誤的。你只要多多接觸最新的育嬰常識。便可以啟發你的育兒法了。

二，幫助嬰兒學習

嬰兒脫離母體之日，是開始學習之時，他沒有一刻不在學習，他的習慣之好壞都是父母教養的結果。父母應當捉住這個實行正當教育的良好機會，嬰兒最初六年是一生學習最有成績的時期。

（一）父母應當知道甚麼是良好的教育法——嬰兒開始學習時，每每用同樣方法把一種動作重複的做着。當你教他做一件事時你須使他有愉快的感覺。還在他能夠用理智之前，他已經會選擇他所做一件事時感到愉快，他是會重複着做這件事。

（二）父母的行爲和法令必須一致，如果你每當嬰兒溺哭時便抱起他，他就會以哭爲要挾的武器。你可以隨他去哭，他看見哭了沒有效果，不久也就停止了。你切不要破例因他溺哭而抱他，因爲他有出人意外的機警，知道溺哭有時爲致勝着；以後他便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嘗試，看你這次要不要抱他。如果他有時居然由哭獲得了他所要的東西，你要叫他怎樣學習呢？當他知道溺哭沒有用處，才情願放棄這種武器。

（三）父母要知道嬰兒一次不僅習一樣的東西。……父母有時切望嬰兒破除一個壞習慣，沒有想到他們同時在灌輸不愉快的感覺。如果父母不管嬰兒因亂而溺哭，很粗暴地給他脫衣服使氣強把他的雙臂拉在背後，給醫生檢驗身體他們也許能「給他顯顯誰是一家之主」，但嬰兒不會因此怕他父母，或慣怒反抗，或生恨嗎？

（四）父母不要用賞罰爲教養的工具。賞罰不會成就甚麼事。如果受賞罰是嬰兒引起他人注意的惟一方法，他甚至於反會喜歡賞罰的。他在幾週大的時候就能够別生氣與愉快的生調了。你也許忘記嬰兒學習自餵是不容易的。如果你賞罰他吃得不當心，這只會使他喪志。稱讚的話會幫助學習許多事情。

（五）不要嬰兒養成那種聽見嚴厲高大的聲音才遵命的習慣。——……你要使他養成一種好習慣，聽見你說着正經的聲音便欣然遵命而行。你在結束一句話時，最好用恬靜沉着的聲調，縱使你當時很生氣。這會使你用沉靜的態度去處置事情，同時嬰兒也會知道無論甚麼時候，都應該聽你的話。

（六）給嬰兒自由活動的機會。……由動作而學習是嬰兒發見世界的最大機會！初年的智能發展大部分賴乎嬰兒手足肢肉的運用束縛嬰兒的習慣是要不得的。父母每天應當使他有定時的嬉戲與運動。

（七）父母應當依嬰兒的年紀，給他相當的玩具。玩具是教育上的大助，在嬰兒的生活裡，遊戲和吃睡佔着同樣重要的地位。你要給他充分的機會可以使用玩具，甚至一隻臨區湯匙，一隻杯子，一個匣子都可以給他得到無窮的學習與發明機會大玩具給小手玩起來較爲便當，而且會幫助肢肉的發展。父母是兒童一生的最大教師。有些父母不容易做公公正正的教師，因爲他們不能把嬰兒的行爲與他們「佔有他」的感覺分開。

父母越小心實實地研究，便越不至於因嬰兒的壞行爲而困惑失措。他們將不再擔憂他的好壞，只冷靜地從事好行爲的教導。他們這樣才算有了眞教師的精神。

三，幫助嬰兒養成良好的習慣

不要因爲「他一生只做過一次嬰孩」而不教他養成健全的習慣，這是誤用的恩愛。在相當時候養成好習慣，比後來破壞習慣更好，嬰兒的習慣越早越容易養成。

甲，吃的習慣

不要讓嬰兒養成擇物而食的習慣，許多好孩子不吃父母給他們預備好的有益食物，這常常是嬰兒時代遺留下來的壞習慣，下列數則可幫助嬰兒養成吃的好習慣。

（一）每天依一定時候給嬰兒吃東西，不要在其他時候餵他，不管他哭得多麼凶，讓他等候規定的時間來臨，使他的口胃也有等候的習慣。

(二)當他長大到可以吃牛乳以外的其他東西時，你可把東西放在杯裡，用湯匙餵他，使他練習吃東西的新法。嬰兒在母親的懷抱中吃乳時是快活滿足的如果他不會練習他種吃東西的方法，他在斷乳時會感到極大的不快，不要使他覺得母親在拋棄他，母親在斷乳的時候不過用他種方法表現他的愛吧了。

(三)由流質至固體食物的變更過程應當很慢。嬰兒和成人一樣不願變化

(四)給他吃各種新食物，但分量要少，使嬰兒習於接受新經驗。

(五)不要把宜於成人而不宜於嬰兒的東西給嬰兒嚐一嚐。如果他沒吃過糖果的滋味，他是不會有這種要求的，你不要使嬰兒想一次酸菜或同類的東西因而使他嫌吃。

(六)除醫生的命令外，不要勉強嬰兒吃東西，如果嬰兒一個不吃東西，父母常常覺得憂慮，其實讓他少吃一頓比使他對食物生不快之感好得多。母親常勉強健康的嬰兒吃過量的東西，結果弄得嘔吐。這麼一來，他開始把不愉快的感覺和食物聯在一起了。

(七)當胃口很好的嬰兒，突然不想吃東西，不要強迫他吃。第一部是檢視他是不是患感冒或其他的毛病。

(八)如果嬰兒不吃東西，或吃進口裡又吐出來你應當怎樣沉着對付，切不要做無謂的紛擾。也許會覺得使你紛擾不安是有趣的玩意兒，因而不斷故意和你開玩笑。把東西卻拿開，等到下次規定時間再給他吃。當他肚皮夠餓時，他就無暇開玩笑了。

(九)當他五個月大時，讓他自己試拿着瓶吃。到大七個月大時，他該會自餵不必他人幫助了，到大十四個月大時他應當在他自己小桌上快樂進餐，你不該使他和父母同時進餐。

乙，睡的習慣

嬰兒應有定時的安眠。他在睡眠中亦在生長呢。一歲以下的嬰兒長得很快所以他大部分的時光是費於睡鄉的。失眠使嬰兒不快易怒，這使他更睡不着，下列數則可幫助嬰兒養成睡的好習慣。

(一)大自然已經爲嬰兒規定睡眠與清醒的時間。父母不該違背這個定律，把他的睡眠時間常常更改。請教醫生看你的嬰兒需要多少的睡眠，不要再更改已經規定的時間。

(二)如果嬰兒已經很舒服溫暖，又有充足的新鮮空氣，就讓他躺在床上睡吧，縱使他啼哭也不要緊。不要因他啼哭而抱他。使他知道啼哭沒有用處。如果你等他哭了兩點鐘後才抱他，他以後便會哭上兩點鐘等你來抱。

(三)不要用搖籃或其他動作催他入眠。因這個習慣一旦養成，他沒有這種動作便不能入眠了。如果他知道這種辦法，他就不曉得怎樣安眠了。

(四)不要停止屋裡平常的聲響。嬰兒必須適應家庭的環境。在另一方面不要做出過大的驚人的聲響，醫生說大聲響是使嬰兒感到恐懼的一個原因。

(五)正當的睡眠有賴乎正當食物的吸收。運動遊戲也是很重要的。

(六)如果在遵守這些定則而行之後，嬰兒仍是不能安眠。最好去請教醫生。

丙，大小便的習慣

大小便對人類身體的健康影響很大大人重要，嬰兒尤爲重要。所以欲使嬰兒養有健康體魄，其大小便之時間數量與次數是值得注意的，必須養成每日有定時定量和一定的次數的排得習慣，方可獲得健美的體格，這種習慣的養成不但使兒童邁入健康之路，且要減輕母親許多時間的浪費，而增加兒童的淸潔，但此有規律的排得，是需要母親細心的觀察關驗使步入有規則的地步，請初作母親的人留意下列導入的方法，以作參考：

(一)査明嬰兒每天通常弄汚尿布的時候。

(二)以後天天在這時候把他放在一個小解物器上(這可放在母親的膝衣上)他應當使嬰兒坐得很舒服很安穩。

(三)向嬰兒講話，鼓勵他在他大小便之後不要忘記稱贊他。三週大的嬰兒就能由你的聲調與動作知道你喜歡他的。

(四)他起初也許不知道你要他做什麼事，但過了幾次他就會注意到那個解物器，表現相當的反應。

(五)不要使他坐過十分鐘。

(六)這種訓練應當天天舉行，時不可間斷。

(七)這種訓練對於大便無定時或時常便秘的嬰兒很有幫助，便秘時更應注意這種訓練。

(八)如果這種習慣給疾病打破了這應當在痊癒時立刻繼續這種訓練，如果他的成績不大好，萬勿憂恐不安。

(九)當他長大到可以自坐時，你應當給他預備一個小小的便桶，爲使他知道大便的時候已到起見，你可以教他自己用，你在訓練開始時期所用的聲音記號。

(十)如果他對自己的糞便發生興味，你不必煩惱，這或者是母親稱讚其動作的自然結果。這並不是甚麼「不好的習慣」而是他自己所完成的事的自然興趣。

初作母親的人也好，就是已經作了母親而妳的嬰兒尚未養成大小便規則的好習慣時，那不防試試，來增加寶寶的健美，奠定嬰兒終生的幸福，這當視作母親的意志如何了！

嬰兒到兩歲時如果養成了吃，睡，與大小便的健全習慣，可以說已經建立很美滿的基礎。母親和嬰兒即已解决人生初年的最大問題了。

(完)

現代婦女應有的認識

李方櫂

中國自多少百年以來，對於婦女的教育，婦女的培養，婦女的地位，婦女的權利，以及婦女一切幣個問題，都被忽視，沒有人負責加以改善，以致到了今天，竟把整個婦女問題，弄得一塌糊塗，所以「婦女狂」「女性弱於男性」的名稱也因之而產生，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係有古代與今代的中間路，因爲古代婦女的道德觀念。不弱於今日的婦女，然而今日的婦女，也並非完全爲弱者劣者。

自古女性於國家於民族均佔有重要性，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自古忠臣孝子，名儒碩彥，賴慈母之薰陶，賢妻之輔助，以養成其偉大品格者不勝枚舉如孟母之教子三遷，歐母之課兒，畫荻，敬美之勸勞卓絶，孟光之舉案齊眉等，都是母教賢助的美德。

試觀近來我國婦女，高唱維新解放的種種聲浪，其實際上，然而實際所得收獲爲何？不過在維新派婦女之中亦有有志者，欲想改善社會上不良的風習，但因力量微薄的少數人，總扭不過多數人的狂瀾，又因環境的壓迫，以及男女間人權的不平衡，這種種關係，竟把最重要而爲國家中堅層的母教，抹殺殆盡此不外乎由維新派中崇拜歐美風一般女流，釀成如此狀態，遂致影響中國國體不振，民族不振，而成爲一種弱國弱民的情形。

當茲各國競爭的時候，東亞民族急謀解放之際，婦女既爲國家基本份子，國家的復興，民族的健全，所謂强國健民，都待婦女來協力完成，這也是婦女應盡的偉大使命，婦女們要抱定自己的權威，邁進新國民運動中，與男子分工合作，同甘共苦，共同努力，建設東亞整個全面工作，東亞民族解放是人人都有的事實，所以婦女是不執槍的戰鬥士，是新國民運動基本份子，尤其是在推進和平建國途中婦女應把由「母」的尊貴意識中生出來的很堅决的義務觀念抑壓下去，而堅决的肩負起他們做國民應盡的重要任務。

因此，婦女今後必須組織婦女的團體，不分貧富貴賤，共同聯合起來，把我們個個的工作力量，綜合起來，一定有最大的效果，而一掃過去婦女界頹靡不振的風習，以及改造一般社會對於婦女不良的批評，故婦女務須按照以下數點遵循；

一，發揮婦女之良知良能，知行合一。

二，思想廓淸，認淸本身地位，擔當起個人的責任。

三，發揚東方婦女固有的美德。

四，擇取現代維新的優點。

五，培養愛民愛國的理念。

六，充實時代的新知識。

七，發揚新民精神，實踐新國民運動以完成國民組織。

八，摒棄驕奢傲慢以及崇尚安逸的風習。

九，要正直無欺，誠實無僞，不盲從，不誹謗人。

十，一切事務的判斷，要以冷靜的頭腦，三思而後行，一切事務的認識，要以科學上的理解勿頑固執拗。

十一，要有處在主婦地位的覺悟，治理家事，教育子女，時時注意家庭的衛生。

十二，打破男女間的隔閡，但交往要淸楚，行爲要謹慎。

文藝

性欲的生活（二）

森鷗外作
王眞夫譯

十歲了。

父親開始一點點的教給我英語。

時常有也許把家搬去東京的商談這事時我側耳聽到了，母親就告訴我不要向外人說。父親說因爲要去東京不能攜帶多餘的東西，而須得挑選物什，所以便常進到倉房去作甚麼。倉房樓下裝着米，樓上收藏着長箱子和甚麼的東西。父親的這件工作，一有客人就馬上停止了。

爲什麼說了不好呢？我心想着就向媽媽問道，媽媽說都誰想去東京所以向人說了是不好的。

有一天趁父親不在，上樓去看了下，有着打開來的長箱，形形色色的物什凌亂着，還小的時候，總是擺設在床之間的，鎧櫃不知甚麼原因扯放在樓上的正中間。甲冑這東西聽說從五年前長州徵伐時起，就信用隨地了，父親是想賣給廢鐵舖而把這久已藏在倉房裡的它曳了出來的也未可知。

我無意的打開了鎧櫃的蓋子，在甲冑的上面放着一册書，翻開來一看，原來是美麗的彩色的圖畫，那圖上所畫的男和女都作着幾樣的姿勢。我心想到這與還小的時候在小原伯母家中所看見的書是同一種類的書。可是較之給我看這畫時，我已經很增長了些知識，所以較之那時也便頗能領會了據說Michelangelo的雕畫的人物，也是用大膽的遠近法畫的，可是這種畫中的人物卻又與之不同，作着很是無理的姿勢，所以也不怪小孩子時候，難于辨認出那裡是手那裡是腳。這次手腳都清楚了，並且還領會了久想知道的秘密就是這個。

我覺得很有意思，便翻閱了幾頁畫，可是，在這兒有件不能不聲明的事，那是：那時候一點也不曉得這種人類的行爲是和人類的欲望有關係的。叔本華曾說過這樣的話：又並非以滿腦的意識圖謀求得子女的，並不是着手繁殖自己的後代的，乃是自然賦以一種快感，而把它化成一種欲望了，這快感，這欲望是自然使人類謀求繁殖的魔餌，香餌，要不給與這種香餌也並不防得繁殖的則是下等的生物，沒有清醒的意識的生物，關于這畫中似的人類的舉動，附隨着那樣的餌食，我一點也不曉得，我之所以覺得有趣而反復的看這畫，只不過是知道了還不知道事物而感到有趣罷了；不過是好奇心，不過是求知欲而已，與請小原伯母當看的島田髻的姑娘，是以完全另一樣的眼光而看的。

反復翻閱之間發生了疑惑，卽：那畫中人體的某一部分雖得特別的大，也無怪還小的時候會把不是腿的東西認作是腿了。本來這種畫哪國都有，可是惟有把身體的某部分畫得這樣大卻是世界無類，這是日本的浮世繪師的發明。在昔希臘的藝術家造神像時，是把額頭放大而把臉的下部做小了的，因爲額頭是靈魂的宿處，爲了顯揚而把它放大，因爲臉的下部，嘴的地方是咀嚼所用的上下顎和牙齒，身體的卑猥的地方，所以做小，要把它放大就要漸次的像猴子樣了。Camper的面角就漸漸小起來了，此外，較之腹部，胸部也做得大些。腹是和顎和齒有着同樣關係的，無須別作說明。比較飲食，還是呼吸是上等的作用，並且上古的人細說來並未把心臟當作血的循行，而卻給它以精神的作用。和這把額頭和胸部作得大些是同樣的道理，日本的浮世繪師在畫這種畫時，把身體的或一部分畫得大了些。不過這在我卻實在是莫明其妙的。

有種中國人所寫的叫作肉蒲團的奇妙的猥褻的書。加之是以中國人的性情而在那故事的結構裡，穿插了善惡的應報，實在是一場胡塗的書，在那書裡寫一叫作未央生的主人公，因覺得自己的身體的某一部分似乎小了些就到處尋覷別人的小便。那時，人們在路傍小便時，我也偷看了下。因爲在封城裡也還沒有街頭便所，所以無論誰都是在路傍小便的。誰的都是很小，所以我就斷定畫兒畫得不實，而作番天外的發見的心情。

這是我看了可笑的畫後，所作的實社會的觀察之一。還有一個觀察稍微有點不好意思寫，可是爲了眞實，且勉強寫它出來。

我沒有目睹過女人身體的某一部分。那時，封城裡沒有澡堂子，無論在家裡洗澡或住在親戚家裡由別人給我洗澡，總是只我自己被脫得精光，而給我洗澡的人卻穿着衣服。女人也不在路傍小便這使我無計可施了。

在學校女孩子是在別個教室受課的，也沒有一起遊戲的時候要一交談，朋友們就馬上加以嘲弄。於是我也就沒有所謂女朋友了。親戚中也有女孩子，可是即便在節令或者法事時來過，也是穿着走親家的衣服，裝扮好了來而老實的吃點甚麼便即歸去，並沒有情意投合的。只有在我家後邊住着的藩鎮時代的小人，（一）他的女兒裡有個和我同歲的名喚阿勝梳着胡蝶髻，時常到我家裡玩來。是個臉色白皙，兩頰胖胖的女孩，性質極是溫順。可憐的，這女孩子竟作了我的試驗的對象。

是連陰放晴了的時候，母親仍在織着布。悶熱的過午，來我家作針線活計並在廚房幫忙的老媽媽在睡着午覺。只有母親的機聲在寂靜的室內。

我在後院的倉房前邊，把綠繫在蜻蜓的尾端，而讓牠飛舞，蜻蜓飛來滿開着花的百日紅的樹上停了起來，望了望，可是因爲停在很高的地方，不能捉到手，這時，阿勝來了，阿勝也是因爲家中的人都睡了午覺，感到寂寞而出來了的。

「我們玩兒吧。」

這是寒暄。我立時想出了一計：

「好的，從那廊臺跳着玩兒吧。」

這樣說着我脫掉草鞋翻上了廊臺，阿勝也跟着來了，脫了紅帶子的草鞋上了來，我先赤腳的跳下院中青苔的上面，阿勝也跳下了，我又翻上廊臺，捲起了衣角：

「不這樣跳，衣裳就要礙腳而跳不遠的。」

我活潑的跳了下來。一看，阿勝正在躊躇着。

「嗄，你也跳啊。」

阿勝作了會兒困惑的臉子，然而因爲是無邪氣的老實的孩子，所以到底撩起衣角跳了下來。我睜圓了眼睛的窺望，但只是兩隻白腿連着白的肚子，任甚麼也沒有。我大爲失望了。想到用Opera glass（觀劇用望遠鏡）窺望跳巴來舞（ballet）的女人股間，看着挂在腰臀上的金絲光閃而失望的紳士，我還是算不得罪過的罷。

（一）德川時代武家的賤職

× ×

跫音

田荒

七八年前爲了些無所謂的哀愁，把奔放的性格，一變而爲靜謐。在這靜謐的氣息裡，偶然我領略到這玄妙的跫音。

當時我住在有溫泉，有河水，有許多農場的村莊。夏夜裡，躺在河邊，窺望着村家明滅的燈火，偶而有人涉水過河，當他一步一步踩在沙汀上，跫音是那麼清晰地，冷悄地傳到我的耳邊，這是我最初發現這跫音的美妙。

不久我就飄流到國外，異鄉的情緒，使我更加沉寂起來；總願意在清晨或是黃昏，自己徘徊在不知名的道路上，靜靜的走着，玩味自己的跫音；然而在這沙沙的音響裡，夾雜非常濃重的鄉愁。

有一次我流到深山的森林裡，那是尙未受到人類蹂躪的處女地，上面僅露一線天空，四週全是黑黝黝的老樹，雖然是在中午，也頗有些怕人。我感到人的渺小，和我自己的孤獨。

當我放下疲倦的步伐，坐到一株老樹的底下；正像一個被強盜追着的姑娘，已經喘得筋疲力盡，跌倒在地上，雖然知道頃刻之間不定發生什麼不幸事件，然而也只好任人擺佈。

正在這時候，山下傳來一陣清脆的聲音，是人的脚步，啊，這空谷的跫音！

他就是扶危仗義的豪傑，他打散了强盜，他救了那喘息不定的姑娘。

事實他不過是個在山裡流浪求生的工人罷了。我和他一同爬過了山嶺，我更深切地感到我自己的渺小，和友情的偉大。

然而這純眞的情緒，一等回到都市裡，就再無處去追尋。

玄妙的跫音，只會存在靜謐的氣息裡。（完）

是這年的秋天。

我的鄉里是盛行盆踊（一）的地方。在將近舊曆盂蘭盆會的時候，發生了說是今年禁止盆踊的風聲，可是在縣廳方面，因爲外鄉人的縣知事不好逆違我們這地方人的意，所以便默許了。

離我家兩三町（二）的前面是街市，在那兒搭着棚子，一到晚間，在家裡就可以聽見舞樂。問母親也可以去看跳舞嗎，母親說要能早些回來，去也可以，于是我穿了草鞋跑了出去。

以前也曾屢次去看過。在還小的時候是媽媽領着去看了的跳舞的人雖說既是市井的人們，但因爲都是用頭巾蒙起臉來跳，所以其中武士的子女們也有很多去跳的。有男扮女裝的也有女扮男裝的，不蒙頭巾的人就戴上假面西洋盛行的Garnival（狂歡節）是在一月裡，雖然季節不同，不過可見人類是會自然的想出同樣的事的，西洋也別有一種收穫時候的跳舞，然而那種跳舞似乎不帶假面。

許多人圍成一圈的跳，也有本是戴了假面來跳舞，而却佇望着的人，看着這樣是幾時都可以插入合意的舞伴中間去的。

我在看着跳舞之間，忽然聽見了戴着假面的人們的談話，那像是相識的兩個男人。

「你昨夜去愛宕山了吧？」

「不要胡說。」

「不，似乎聽說你去了呢」

正在這樣問答着，又有一個男人從旁插嘴道：

「早晨去一看，在那地方丟着形形色色的東西哪。」

之後便是笑聲了，我作着聽了骯髒的東西的心情，停止了觀舞回家了。

（一）盆踊　日本人在盂蘭盆會時候的夜裡，男女雜在一起而舉行的步和着歌謠的舞會。始於室町時代的初世，盛行全國各地。其舞法不一，各地有各地的特色。明治維新以後，曾以有傷風化的理由加以限制，但近年來已頗有復興的地方。

（二）町　日本距離的單位，合三百六十尺。

×　×　×

十一歲了。

父親領我來東京了。母親留在家裡，常來幫忙的老媽媽搬在一起住着。聽說過些時就可以來的。大約在房宅賣掉之前是要留在那裡的吧。

舊藩的鈞艦的宅子在向島。父親搬進那裡的還脊房的空閒着的屋子，僱了一個阿媽，讓她給燒飯。

父親每天出去，到晚間纔回來。聽說還要找我入的學校哩。

父親一出去，便有二十歲光景的女人來廚房門口，把圍裙弄得鼓脹起來纔回去。這是阿媽偷米給她女兒拿走。後來母親來了，曉得了這件事，阿媽便被攆走了。

我是非常傻的小鬼頭。

沒有一同遊玩的孩子。

執事的兒子有個年紀比我小兩歲左右的孩子，可是最初遇見那天就約我說釣府邸池中的鯉魚，所以覺到討厭就決定不和他一起玩了。管家的女兒，以十二三歲的起，有兩三個姑娘，可是一見了我就從遠處手指腳邊的囁嚅而笑，我覺得這也是討厭的女人們。

走到大殿的後面去看，有兩三個家人守在那裡，大抵是吸着煙的雜談着，我留在那裡也不來阻礙我。在這兒聽到了各式各樣的事情。

最是屢次出現在雜談中的是叫作吉原的地名和叫做奧山的地名。吉原是他們時常夢想的天國，而這天國的莊嚴多少是以府邸中的錢的力量保持着。管家把府中的錢以高利借給吉原的人們，因爲這種緣故，他們去時便特別被優待，於是就總是談着去吉原的事情。有多半的話是聽也聽不明白，也有半似明白而卻一點也沒有意思的。其中有個說這樣話的人：

「這次帶你去吧，漂亮的女娘會要疼愛你哩。」

這時，大家便哄笑起來。

奧山的事常連帶了喚作橫野的人而談起。家人們大抵是麻臉的翻天鼻，或是齙牙，沒有像樣的臉子。喚作橫野的人卻與衆不同，是個面色白皙，身體修長的人，留長了頭髮，塗了油的直分到項間。不知這人是甚麼職份，總之是受着人們的上席的待遇，幹着文書起草之類的事情。家人們是這樣說的：

「要能像橫野先生似的被重視，我們也是要去奧山的，可是即便花錢去射楊弓（一）也不大被人理睬，實是沒有意思。」

橫野是這夥人裡的Adonis，而且不久我還看見了爲這男人而作了Aphrodite或者Persepnon的女人們。

是庭院裡的蟬聲漸漸喧噪起來的時候。父親出去了，我正在呆着，叫作湼麻的家人從外邊搭聲說：

「湛哥兒在家嗎？現在就出去辦事，一起去吧，帶你到淺草的觀音堂去。」

觀音堂那兒，父親曾領我去過一次，我歡喜的拖了木屐就出去了。

走過吾妻橋，去到樹巷子買了些東西，從那兒折回來，漫渡在吉原的南店街上，有用線吊着烏龜形狀的玩具而喊着「機械的烏龜，隨意挑呵，隨意挑呵。」的人，烏龜的頭和尾和四脚在顫顫的動着，湼麻在畫册攤前站着了，我看着西南戰爭的木板彩畫，湼麻拿起了擺在攤頭的繫着絲帶的書，向看攤的老女人這樣問道：

「老闆娘，還有被朦騙的買去這東西的人嗎？哈哈哈哈。」

「可是時常賣掉呢，雖然是寫着無味的事情。嗝嗝嗝。」

「怎麼樣，不能把真正的賣給我嗎？」

「不要說笑話，現在警察是太嚴厲了。」

用絲帶緊封着的書，書面上畫着女人的臉，在那上面用大字寫着「笑話書」，這是那項在畫册攤上的騙人的東西。裡面寫着極短的笑話甚麼的，卻特意像煞是很秘密的用絲帶緊封了，而賣給想要那奇妙的書的人們。

我是孩子，可是卻大概的明白了問答的意思。不過，較之那問答的意思卻是湼麻的流利的說東京話，引了我的注意。並且想到湼麻既然能夠這樣的說東京話爲甚麼在府邸裡卻使用家鄉的土話。在鄉人之間使用鄉語固屬當然，可是湼麻使用兩種語言，卻似乎不只是這個原因。他不是爲了在長官面前假裝淳樸而說家鄉土話嗎？我在那項便已想到了這種事情。別以爲我是不懂事的有時也是個有着並不天真的地方的孩子哩。

上了觀音堂，我的求知欲的眼睛注視黑黝黝的格欄裡面蠟燭光微暗的地方，由蹲踞着說似的彎曲了身軀，喃喃的說些甚麼而祈禱着的老翁老媼們的背後折向觀音堂的東側，聽着時時卡鏘卡鏘的香錢的聲音而走下了觀音堂。

這附近有很多乞食者，其中還有用五色沙寫字畫圖給人看的人，在寬敞些的地方，有許多看官圍成圈子的是演拔刀術的，和湼麻一起看了一忽兒，刀一列一列的擺着，越往下刀越長，賣藥的人絮還着各樣的事，卻總不拔刀。這之間，因爲湼麻忽然溜了出來，我也就不明就理的跟着走了出來。回頭看時，原來是收錢的人來到近前了。（未完）

文學上的手段

何若士

文學上何嘗有手段？只消腳踏實地去多讀，多寫，多體驗，便會成功，此外別無辦法。

然而，今日之文學青年（用這個名詞是不太恰當的），卻都捨本求末，不想法來充實自己，專門致力於文學上的手段問題，於是，發生了多少的奇形怪態。而動輒高談，「文壇荒蕪」，其實真正使文壇荒蕪了的人，卻正是這些唱高調者的自身。

不信請看，有人在組織文學什麼會了，於是找來了張家阿毛，李家的小癩子，王家的禿阿三，隨隨便便推羅出一本單行本。又約會了外國來謫遊玩的什麼作家座座談，（其間亦自不免要勞動，那位吃教育飯的無作品的老作家來親自出馬）其實，會的本身，恐怕連組織草案也未必做成，卻大吹大擂，若有其事的喧囂起來。

如果在政治上，這類舉動固可常常見到。但聰明的人要以政治的手段來治文學，即或也許能吓唬着未曾經事的傻子，但不敏若我等之輩，是始終稱要目之爲下乘的。

又有某作者（和作家似乎尚有一點距離），一旦變成編輯，居然化了無數筆名來賺稿費，其實滿貧的小文人，想找些錢，這固是本能的要求。但，這終是很有限的數目。如果能塗了面孔（雖然面孔已經夠污穢的了），拿着手槍來做強盜，其收入總在絞了腦汁所得的若干倍以上。想學着筆閥們吃空額的勾當，終究不得不算是蠢笨的。我不是作者，亦非自命風雅的文士，文學工作是否亦應該玩個小槍花？要個小把戲？此理亦不可得知。

但像我只是站在衆人的立場，隨便說幾句閒話者流，即或終身無所成就，亦決不想用什麼手段來出風頭。也許像那些聰明人要笑我傻，然而，笑罵只好任彼笑罵，我仍然不要作文學家，而能落得說幾句痛痛快快的良心話。

土

沙里

一

天空裡不時散放着雪片，北風像尖刀似的向人們的身上扎，洞水凍成了冰坨，地面上裂開一寸多寬的縫子，黑土道被車輪給軋得比鏡面還光，馮鎮每年到這時便是特別繁雜的季節了，圍着它左近六七十里的村落和集市，都要把所有的糧食運到這裡來，讓鎮上的薹腐餬子都吃得飽飽的這之間，錢就像似潮水，由農人的櫃台上湧進農人的口袋，然後再由那裡湧進了櫃台，同時接車的，拉腳的（一）跑經濟的傢伙雖然，都填飽了肚皮，但也都跑細了腿，馮鎮上的四個燒鍋裡的酒不管靈，進多少水，都要天天賣光飯館裡的豬肉包子，不論是蒸了多少屜，當然也都是天天賣光的胡同裡的姐兒們，盡量往臉上擦着脂粉，賣唱的小妞兒們也盡量賣弄他們的青春，唯有這時，一條長不到五里的馮鎮的街到處都能給農人們充分的享受，同樣的，住在這裡的人們，也照昇歡迎這些厚道的農人，因之，從舊曆十月半到翌年二月初，在這小小的馮鎮裡，是很少看見人們的臉上堆着愁容的。

三星已行到了源豐燒鍋大烟囪的頂上，街旁的路燈像是城東義地裡的鬼火，在這個時代裡，雖還未曾被人類發現了它的用途這鎮上的路燈的形狀，和現在我們（一）指飯館之接客人，專門向車夫兜攬生意者。所想像的，迥乎不同，因此這種燈是怎樣的燈，我便不得不向讀者陳述了。這種燈像似一個方盒子，四面鑲着玻璃，被一個高八尺，直徑五寸料的圓柱支持着，燈的頂上裝飾着一個像廟前旗杆頂上配着的銅器一樣的東西，在它四面的某一面上開着一個門。每天在太陽落地了許久以後，便有一位頭髮斑白的老者，一手提着凳子，一手提着沉重的煤油壺，他要像育嬰堂裡的保母餵料仰臥在小床上的乳兒一樣，一個不越過的從路北起，每到一個燈的下面，他便爬上凳子，輕輕的拉開燈上的門拿出油壺來，填滿了油，擦着火柴再把門關好，於是一顆鬼火便製造完成了，然後他再慢騰騰的把腳步移向另一盞燈，在他走不完這兩盞燈的距離時，照例他要發出兩聲低咳，這咳聲能象徵這老人衰老增加的速度，同時也能象徵到死亡的距離，他每天不能於太陽的光還留在地面上一縷的時候，開始這項工作，是以當他的火柴，使第一盞燈心上有了火燄的時候，馮鎮的街上便已拉下來了黑幕，天空裡也露出了閃耀着光芒的星星，所以等他由街的東端走到西端，再由路北轉向路南去的時候，報告時間的梆聲和鑼聲，都已敲過了兩次假如等到這老者再從西端走回東端來的時候，便要過了三更天了，鎮上的人們，雖然都感覺這樣實在對誰都不便，然而他們也都知道馮鎮區官祇有這麼一個舅爺，所以既不能把這位老者的位置換成一個較比年青的，而區官又沒有第二位舅爺來應這種差事，所以便也祇好如此了，所幸這鎮上有否這些鬼火一般的路燈，也算不了打緊的事。

同樣的時候，但季節不是初冬，而是行將收車的二月了，馮鎮的東街已擠滿了大車，三丈多寬的街道上，車像擰成繩似的，把路給塞得風雨不透，人們假如想從路北到路南，或由路南到路北去，那簡直是一百個不可能，這些車是從甚麼地方來的？是為做甚麼來的？前文都曾說過了。

圍着馮鎮的周圍，有一條大河的支流流着，所以鎮東，鎮西各有一座土橋，這兩座橋的名氣比馮鎮本身的名氣大得多，因為不但是知道馮鎮的人們都知道它們，既或不知道馮鎮的人們，卻也知道它們，這兩座橋曾給與馮鎮不少幸福，也曾給馮鎮不少災害聽老人們說過：青天知府夏大老爺，是他們接到東大橋接來的，他在鎮上做了幾件驚天動地的好事——殺了強橫的惡霸獨眼龍，用囚車載走了貪污的照磨——這件事直到現在還被人們紀念着，不忘東大橋南面土崗上的夏公祠，便是那時修築的。此外，在早年，官來官往，歡迎，送別，都在東大橋頭舉行，所以若說這橋不出名，那還有誰信呢？西大橋給人們的印象更深，比每年唱戲的老爺廟，給人的印象深，比每隔幾月就唱驢皮影的娘娘廟給人的印象也深。雖然是隔幾十年了，可是上些年紀的人們還是有時要講『那年頭（是他們正年輕的年頭。），西大橋可真熱鬧，年頭荒亂，遍地是胡子，鎮上天天出差，都是在西大橋。反李小辮那年，一回就砍了三十八個，那回可真好看，瞧熱鬧的人也多，離這裡一百八十里地的德平的人們還坐着棚車來呢。法場就在西大橋，那回的劊子手是李傻子，並沒喝多少酒，一連砍了這麼多，眼睛都沒閉。一刀一個，真漂亮。』這兩座橋的名聲，就是這麼出去的，它們離馮鎮，都是五里。

從東大橋一直到西大橋，這十五里路的車道上，看不見地皮只看車和人慢慢的移動。就在這車的群中，有一輛配色騾掛的大車，牲口全是一色黑，從膝蓋往下，半截白腿，六匹騾子一匹馬都是一揚手多高，牠們本來能走得很快，可是因為前面的車擋住牠們，像牆似的，使牠們動不了牠，一點一點的向前挪，牠們便也跟着腳步，向前挪，車前邊走着的是三十多歲的劉金，頭上帶着大狗皮大耳扇的帽子，身上穿的皮襖，已經是百孔千瘡的，好多地方沒有布面了。他的父親劉永福高高坐在車頂上，雖然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但看去還很硬朗，他現在老了，他常想年輕時候，親領着十幾輛車，走遍大江南北，誰又不認識劉二爺，劉永福呢？他對他的獨生子劉金，並不抱着甚麼遠大的希望，他嫌他太惰於言語，而且作事永是拖泥帶水的，不用說別的事，就拿着這養車說，他運六匹騾子一匹馬都照顧不周，他哪個拉得貨，哪個拉得假，他都看不清，例如那外套騾子，光長一個挺大格，好皮色走起路來，却扭扭捏捏的，好像纏足的女人，一點爽快氣也沒有，可是他竟看不出，一鞭子也不往牠身上打，裡套的騾子那樣聰明，叫牠向前走的時候，不像一般只等着去下湯鍋的牲口們，在敵者搖着大鞭，嘴裡高聲的喊『駕！駕！』牠還把車套甚至都拖到地上，一點也不用勁，可是這匹騾子竟不然，假如是好一些的敵者，僅僅是一響鞭子，稍微的甩一個響，牠就併腰猛拉，就像方纔上東大橋的那個坡子，他自己趕的兩鞭，道上的人誰不誇這小騾子拉的好！他心裡真的不高興劉金，—他連這點眼色都沒有，往常裡弄個鞭子悠蕩悠蕩的還直搖這裡套騾子的脊背，他每一想起這個，心裡便忿忿的。

劉永福坐在車上，想着自己過去的走南闖北，也想他兒子的不中用。

『真是一代稀明，一代擬！』他在心裡，暗暗的嘆着氣。

這樣的，車又行過了兩座小橋，他猛抬頭，看見他們的車，已經走到源豐燒鍋的牆下了，方形的烟囪，血紅的大門，他把眼皮向上一翻，看見前面的車，紛紛的，有的往路南拐，有的往路北的店裡進，這時眼前露出一條胡同似的，比鏡面還光的路劉金還是慢騰騰的，把鞭子抗在肩上。

『劉金！』他扯破了嗓子，『你死啦？還不往上趕，等一會挨罵呀！啊？』

劉金被他的聲音給驚了一下於是便把鞭子甩得響響的。

『駕，駕！……喔喔，喔喔。』的喊了起來，所有的牲口加了一把勁兒，往前拉，也微微的往右面拐了一拐，這時天已大亮了，街上的買賣鋪子，早已開了門板。緊挨着劉家的七套的大車，又走上來了一輛牛車，在劉家的車往右面拐過的時候，劉永福坐在車頂上，看得清清楚楚的這事，簡直是讓他出了一身汗，憑他的經驗，他知道這是發生了大事，而這事不但是要傷財惹氣恐怕要吃官司，於是他慌了，他甚至不顧他的老命。他一股氣脫去了披在身上的大氅，跳下了車來，那時他真比十七八歲的小夥子還靈敏，他悄悄的在車後邊一蹲身子，很迅速的完成了一個動作，然後，他安然的又爬上車來預備把面孔攏得安祥的，接着好去在心裡埋怨他的兒子，連準備着誇示自己的功勞，然而，這些事他只是僅想出一個大綱而已，還沒等他開始實現第一個想像，那牛車的趕者，也開始扯破自己的嗓子，由車後面追過來了。

『站住，站住……還在哪兒走！』說話的嘴呼聲幾乎和他的喊聲一般高。

劉永福的車，依然向前走，牲口們的耳朵轉着，人們絲毫沒有答理這聲音。

喊着的人，停止了喊聲，並未停止喘息，他繞邊的跑到車的前方，死命的抓住裡套騾子的轡頭，騾子揚着脖子，人踮起了腳劉家的車，終於被劉金吆喝站住了，劉永福極力壓制着他內心揣揣的情緒，使面部保持安靜，像毫無事情似的，由糧車上滑了下來。

『怎麼了？有話慢些說，攔車幹甚麼？』

說話還是理直氣壯的。

趕車的小夥子，仍在喘息，隨着冷風的早晨，他額角上滾着汗珠。

『倒底是怎的，你撇開我的牲口！』

劉金緊抱着鞭桿子，臉也漲紅了，趕車的人，啞叭似的。

『你們軋了牛，還想走！拉住！』

這時從後面又跑上來一位較比老滿的人，於是他們隨着另一些圍觀的人們，離開了這輛車，走回牛車的近傍。

這輛牛車，無論是在牲口的裝飾上，車的油色上，以及這車的主人的外貌上看，都是和劉金的配色騾車不同的，依農人們的經驗，則劉家是擁有多數土地的地主，這牛車的主人，也不過是一個小佃戶而已。

『你怎麼軋了人家的牲口，還想跑？』老者的聲音咽嘶的。

『誰軋了你的牲口？』劉永福擺出地主的神氣。

『你瞧瞧這牛腿！』

不祇是劉永福父子，這圍着瞧熱鬧的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可憐的腿上，牛好像特別痛苦似的翹着一支腳。

『呀！軋掉了一個蹄甲呢！』聲音起在人群裡。

『你們大家瞧，還可不是軋掉一個蹄甲麼！牛都不敢邁步了！』老者想要求大家給評理。

『軋也不是我們的車軋的呀！』劉金喊。

『不是你的車是誰的車，我們的車緊挨着。分明是你往前搶車的時候給軋掉的，還不認帳？』老者有些瘋狂了，兩隻眼睛，瞪得溜圓，像他的牛似的。

『卸他的驢子，一匹驢子還頂不住你的牛麼？』

在農人的習慣上，遇，是要大家來評的，不管是發生了甚麼事情，彷彿圍着看熱鬧的人，都是懂理的，凡是大家的意思，便比得起法律上的條文。這時圍繞着這牛車，站住了幾十人，後邊的車，因為前邊被人們擠滿了，一步都不能走動，因而，人越聚越多，尤其是早晨，尤其是在荒鎮最繁華最地方！——源興燒鍋的門前，這地方顯得特別混亂。人聲裡充滿了複雜的聲音。

劉永福又脫掉了他的皮襖，他轉過來身子，把臉對着羣衆，眼睛放着燗燗的光，他以極大的聲音，對人羣喊。

『諸位，你們聽一聽，我劉永福，對天說話，這牛絕不是我的車軋的，我對日頭說，我成年家跑外，我這麼大歲數，說話得對得起天，對得起地，對得起良心，還得對得起這兩個車界轎，我們鄰是走南闖北的，我老頭子幾時也沒虧過心。這牛若是我軋的，他別說是卸我的騾子，就是趕我的車，我也甘願，本來我的車沒軟着麼！不信我們找找牛蹄子，反正若軋了，這蹄子就得在地上，它沒翅膀，也飛不了』。

群眾們聽了這激昂的辯話，心裡都想『這對呀！』老頭兒說的如情如理，於是人群裡又起了一片聲音。

『你找一找，找牛蹄子，找着人家賠你的牛，別胡賴！找呀！』

牛車的主人，也覺得這是理所以一句話也不說，便彎下腰去圍觀的人們也都用眼睛往地下找然而牛蹄是找不到的。

人叢又混亂了一陣，劉永福和那一位老者還糾纏論着，但是誰都沒有辦法，幸虧朱三爺由源興燒鍋走了出來，他面上泛着酒後的紅光，把鴉片管放在嘴裡，剔着牙，胖胖的身體，走路蹣跚得可笑。他是這鎮上的和事老，他也是這鎮上的公正人，他雖在口頭上總說主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假如他在有可乘的時候，也願意被敲竹槓，最低他在完了每樁事的時候，當事人是必須請他吃一頓便飯的。

他慢慢的走進了人群，推着人們給他讓開一條路，他鑽過了幾層人，站在圍子的最前面。

『怎麼個事兒？』這話是朱三爺在每一遇到同樣的事情的，要說的第一句話。例如在這一句話剛由他口中說出的時候，當事人也便立刻停止爭論，而向他敘述事情的經過了。

『我當您說，他也太欺負我了，軋了我的牛……』

老者滿心委屈，都擺佈他蒼白的臉上。

『啊！是您，朱三爺！』劉永福向朱三爺作了一個揖。

『啊，啊，劉二爺。』朱三爺捻一捻鬍子。

『是這麼個事，這老東西蠻橫不說理，他的牛也不是哪裡讓人家的車軋了，硬和我找碴，你知道，你大侄趕車都讓慣，怎麼軋了他的牛，況且說既是軋的，牛蹄子又找不着，難道它還能飛到天上去麼，三爺？』

朱三爺的揉滿了紅絲的眼睛往上翻了兩翻，把鴉片管從嘴裡拿出來，讓它自然的垂在他的大襟上，晨風從人們的頭頂上吹過人們的頭髮彷彿更濃了許多，都在靜靜的聽着這位外貌斯嚴的老先生給他們一個公正的裁判。

『劉二爺，你的車呢？』朱三爺問。

『在那兒站着呢？』劉金代答。

『離這麼遠，他怎能軋着呢？』他又把頭轉向了牛車的老者。

『他們的車走過去，牛不能走了，我才看見少了一個蹄甲』老者極客氣的說，他恐怕這事又要出岔。

『那麼蹄甲呢？』朱三爺的聲音有些嚴厲了。

『沒找着。』老者恭謹的。

『軋的時候，你沒看見，軋掉的蹄甲，你又沒有，你甚麼證據都沒有，就平白說人家軋了你的牛，多虧是一頭牛，這你若硬說人家搶了你的錢，那人家也賠得麼？真這是豈有此理！人家劉二爺，你圍着這十里八村的打聽打聽，誰不知道人家是劉村的頭等戶，人家能和你打賴，別說是一頭牛，你瞧瞧人家的那個騾掛，就是你這一車，人家還賠不起你怎的？再說劉二爺是個正直人，甚麼事都有吃虧，總沒聽說過他佔尖取巧，他能和你窮人打哈哈麼？這簡直是笑話，你趕快走吧，別在這兒搗亂，圍着這麼些人，擋住這麼些車。』朱三爺的言論滔滔不絕。

『和您說，我絕不同他說』

老者當然是不肯甘休的。

『你倒是怎的罷？當着這些人，人家本來沒軋着，你這是窮不起了怎的？弄這麼一頭破牛，就訛人呀！』朱三爺是聲色俱厲的。

『我告訴你，我老頭子的眼睛，揉不進沙子去，甚麼事我沒有見不到的，我勸你走，你就走，別找麻煩，若不然，你們就到區上去！』

這是朱三爺慣常的手段，他知道人們誰都不喜歡去見官，所以凡是他遇見每件難解決的事情都要拿這句話來煞尾，也是他已得到了經驗，每在這句話說完時差不多的人們還都要駭怕起來，往往這句話便能辦妥一件事情。

『劉金！』朱三爺命令着。

『你趕着車走，看他能怎麼的，有法子儘管去想好了！』

他說着，劉家的車便安然的走開了，圍觀的人們，因為沒看着幾個人抓在一起，打得頭破血出，也沒看見把騾子從那個車套上卸下來，套在牛車上，當然他們是掃興的散去了。

有所思

芳田

靜夜有所思，幽暗裡響着心的聲音，那奧妙的，無言的聲音，反倒擾亂了夜的寂靜，可還能像兒時一樣的和姐姐在午夜時起來跪在窗台上看月亮嗎？兩個好奇的童心已經埋沒在逝去的年華裡，姐姐已經作了孩子的母親，記得那年我還只有四歲，姐姐也不過八九歲，我們睡在外祖母臥室的內間，是姐姐照應我的，一個午夜裡姐姐把我推醒。

「琳子！起來，月亮掉在咱們窗台上了。」姐姐說。

「在那兒？給我！」我雖然沒聽清究竟什麼掉在窗台上，但是深知是個可愛的東西，一絲睡意也沒有的問姐姐要這掉在窗台上月亮的。

窗裡窗外光亮清明，月亮在對廂房的頂上，窗台上是姐姐白天從賣線車上買的小圓鏡，她瞇眼昏花的以為是月亮，我們手拉着手，赤着腳走到窗下。

「沒想到是我的小鏡子，」她說。

「給我，」我又要，姐姐把鏡子放在我手裡，忽然聽見外祖母在外屋翻身，我們嚇得像偷食的小鼠，三步兩步，又跑到床上…………同得姐姐傷風了很多日子呢。

月亮最好照人的記憶，記憶裡的童年正如鏡裡的月光，雖清晰的存在意識內，但却是不可實得的影，我又鎮靜的思索着：但「已往的」都如同和姐姐看月亮的一樣不可再得，「未來的」呢？却更加渺茫了，但夜風為什麼吹來遐思的想呢？月亮也不要再照我的氣氛吧！我要現實，要使「思想」走着一條「拋物線」，拋走了夢幻，拋到現實上。……可笑我，怎麼也發着吶喊似的聲音了？還是叫我沉默吧！沉默和靜也是現實呢，不是嗎？夜已很深了，我又默默的關上窗子，抽出多事的夜風。

（完）

朱三爺和劉永福互相的作了一個揖，朱三爺的胖身體，消逝在人叢中，後面的草蓆，又開始向前蠕動了，夾雜晨風中的，有馬的嘶叫聲，人的吆喝聲，以及皮鞭子『叭』『叭』的響聲，至於那悲慘的老者是怎樣的處理了他那頭受傷的牛，怎樣的處理了他那輛破車，潟鎮上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還不到中午，朱三爺和劉永福父子，三人都出現在德馨樓裡炸三樣，溜裡脊，豬肉包子，擺滿了一桌。兩位老頭兒都有些酒意了，他們彼此誇示著早晨的勝利，同時也責罵劉金作事的馬虎

『謝謝您，三爺！多虧您維持，來一杯！』劉永福把酒杯舉在朱三爺的面前，他們暢快的喝著，彷彿若把這一車糧價都付了酒錢也是甘心的。

『二爺，不是我們強辭奪理在那麼多的人前，我們真也不好丟面子，其實賠他幾個錢，又算得了甚麼？』當他們吃完飯，預備離開飯館的時候，朱三爺這樣的說著。

無論如何，劉永福的心裡，今天是鬱鬱的了，雖然事情解決得那樣容易，在往常卸完了糧食之後，是要再在鎮上裝滿了，油酒，或乾菜之類的雜貨，拉回劉村去，分在村裡的車店裡。但是今天他們却不然了，他們甚麼也未曾裝，空著車子，繞了一個小胡同，走出了潟鎮，這時，日頭正筆直的曬著人們的頭頂。

大道上還是一列長車陣，車的數目連魔鬼都數不清，各車上滿滿的載著糧食或雜貨，馬和騾子都邁著齊整的步伐，軋得比石頭還堅硬的土道上，響著不諧和的音韻。

劉家六匹騾子頸下帶著的鈴鈴，嘩嘩的響著，頭頂上的紅纓也在顫微微的抖，因為車體上沒有載著任何東西，飄輕的，跑在大道上，顯得很高，劉永福依然圍著他的皮袍子，偎坐在車的中間，似乎悠閒的臉上，多了一條旱烟袋的影子，一種強烈的酒味加夾著強烈的關東烟味，破壞了曠野裡空氣的清香味道。他一聲也不響，但他也絕未沉醉，他的眼睛始終望著遠方，看他那從遠處山巔裡吐出的白雲，他並沒有泛出詩意，他這一生永遠不會作出這樣的笨事，他直是讓嘴裡不住的向外噴烟，他也許有心數他的烟脫口時便變成白雲，然而這烟的力量終是微弱的，剛一離開他的嘴唇，便混入飄在人們身邊的風裡了。

事情只要過去了，無論是多大的事情，當事者的心理，也會坦然的。劉永福這時的心裡，一點什麼掛起都沒有，尤其是在他微醺以後，他覺得身上是那樣的爽快，世界上竟是如此的美麗，大車一輛挨著一輛的，車上的小伙子們，又都那樣強悍，他想到這裡，又引起一種不可遏止的希望，他覺得排列在這大道兩旁的車店，慢慢的都會發起財來，也許變成了燒鍋，若不然這從潟鎮到劉村的十五里路，也將成了另一條街，當舖，木局，鐵匠爐。雜貨舖，粉房，油房，皮舖，布莊，飯館，都開設在這條街上，說不定自己也許就變成這條街裡幾家店舖的主人。

『這塊地方是有希望的』他心裡這樣想，『老祖宗們真沒有瞎了眼睛，這地方底確找得不錯不枉教他們辛苦了一回，黑土好像讓油拌過了似的，細細的，油汪汪的，種甚麼出甚麼，甚至都用不到下糞，況且這地方滋生育些鐵一般的人們。——這塊地方是有什望的。』

車不住的顛動，劉永福的肚子裡的酒，讓他睡著了，他的頭軟顫顫的垂在胸前，皮袍子緊緊的纏住他的全身。

車已走到劉村的村頭了，劉永福睜開了睡眼，騾子們是認得路徑的，一到了村邊，牠們的腳步放得更加輕快了。

年青孫三，坐在櫃後李老六酒缸的屋裡，大口的喝著白干，因為是中午剛過，他們高高的將門簾子挑起，楊老二坐在他的對面不知是講究一些甚麼，指手劃腳的。

王粉房的門前，正有幾輛大車停著，人們忙著向車上裝粉絲孩子們圍擁在車的前後，檢地上人們弄掉的乾粉條。

白色的粉捆，蒲包裹著的粉包，被幾個小伙子們一個一個的抗進關機房的院去。

紮著紅綠頭繩的，油黑的髮辮，埋在綠褲紅襖的大姑娘的身後，小孩子們也都安閒的玩耍著劉永福現在是已完全醒酒了，他看著村裡的昇平景象，他更證實了他方纔的想像不是空想，他相信將來的一切都會照著他的理想去實現，車店會變為燒鍋……。

清脆的皮鞭聲，騾馬身上的銅鈴聲，和蹄子敲在地上的響音使劉家的更夫拿下了大門閂，車走了院去，孩子們也習慣的擁著劉永福走進北屋去，等他在春凳上坐穩了時，他便把從鎮上帶回來的點心，分給孩子們，孩子們把笑都堆在臉上。

他的心裡並不是憂鬱，但總像是有甚麼事情擾亂着似的。他喝了兩碗茶，抽了一陣水烟，還始終不能平靜下去，於是他穿上皮袍子，一個人穿過了房後的樹林，走向河畔去，這時河裡的冰雖然沒完全融化了，但水只能冲動了冰塊往下流流去。他背了手順著河岸來回的踱了幾次，忽然他把身子轉向了河，一隻手伸進懷裡去，掏出了那被他揣得熱呼呼的一片牛蹄子，扔進河裡去，水上立刻劃出了幾個圓圈子，在這些圓圈中，劉永福彷彿是看見了一個可憐的，駝背老者的面影。

（未完）

拋開小技巧

何若士

南方盛傳著北方將有純文學的季刊出現了。

北方亦盛傳此間將有純文學的季刊出現了。

雖然這刊物仍沒會使我們看見了邊緣，但，我已不得不驚嘆所謂「宣傳力」的偉大。

當我們這些仍然對文藝並沒有完全絕望的人，對此消息，自不免在欣喜之餘，是要引領待望的。

然而，尤足以使我們欣喜的，是聽說沈啓无教授要主持一個叫做「文學研究會」的什麼會。

沈教授雖無作品公諸於世，「作家」這頭銜固屬疑問，但總是讀過幾本書的人，這一點大約還靠得住。

目前文風不振的原因，固然是因為新作者的活動的不成熟和低調，然而，把一切活動交給這樣新作者，這些新作者之所以不成熟和低調，則一部份仍不得不歸罪於老作者們的保守和觀望的那種獨善其身的態度。

沈啓无教授固亦是頂著「老作者」這頭銜的一人，如今能有新的覺醒，而想把文學當工作來做，此自是一樁好事。

但，現在掛羊頭賣狗肉的人太多了，喊得震天價響，而未必準靠得住。打著文學旗號，却只顧自己出風頭，深望沈教授是不在此例的。

關於「文學研究會」。這個名辭似乎很熟，記得從前商務印書館曾有過這種組織。當時是由沈雁冰主持的（註：沈雁冰的筆名叫做矛盾，而不是沈啓无），曾經出版過幾本很能使我們滿意的書。

然而，這個新的「文學研究會」，究是否為該會重整旗鼓，抑或寧取那名稱以招徠讀者，此事恐只有主持人自己肚裡明白。

「王麻子刀剪舖」的會好，于是便有「汪麻子」「旺麻子」的弄得旁人分不出究竟誰是老牌「麻子」。

「王致和臭豆腐」給人們吃得好，便也有「王政和」什麼的冒牌子貨產生。

其實，刀剪只要用得好，王麻子，旺麻子，汪麻子却是無關緊要的。

臭豆腐只要味道香，王致和，王政和的字樣也不致影響到味覺和營養。

文學固亦如是，我們不需要一個名稱的模倣或偷竊，而是真正能滿足讀者需要的才是我們所期盼者。

生意眼，買賣經，這是我商人的小手腕。

文學者是用它不着的。

所以我們要求這一些想藉文學當一點事來做的人，最好拋開了這些小技巧。

元曲概說（一）

鹽谷溫 著
徐白林 譯

第三章　宋之雜劇

戲劇雖於五代亂離之際亦甚流行，後唐最甚，有名伶敬新磨等，莊宗亦自傅粉墨，與俳優爲伍，藝名稱李天下，遂以亡國爲後世所笑，歐陽修之五代史特設伶官傳，其敍論言及莊宗之所以喪天下。

宋初循舊制，置教坊四部，所奏有十八調，較唐少十調。

正宮調　中呂調　道調宮　南呂宮　仙呂宮　黃鐘宮　越調　大石調　雙調　小石調　歇指調　林鐘調　中呂調　南呂調　仙呂調　黃鐘羽　般涉調　正平調

按雜劇之名始於宋，宋史樂志所舉春秋聖節三大宴之次第中第十與第十五列有雜劇，宋祁之春宴樂語之句雜劇中云。

「宜參優孟之滑稽，或助都場之曼衍。」

即知爲以滑稽曼衍爲主者，恰如汲取唐參軍戲之餘流，試舉其一二例如下：

李義山，宋初朝紳之間流行西崑體之詩，西崑體宗李義山，而李義山之詩夙被稱爲獺祭魚，僅羅列故事，堆砌麗句，頗爲難懂，因此不會作詩者即竊取李義山之詩句，而用以欺人之譏甚多。某次宮中宴會時，優人著襤褸之衣，自道姓名曰我乃李義山是也，人或問其故，曰曾因被諸位所竊取，故而如此，衆人遂哄笑。

三十六計，宣和中童貫與遼戰大敗。一日宮中內宴，有優人飾三婢，裝飾各異，一婢結髻於額之正面，自稱爲蔡太師之家人，一婢髻偏欲墜，自稱爲鄭太宰之家人，又一婢滿頭結髻如小兒，自稱爲童大王之家人。於是問其故：蔡家之婢曰：太師篤敬神佛，每日謁朝禮拜，故曰朝天髻。鄭家之婢曰：老爺懶惰成性，於邸內禮佛，故曰懶梳髻。童家之婢曰：大王正在交戰，故曰三十六髻。當時有「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之語，故以三十六髻諷三十六計，嘲弄童貫之敗走。

仁宗之時，天下太平，遊戲文學多起於此時。如小說，陶眞即是也。徽宗驕奢而亡國，被譽爲知音之天子，愛好藝術，以周邦彥長大晟樂府，啟起新聲，又因爨國人來朝，故五花爨弄院本。元陶宗儀之輟耕錄云：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曰，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鞋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

由是可知，院本亦出自參軍戲，至徽宗當時之汴京之繁華景象，則詳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條，按如趙德麟之商調蝶戀花鼓子詞，亦此時代之產物也。

靖康之變，金人攻陷汴京，徽宗，欽宗父子二帝北狩，於五國城（滿洲三姓附近）飲恨而崩，自是欽宗之弟高宗遷都臨安（杭州），保有東南半壁，是爲南宋。南宋之初，與金媾和，內外漸保持小康，雜劇遂盛行，詳觀周密之武林舊事，其中載有理宗天基節之樂次排當，據此則初坐之第四盞第五盞再坐之第四盞第六盞於雜劇之餘興。

初坐第四盞雜劇吳師賢已下做君聖臣賢爨，斷送萬歲聲。
第五盞雜劇周朝清已下，做三京下書，斷送遶池遊。
再坐第四盞雜劇何晏喜已下做楊飯，斷送日時歡。
第六盞雜劇時和已下，做四借少年遊，斷送賀時豐。

君聖臣賢爨，三京下書，楊飯，四借少年遊，皆爲雜劇而兼歌曲者，斷送爲終結時所唱之意，由是則南宋之雜劇，并如北宋僅爲單純之滑稽調笑，而係兼有歌曲者明矣。又該書列舉多數，雜劇優人之名，其中亦有女流。雜劇中又有四甲，甲即班也。

劉景長一甲八人
戲頭　李泉現
引戲　吳興祐
次淨　茆山重，侯諒，周泰
副末　王喜
裝旦　孫山貴

內中祗應一甲五人
戲頭　孫子貴
引戲　潘浪賢
次淨　劉袞
副末　劉信

一甲五人至八人而成者，戲頭，引戲，次淨，副末四色兩者，戲皆共通，裝旦一色僅八人班有之。吳自牧之夢粱錄中有腳色之說明：

「雜劇中末泥爲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正雜劇，通名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或添一人，名曰裝孤。」

試就武林舊事，夢粱錄，輟耕錄三書比較，則如左表：

（武林舊事）	（夢粱錄）	（輟耕錄）
戲頭	末泥主張	末泥
引戲	引戲分付	引戲
次淨	副淨發喬	副淨（參軍）
副末	副末打諢	副末（蒼鶻）
裝旦	裝孤	裝孤

要之，末泥即戲頭，戲中主人翁也。主張即指揮大體之意，引戲之分付即口述，此二者無舞台上之搬演，舞台上之搬演則由副淨與副末互相對白。發喬與打諢，即滑稽調笑之意，此院本雜劇之骨幹也。亦即係由參軍戲而發展者明矣，裝旦即裝扮女子者，孤即國君之自稱，裝孤即扮官人者，後世之外色也。武林舊事舉官本雜劇段數二百八十本之名，官本者院本之意歟。其中六么者二十本，瀛府，瀛府六本，梁州，梁州七本，六么，瀛府，梁州者宋之教坊十八調中之大曲也，例如鶯鶯六么爲以六么之大曲譜會眞記鶯鶯之故事，故南宋之雜劇頗爲進步，有唱曲，有科白，專以表演故事非僅滑稽調笑，已如前述。雜劇之外，有鼓子詞，諸宮調，唱賺傀儡，影戲等。鼓子詞合鼓而唱者，其例有趙德麟之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德麟諱令時宋之宗室，才華被蘇東坡所賞識，紹興初被封爲安定郡王。以元微之會眞記之文爲散序，外賦商調蝶戀花詞十闋，前後加二闋而述其始末。序不歌，詞則合鼓而唱，故第一回之序末有「奉勞歌伴，先聽調格，後聽蕪詞。」但不搬演。王國維謂因其首尾一貫，謂一故事，故以其爲近代戲曲之祖。鼓子詞啟行於南宋，陸放翁詩云：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

由此詩足想像於趙家莊之柳下，乘涼聽蔡中郎詞之情景。而趙詞爲北曲西廂記之源流，蔡中郎爲南曲琵琶記之粉本，則中國戲曲史上之足以特書者也。

諸宮調爲小說之支流，而合以樂曲者，其樂爲合宮調各異之諸曲而成者，故名諸宮調，起於北宋，行於南宋。王灼之碧雞漫志云：

「熙豐元祐間，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誦之。」

又夢粱錄云：

「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

五國維稱金之董解元西廂爲諸宮調，又至最近劉知遠諸宮調出現於世。

諸宮調之外有唱賺，亦取一宮調中之曲若干，組合而成者，夢粱錄謂「紹興年間，張五牛大夫所創。」然唱賺之義不甚顯明，故該書又曰：

「賺者誤賺之義也，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

其內容雜備，賺者蓋音樂上之名詞耳，武林舊事社會粥，唱賺有遏雲社，使藝人條與濮三郎以下二十二人之名，觀此足知曾相當流行。事林廣記中有圓社市語，列中呂宮九曲，頗有類似北曲套數之處，套數分題或始於此歟，詳見宋元戲曲史。

傀儡爲唐之窟礧子，至宋而盛，其種類頗多，有懸絲傀儡，走線傀儡，杖頭傀儡，藥發傀儡，肉傀儡，水傀儡等。見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夢粱錄。夢粱錄云：

「凡傀儡敷衍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弄此，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等也。」

由是則似非以滑稽調笑爲主其演故事話本頗類雜劇。武林舊事列陳中喜以下十人。

影戲亦起自北宋，盛行於南宋，夢粱錄云：

「有弄影戲者，之汴京，初以素紙雕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以綵色裝飾，不致損壞，其話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彫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蓋寓褒貶於其間耳。」

由是則影戲亦演故事者，武林舊事於影戲，舉賈震以下十八人之名，中有女子三人，可謂盛矣。

第四章　金之院本

靖康之變，北宋首都汴京陷落，金人收宋之伶官樂器，返回北京。同時南宋之高宗則遷都臨安，保東南半壁之地，宋之舊人多往依之，禮樂制度稍復舊觀。夫汴京之陷落，實爲中國戲曲史上劃一時期，爲後世南北曲之分

陂點。宋樂之流入於金者，遂爲金元之際所勃興之北曲之先驅，其傳至江南者，成爲元末明初盛行之南曲之源流。先是，遼起於北方，太宗時攻入汴京，收其禮樂圖書，而移植漢族之文化，聖宗，興宗，道宗三君，皆愛好文學聲曲，遂被金所滅亡。金滅遼後之第三年，更陷宋之汴京，而擁有中原。故金之文化，有承繼自遼者與輸入自宋之二源流，但前者終非後者之比。及熙宗則設教坊，置樂工二百五十四人，尋世宗章宗時與宋和，南北皆得小康，故文化之發達顯著，院本雜劇勃興矣。大和正音譜云：

「丹丘先生曰：雜劇之說，唐爲傳奇，宋爲戲文，金爲院本雜劇，合爲一，元分院本爲一雜劇爲一，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

據王國維之說明，則行院爲倡伎之所居，其演唱之本即謂院本。按行院即敎坊，武林舊事中之官本雜劇與院本雜劇爲同意也。輟耕錄中有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種，王氏斷爲金之院本，將此與官本雜劇段數二百八十種相比較，則同名者有數種，其他題目相類似者居多。上皇院本十四種爲關於徽宗皇帝者，此外有關於汴京之人物地名等亦不鮮。此等或與南宋之雜劇相混同亦未可知因曾有相當期間之和平，故文藝一類，互通聲息，南方有佳者則北方採取之，北方有新者則南方傳流之，兩者曾有密切之關係可推而知也。

諸宮調已於前章點出，傳至此時者有金之董解元西廂搊彈詞搊彈詞爲合琵琶而歌者，故一稱弦索西廂。董解元不詳其名里，元之錄鬼簿中則錄於前輩之首，謂係大金章宗時人，解元爲鄉試之魁首，其才學可知。西廂取材於會眞記，更加以多數之人物，複雜之事件，變化錯綜，而成一大史詩，北曲西廂記之人物綱目，蓋在此中矣，誠絕妙好詞，一代之傑作也。明胡應麟之莊嶽委談云：

「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尙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之一代文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弦索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

趙德麟之鼓子詞，以會眞記之文爲散序，僅有唱詞而無演白董西廂曲白皆有，敘說體而非代言體，以一人搊彈而同時念唱。王國維斷定此體即諸宮調，以屬於各宮調之數曲相連，加以尾聲，而一韻通押者，故謂之諸宮調，尾聲亦單稱尾，由七言三句而成，殆與唱賺之尾聲似有關係及至最近，劉知遠諸宮調出現於世，此書爲淸光緖三十三四年間，俄國之柯智洛夫率領探險隊至蒙古青海一帶，於張掖黑水之故城得多數之西夏古書，由其中所發現者，現藏列寧格拉大學圖書館，余往年曾至列寧格拉，特去調查，未能見得此書，頗爲失望，然前年北京書肆來薰閣曾將此影印，公之於世，始得一見當時曾驚喜不堪，劉知遠事見五代本話，爲明曲白兎記之濫觴其始末可由白兎記而知之，作者因不詳，然柯智洛夫所獲之書大率爲金代者，本書亦由版式等可推定爲金代者，且爲諸宮調，故爲學界之至寶，組織殘缺，閱是情，全本十二卷之中，僅存第一第二，第三，(二頁)第十一第十二，首尾尙存，不幸中之幸也，按其曲調，與董曲相合之處甚多，而輟耕錄，太和正音譜中所不見者亦不鮮，大約與董相前後，或在董之前亦未可知，但董曲之今存者爲明末之版，因有明人之加竄，與此相比較，頗屬困難。至連廂詞則見毛西河詞話。

「有所謂連廂詞者，則帶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兒者，並雜色人等，入勾欄扮演，隨唱詞作舉止，如參了菩薩則末泥祗揖如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又曰連廂搬演，大抵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與古人舞法，無以異也。」

即連廂詞另有一人司唱，和琵琶，笙，笛而唱詞，優人登舞台上，隨唱詞而動作者也，但舞者不唱詞，唱者不舞，實較傀儡戲已進一步矣，然該詞話之末段說明連廂詞例之過，則曰：

「但唱者祗二人，末泥主男唱，旦兒主女唱。」

則與前述相矛盾，要之，連廂詞不甚明確，武林舊事與輟耕錄，兩書皆無記載，又無其例，故王國維氏疑毛西河之說爲虛構但由傀儡戲進展至本劇之過程中，類如連廂詞者，亦屬當有，果如毛說否，未可逆料，姑錄此以待後人之定論。

（完）

記事

◇子　環◇

夜間睡得很晚，有時晚到夜半，這習慣常想取消，但不可能蓋遲眠只成一種嗜好，這眞是沒有法子的事。幾年來爲酷愛夜半而使生活居然分爲晝夜，兩重世界。白日另外有一種生活，這一個生活不能使自己視爲生命的生活的世界，爲此白晝和夜半在心境成爲類似家與社會一類的區分，蓋夜半覺身心爲之舒暢，生命變遷定多矣，一切可遵反流行習慣運用思索，由此思索可得許多生命的愉快，此項思索且不爲勞憎取予所衝動，理想由肉體分離，一種遐想所保存，這種自私的愉快，使我十分酷愛夜半，但是對夜半代替，不免遲眠，夜半對孤燈喜凝想，此時無美無醜，宴宴中若有曼妙音樂，生命一時是無限光明淨潔，明智多矣。

但是遲眠並不影響早起，早起習慣十年來如一日，因爲除去享受夜半的愉快，在早晨的街路上漂泊也是愛嗜之一。引起這興趣的，是有一個小小的故事的。

幾年前曾經讀過一幅形容坐公共汽車的苦惱的漫畫，畫的是因久候不至而沉沉倚停留柱而睡去，漫畫每喜以理念加強畫形。但是在畫上所寫的模型，於今我想不只是一兩人的事。等汽車的習慣，大蓋是因爲汽車有四個輪子更有汽油煤炭幫忙，無論如何是比較肉腿爲快的，有此想法，養成耐心，耐心有時是可以等它一兩個鐘頭。苦等無聊，却熟識了兩個人。

我對這兩個人的熟識，自然是因爲等候久等不來的汽車，在餘暇裡發生了感情。但我不能和他們接談，只能把這個人的臉型說一下：

其一是削瘦到脖子上的衣領，肥鬆列露出土黃色的細脚道是一個不到三十歲樣子的小職員他被我注意起來的時候乃是因爲他的一個習慣，最初我瞧見他的脖領肥鬆到露着前胸，我想這是一位飢餓線上的朋友嗎？但是他却穿一件毛質的襪子，襪子下面襯一雙黃色的皮鞋，這樣的裝飾這人的生活情形就複雜多了。他喜歡不斷的嚥口水，嚥了口水還喜歡咒罵久候不至的車。有一次他眼望着別處彷彿和我說起車輛的分配不當，害人誤事，連連地嚥着口水。他的說話般聲調，會引起我的驚愕，可是我想他的常識一定是很豐富的，驚愕一下也就算了。

另外是一個小姐，修飾得很漂亮，頭髮梳得很整齊，嘴唇塗抹得也很紅，車子越等越不來，她使一次一次的皺着被鉛墨描得十分細纖的眉毛。

每天我們三個都不期而遇的碰在一起等汽車。那個削瘦的朋友，每天總仍然是一次一次吃力的嚥着口水，而那個小姐也一天比一天的漂亮。我想嚥口水的朋友，也許不願意坐一坐三輪車，這樣漂亮的小姐爲什麼也要苦等姍姍來遲的汽車呢？

車子總不到，人倒多起來，那個漂亮的小姐，却忽然若有所悟的把眉毛挑一下，紅的嘴唇動一下，與一下綠色的袍子，撫一下臉，按按頭髮，儼若苦候不來的汽車，給了她什麼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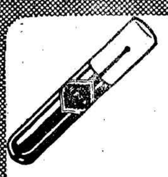
等候汽車而知道一兩鐘點還不能來的人，陸陸續續的走去。我看看那個仍然嚥着口水的朋友似乎仍無走意，但是待那個漂亮的小姐，看看人少起來仍然又把喜悅換上皺着眉的樣子，而走去的時候，嚥口水的朋友便也走了

常常在等車而久候不至的時候，便可以看見那個嚥口水的朋友距離很近的站在那個漂亮小姐的身後，一邊嚥着口水，一邊用貪饞的眼睛瞅着一雙着了米色絲襪的脚。

我忽然想起那個嚥口水的朋友和我第一次談話的時候，帶有女性音調的聲調，一時竟覺得有無限悲哀襲來。

夜半常爲這樣的事情由思索覺得事情可以輕鬆高飛，翱翔天外，白晝便覺得肉體沉重，愛憎糾纏不清。

（完）





眼藥的使命何乎

我想，差不多人都會保護自已身體，尤其是重要的眼睛，所以患眼病時用眼藥，可是還有很多人就除爲治目病用眼藥外，不會爲預防而用眼藥，並且，向來的眼藥，也是竟以治病爲目的。

然而，眼藥的根本使命，除治病外還有很重要數多種類。一：預防目病，二：强化眼睛，三：解消眼疲，四：美化雙眸等是也。爲這些目的所出現的便是「速邁兒」

最進步的新眼藥「速邁兒」比較向來任何眼劑類，於其本質完全不同，既有偉大殺菌，消炎以及收斂等作用，治愈一切目病，且以上開四大獨特性能，將眼睛根本組織强化爲健全，潤美而又爽快，特別以

解倦作用

便將用功，做工，念書，看電影，曬陽太陽時之眼倦，僅以一二滴即立解消，反覺快爽明朗目力，又防目病發生！

二角五，四角五，各地藥房均有出售

速邁兒

SMILE

總批發處

股份有限公司 玉置商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一丁目



善人

蕭仲詠 作

六

第五幕　（續上期）

劇情略述　燈光暗一分鐘復明，天際一輪明月，花園中光線較暗。（遠處演劇聲仍在繼續）陳大璨一個人在徘徊着，忽然在樹後有人低呼：「大璨，大璨！」

陳：什麼人？

趙石君從樹後走出。

趙：大璨，是我，是我。（到陳面前。）

陳：趙大哥，你，你什麼時候來的。怎麼沒有走。

趙：我確是想走，但是，我還想辦一件事。

陳：什麼事？（忽然大悟）啊，我想你還是不要吧，太危險哪。

趙：你不是要和他們一鬥麼？勇氣呢？

陳：我想（囁嚅的）我想還是……！

趙：當然，我知道你的環境是可以將就下去的，你是不會和他們一鬥的！這我早就知道至於我呢，何嘗想到這一着但是我已然到不和他們不成的時候：大璨，我……媽死了

陳：什麼，老伯母？

趙：對了她哭玉君哭昏了，一天沒有怎麼吃東西，我又忙着要走，她又吃氣又失眠，一跤跌倒了，中風不語……

陳：唉！

趙：現在只剩下我了，還幹什麼活下去！我想鬥一鬥這老傢伙，死了也値！

陳：我想還是……

趙：你想什麼？

陳：我覺得可以不必，回頭我和文美……

趙：你要和她說麼！你要知道毒蛇的卵總是有毒的。

陳：你是說文美麼，我擔保她……

趙：得了，我知道你也幫不了我我只希望你告訴梁鐵珊現在那兒。

陳：何必呢？

趙：怎麼？你還偏袒他麼？那麼你現在可以先去報告他，說有人要暗害他。

陳：石君，我是覺得……

趙：你覺得我太凶暴麼？你自從認識我也沒有看見我有這樣面孔，是的，我這種面孔這是報紙上所說的暴徒！明天也許把我的照片登在報上，說是暴徒某某！

陳：（囁嚅的）那梁……

梁文美從林後出來

梁：大璨，你在這兒哪，你早吃了飯了吧，我們後面才吃完（見趙一驚）吓，趙先生，你什麼時候來的，吃過飯了麼？

趙：（勉強的笑）吃過了，梁小姐，令尊大人在那兒，我去見一見，拜一拜壽。

梁：那可不敢當了。

趙：一定得見一見，因爲我還有一點事找他談一談。

梁：大璨你不是知道我父親在那兒麼？你領着他去好麼。

陳：（猶豫的向趙）我們去麼？

趙：你只要告訴我他在那兒便成了，我自己去好了。

陳：他在……我想你還是不必去吧。

梁：爲什變呢？你陪着趙先生去怕什麼？

趙：陪到不用陪，假若梁小姐有工夫陪我一趟，我到很感激。

梁：那麼我這就陪你去。

陳：（無力攔阻）別，別，（向梁）你可別去。

梁：爲什麼？

陳：不爲什麼。

趙：大璨，你是怎麼回事。你放心，我不會怎麼樣的。

梁：（詫異的）趙先生是怎麼一個意思。

陳：我想……

趙：我總應該向梁老伯鞠一個頭答報他的好處。

梁：有什麼好處？

趙：我病的時候，他給我許多的錢，也是我太好忘了，我早就應當來的，只是自己太馬虎。

陳：（向梁）趙伯母故去了。

梁：什麼？

陳：趙伯母故去了。

梁：（下意識的向趙）趙先生可用錢麼？

趙：（諷刺的）我知道你必有此一問，這也不能怪你，你們以爲窮人一定是要錢的，你們這樣發問已然成了慣性，但是小姐，這一回你可問錯了我不用錢！

陳：（向梁）你先找我妹妹去，在前面看一會戲，我和石君談一談。

梁：（搭訕着向趙）趙先生您有什麼事和大璨說，若是用我來幫助的話，我一定：

趙：（獰笑着）這回或者一定要請您幫一幫，（梁緩緩走開）。

陳：石君我知道你一定要說我懦弱，不過看在文美面上……

趙：看在文美的面上，我就該罷手是不是？但是梁鐵珊謀害玉君，犧牲張先生，強姦小桂芬，都沒有看在別人面上罷手的，但是你叫我看在你的愛人的面上，大璨，你沒聽見你的愛人說話麼，她還是把錢提在前面，她認爲施捨一點錢給窮人便可以得到恩惠，你也相信這一套麼。

陳：她是知識不足的。

趙：爲什麼犧牲在一個知識不足的女人身上犧牲了我們的意志

陳：不過，那是太可怕的！

趙：當然是可怕的，好好的女孩被強姦，被送到下賤地方，結果她自已用一條帶子勒着脖子吊死，這却不可怕；一個青年人突然被毒殺，這也不可怕，一個藝術家被他斷送了，這仍是不可怕！單單的我要辦的事就可怕了。啵當然！當然！當然你現在以爲一個闊人的死是比窮人的死是不一樣的！是不是？

趙：愛情！是的偉大的愛情，把一個人改變了。我相信你們結婚以後更要改變的，說不定到那個時候，你會報告給你老泰山說我在時時刻刻的想謀殺他；說不定，我會死在你的手裡的！

陳：趙大哥，你不要這樣說，方才文美也知道張先生的事了，她對他父親的行爲，也很不然的，我們已然說定了一齊去，離開她的家！石君，你放心，假若文美仍然留戀在這個地方，我會和她決絕的，我絕不會落到你想的那麼沒有出息，我是勸你不要在這個時候動手，我和文美的前途都會受影響。

趙：那麼我們去找文美，你們立刻去，她若是猶豫，她須是有着他父親的劣根性，你就不用再戀戀她了，她若是立刻和你走，你們就走，好在現在天還不晚。

陳：趙大哥，這話有這麼簡單麼我還有母親，有妹妹，我能單獨帶着她走麼，而且在我們走後，梁鐵珊發生變故，我的母親妹妹不會受連累麼？

趙：你放心有我在這兒那倒不致於（堅決的話）

陳：（忽的明白）趙大哥，你不要作了！你要知道，打死一個梁鐵珊沒有用，梁鐵珊是很多的！你要保留你有用的

人，你比梁鐵珊有用的多！

趙：打死一個梁鐵珊沒有用，大梁，你這一句話倒敎我考慮考慮了。

（頹然坐在藤椅上）

陳：所以我想還是向文美弄一點錢，先回去辦老伯母的喪事。

趙：你要我感激她麼，你想用財力來收買我麼？

陳：不是，我是先顧一下眼前。

趙：是不是要我向文美允恰，請她可憐我，結果還是叫她說「鬧了半天還是要錢啊！」我不向她要！我向她要也不能落得感激她！

陳：那麼我向她借一點，你要用多少。

趙：你不用管。

梁偕秀要上

梁：大梁，你們說完了麼？

陳：說完了。

秀：趙先生，什麼時候來的聽說老伯母。

趙：她過去了。

秀：趙先生不用錢麼？

趙：怎麼，你也學會了這一套？

梁：趙先生，您還要見我父親麼？

趙：我到想見他，大梁勸我不必見了。

梁：他現在忙得很呢？

趙：就是因爲他太忙，等他閒的時候，我一定見他的。

梁：好極了，趙先生，老伯母多時出殯啊。

趙：要等幾天。

秀：（向大梁）張太太沒見麼？

陳：沒有。

梁：她高興的了不得，大概是回家了。

趙：可憐的寡婦。

梁：趙先生，你知到張先生沒有了麼？

趙：還能嚇得住我。（突然拔出手槍來問梁）站住，不許動（除與秀惧愕然，梁喊了半聲被趙鎮住。）

陳：趙大哥，趙大哥！

趙：把你帶的錢給我，沒有錢，那一隻鑽戒指。扔給我，扔給我。

（梁急掏錢，並將戒指退下拋給趙。）

趙：（拿錢與指戒）還有那金鐲子。

（梁急脫鐲子給他）

趙：（狂笑！）梁小姐受驚了吧我這樣拿你的錢有兩層好處第一，免得你要我感激你，第二，免得我感激你！（狂笑退出）

梁：（撲到大梁懷裡）

陳：不要怕，趙石君瘋了。

梁：我知道，他沒有瘋，他一點也沒有瘋！靜寂了一會，忽然遠處幾響淸脆的槍聲。

陳：（推開梁）糟了，糟了！

梁：什麼事！

陳：那瘋子，終於作出來了

梁：什麼事！

陳：我終於沒有攔住他，我是一個懦弱的人！

梁：是趙先生自殺了麼？

陳：不致於，決不致於！

張太太急上。

張：文美，文美，文美，梁小姐！梁小姐（見陳梁等）呀你們你們不知到槍響麼？

秀：什麼事啊！

張：梁老先生。

梁：（突然醒悟）在那兒，在那兒。

張：在花園那邊，一排小松林前面。

（梁急跑下）

陳：梁老先生怎麼在這兒呢？

張：他看見我，和我說話，便走到花園來。在松林裡，他像是要和我說話，叫我坐在一條長椅上，他還沒有說什麼就是一響槍響，嚇得我立起來就跑，跑到這兒他並沒有喊我出來，想是受了傷了。

陳：他要和你說什麼呢？

張：他……有一點醉了。

陳：（會意的）萬幸，萬幸！

張：也許梁老先生還給我錢呢！

陳：當然！當然！他一定給你錢那是沒有問題，可是他恐怕是死了。

張：咳，他若是不醉多麼好！一個善心的人！（幕落 完）

——家庭教育——

女孩發育時期之母教

淑敏

一，引言

當我看過了一些關於性教育實施底論文之後，心裡不覺發生了一種感想，就是，無論從議論上，實際上，有一件頗爲緊要的事情似乎還被人忽略了。

在現行被一般人所談論的性教育，它的範疇是太狹窄的，細按那所謂實施方案，它的性質就祇是怎樣去灌輸一些性知識給兒童，從植物雌雄花不同講起祇如此之類而已。顯然的，這一些對於性敎育所應負的重大任務——怎樣預防兒童的自淫，（現在祇說女子的）是不够的。在家庭的實際情形更不用說了，封建的餘風想仍是有力的佔得在家庭之中，甚至所謂新家庭也不能把這鐐鎖掙脫；於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母親，縱算能關心到女兒的此一種惡習慣，但是各於身份，她們自以爲對女兒說到這事情是有礙她的尊嚴的；而且在她們的心目中就簡直視這是有損道德的，而格格不能痛快的把此事的害處加以詳細的說明，善意的指導。由此，不是由做母親的把害處誇大地嚴厲的訓責女兒一番，以冀她改過，就是女兒從朋友或者誇張的書本得來不正確的危害，而且以爲自己是一個墮落的人，而不能自拔，目前，這一個問題無疑的是家庭中一個嚴重問題。

二，何謂自淫

根據某學者的意見，以爲一百二十五個的女人當中，九十九個是曾經有過這惡習慣的，可知這實在最普遍的現象。舉這個例還有一個意思，就是這決不是有關於道德上的，而祇是生理上的變態而已。

原來普通女兒家發身的年齡除月經以外，又有所謂性的衝動這表現的徵狀，是臨時子宮口上會排出一塊膜質來，不過本人很少有覺得出這種分泌作用的，關於自淫的解釋，我想是無需乎的，但有一點似乎應當說一下，那就是所有精神的自淫，或稱心理自淫，就是把精神凝結在異性或淫猥的繪畫上，造成各種的幻想，一般人以爲這樣既沒有犯手淫的行爲，斷不致有手淫所得的害處吧？其實所發生的害處有過之無不及，歇斯的里症就往往因而引起的。

三，所得的影響

關於自淫所得的影響，曾經引起過一番爭論的。

有一些學者以爲偶然性的，有增加健康的價值，如美國郎大夫就屬於此一派，他說……不過不能行之太過，一切事情都得要合於中庸之道。滿足你自己，但不要濫用你自己。也不要偶有需要便這麼辦，它應當是使自己向上的，不要使自己墮落的。應當正當地使用它。」這派人的意見一句話說，不過度的對於健康是沒有害的，而且不必禁絕。但另有一些人，他們雖承認這一個理論，但却勸人禁絕。關於兩派人的意見，我以爲遵守後者的好，因爲生殖器經粗强的摩擦之後，就發生慢性的炎症，所以求止的感覺過後，又再蹈前轍，祇有不了。我引起前面一大段，有一點目的。即是證明它對於康健的影響決不是一般人所想像般有害的，決不必起恐懼心而不能自拔。但是過度的害處，女子還比男子還有害，簡直走入悲慘的命運，從身體上表現出來的，是皮膚憔悴，頭痛不眠，減食，記憶力減退，從精神表現出來的，不能凝思，希望消失，公衆面前畏縮羞怯等，而且這悲慘的命運，恐怕會綿互至她將來幸福。

四，母親應有的態度

對於這種惡習慣的矯正，當然是在母親的肩上。如前頭所講的譴責決不是辦法這樣做適足增加女兒的羞恥，下次有什麼事兒她決不向你告訴。所以在這樣情形下的母親應有的態度，是用溫柔的語氣，同情她，甚且可以告訴她從前自己也有過，以減却她的羞恥，她會告訴你更多的事情了。然後告訴她自己怎樣矯正了並且讓她知道所引起的種種弊害但是切不可誇害，關於此點，曾經有一位專門醫生說得很好，會「……它的害處是應該竭力說明的，但不要誇張——這樣才有大的效力……。」

當然了，對付的手段首先是預防，所以當她們還幼小的時候就應該早有一點準備，用最簡單的說法，這幾種手段就是，甲，提防乳母僕人等的教唆。乙養成兩手放在被外的習慣。丙不可在孩子面前做猥褻的舉動。丁施行初步性教育。

少女期的預防手段，可以分爲，甲讓她睡稍硬的床，獨睡。乙禁止觀看不正當的書籍。丙警告她不可交那些專會說壞事的朋友。丁不可讓她用太熱的湯來沐浴。戊不可使她太孤寂。關於最後一點我想闡明一下，因爲這還是極不爲人所注意。一個人感到孤寂的痛苦時候就會回憶，這是誰都得承認的事實，少女的精神自淫大多是由如此而起的。

我希望做母親的都革除自我見解，關心一下你們的底女兒。

長篇小說

西木柏

夏濟 孟律 周西 作

十

在公衆的地方談論，聽見別人困窘難堪的神氣，他反得意的樂了。可是正由於他有這種刁狡惡劣的脾氣，倒使大家有些懼怕他，要特別的籠絡他，希望他別造謠生事，嘴上留情，故此孫庸甫今天請客也不敢不約他，但不知他這回跑來是幹什麼的，恰巧讓他看見他做著污穢的事情，甚不雅觀，倘若他給宣傳出去，說孫庸甫怕老婆到如此地步，那才糟糕透了。他這樣一想，不覺急得一身冷汗，忙將那盆子從地上撿了起來，用話掩飾道：『這不是髒的，自打新買來之後，我們瞧牠製造的精緻漂亮，就捨不得弄髒牠，以爲在裡面盛點鷄子什麼的倒不錯，我們便這麼辦了。雖然原來外國人是拿牠當尿盆裝小便的，咱們中國人也不必一定這樣講究呀。今兒鷄子吃完了，我看裡面落了點兒塵土，才拿出來洗刷一番，實在是乾淨的東西啊。』王子朗明明曉得他說的是假話，故意的像是要賞鑑什麼有價值的藝術品似的，把眼光注視在盆子上，驚嘆道：『你看這盆上畫的大牡丹花兒多好看呀，鮮豔極了，眞是個精細美麗的洋磁器具，你的話不錯，拿牠做尿盆太造孽了。據我看你可以把牠做飯碗使用，燉肉煮湯之後，就端上桌子來吃，豈不很爲方便？即是你請客，權當一品鍋，擺在席上，也不寒蠢，你想是不是？』孫庸甫聽他的語氣，簡直是成心開玩笑，紅着臉急問道：『請屋裡坐！你有什麼事嗎？』王子朗笑道：『站着說幾句就行了，我託你打聽一件事情，有人要買你現在住的這所房子，你的房東有意出讓嗎？我知道你今天請了房東怕那時不便講，因此我此刻趕來問你一聲，你要摸不清最好有機會替我探聽一下再告訴我。』孫庸甫道：『我倘沒聽見有出賣的消息，不過房東是個公子哥兒花錢如流水，近來水已經快乾了，日子過的很枯窘，這是大家看得出來的，早晚房子非賣不可，等我探出他的確實的意思再報告給你吧。』王子朗點頭道『就這麼辦，要買房子的人是個暴發戶，指明了要買一所北京著名人家的舊宅邸，我聽說過這房子的歷史，所以我覺得牠的資格挺合式，才來問你一聲，其實這不過是人類的好虛榮心的表現而已。』孫庸甫笑道：『有錢的人當然有這些考究，也不足怪，尤其是那些暴發戶總想用金錢運別人的名譽聲望全買過來，以增高自己的地位，這樣事情可多了。子朗，上屋裏喝一杯去！』王子朗笑道：『你忙的很，我不敢打攪你了，咱們回頭見，我要上班去，你也別送』說着他就匆匆地走了。

孫庸甫是個三十多歲的青年，生得細長如電線竿子的高身量，一張黃裡透紫的瘦條臉，高鼻樑，大顴骨，從鬢角兩旁直到下巴底下都是毛茸茸的連腮鬍鬚，永遠薙不利落，兩隻眼也很精明，望着他的樣子絕不是一個軟弱的男子，更不是一個胡塗的傻子。況且他說話也非常的明白痛快，做事亦精細敏捷，彷彿是怪不錯的。他還是個大學畢業生，肚裡自然通順，寫寫算算，都說得過去倒像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人物。但是可惜的是他得了一個怕老婆的壞毛病，帶累的他有翅難展，困守閨閣，成了一個犧牲的賢內助。他不是沒有職業，他和王子朗同在一個財政機關裡做事，他當了十年科員了，卻未升上一步，眼看着王子朗在高枝上爬，由書記而辦事員，由辦事員而科員，由科員而科長，將來也許成功的，他自己好像命運注定了似的能當一輩子的科員就夠了。因爲他將他的時間和精神專注在家裡的私務上，自然對於衙門裡的公事是敷衍對付，沒有什麼勞績，上班既晚，下班又早，長官不但不想提拔他，還時常說他的閒話，幸而科長是他的老同學，顧念舊日的交情，替他維持着，倘不致有被裁撤的危險。好在他這個人是抱定了爲太太忠誠服務，寧可犧牲一切的進主意，雖不升官發財，也算不了什麼，眞是世界上最難得的好丈夫！

等到王子朗走後，孫庸甫就將雜事弄清楚了，便換了大褂，揣上錢包，拿了菜籃，忙着要到菜市去，走到院中又想起他的小寶寶來了，高聲問道：『春梅！小少爺吃了牛奶沒有？』春梅應聲道：『吃過了，在這兒玩的好着呢。』他叮嚀道：『好好看着他，不要碰着摔着，我上菜市了。』他就像一個要出門的媽媽而不放心留在家中的小兒女似的那樣囑咐着。菜市離着孫庸甫的家本不算甚遠，他一會兒便到了，他對於買菜是很在行的，魚肉的新陳，蔬菜的老嫩貨色的高低，價格的貴賤，他全有很銳利的眼光，豐富的經驗去檢選稱量，不會上當吃虧，比一個積世的老婆婆還老練，所以有些賣東西的商販不當他是位先生，卻疑心他是個廚子。今天就有一個賣魚蝦的攤檔的因嫌他給的價錢太少，即臉紅脖子粗的和他爭論道：『大師傅您也太可以了，還這樣價錢怎麼夠本？不錯，您是想替您主子省錢，可是咱們都是苦朋友，您也得教我們賺半斤雜合面吃呀！』孫庸甫有意要他道：『你也得替我想一想，要是買得太貴，主人會說我開花賬的，我的飯碗子不是被你砸了嗎？』這攤檔的聽說，似乎是狠了狠心，歎口氣道：『得，賠本賣給您，拉一個主顧，往後您廚房裡要買魚蝦，您可得常照顧我，今兒簡直是講交情，等於白送您！』於是他得了最後的勝利，也洋洋得意起來，那個人稱他爲大師傅他也不覺得是侮辱他，反感到一種錯誤的滑稽，甚是好笑。他按着太太發下來的菜單子買齊全了，就又趕回家去。這時孫太太方起床不久，剛梳洗完畢，很嫻雅的斜倚在沙發上，一手拿着一杯清茶，一手執着一張報紙，一壁喝一壁看，孫庸甫走進來，她也沒注意。他叫道：『太太！我買回來了，今天的東西既好，價錢又便宜，你來看一看！』孫太太正讀着一段連載的言情小說入神之際，讓他一打擾，頗不高興，立刻嗔着道：『買來就買來罷了，瞎嚷嚷的有什麼瞧頭，放到廚房去得了，這樣雞貓子鬼叫的幹什麼！』他見太太的顏色不對嚇得悄然拿着菜籃又出去了。他走到院中，春梅領着小寶寶在那兒逗着小貓玩。他的兒子一瞅着他，就伸出小手，很親熱的叫道：『爸爸！抱！吃糖！』說起來也有些奇怪，也許算是年頭兒大變了，現在的小孩子們在家裡對於爸爸的感情，彷彿比對於媽媽更爲熱烈濃厚些，大概是因爲爸爸比媽媽更爲喜愛他們，疼憐他們，憐惜他們的原故於是他們自然而然的去親近爸爸，依賴爸爸，信仰爸爸，這也是他們的一種天眞的情感的流露，孫家的小寶寶也是如此地純愛着爸爸，在他的小眼中看來，爸爸實在較比媽和藹可親得多了，他祇要一見了孫庸甫，便非常的歡喜，拽手跳腳的高興，滿臉顯着甜蜜的笑容，嬌聲要求道：『爸爸！來！抱抱！』要是不如他的心願，他會哭個沒完的。

孫庸甫手中有個菜籃無法去抱孩子就從籃中取出預先替他買好的一包糖菓遞給他，哄他道：『吃糖吧，等一會再抱你，乖！』這孩子有了糖就不鬧了，笑着唱道：『爸爸好！爸爸愛寶寶！』把個小腦袋向他亂點，又道：『謝謝！』他看見小傢伙這樣聰明有趣，不由哈哈的笑了起來，他忽然想起一件要緊的大事，低聲問春梅道：『太太吃過點心了嗎？天可不早了。』春梅也低聲答道：『還沒有呢，我看着孩子騰不出工夫去弄，好容易才砌上一壺茶給他喝，她自己也不動手，連孩子都不顧看着，怎麼

辦？」他想太太的生氣是有理由的，起來了半天，沒有人給她點心吃，難她乾餓着，這樣疏忽之罪可不小，難怪她要餓怒了，他忙走進廚房，將葷菜放進冰箱，蔬菜洒上涼水，然後趕緊預備太太的點心，臥了兩個雞子，手藝真不壞，雞子不老不嫩，窩在碗裡，甚是漂亮，好像兩輪明月圍繞着一圈潔白的雲彩，他又怕湯的滋味不好吃，加上葷油醬油味之素，那麼滋味道當然好極了，又烤了一盤麵包。熱了半磅牛奶，弄齊全了放在托盤裡，端到上房，擱在孫太太面前，怡聲悅色的說道：『你也該餓了，吃點吧！』這時孫太太已看完了報，很閑暇的用一把小剪刀在那修理那纖細白潤的手指上的尖尖指甲，見點心來了，就把那高貴的腦袋，微點一下，慢慢地放下剪刀，一邊吃着，一邊問道：『今天你還上班嗎？』他道：『我要去一趟，簽一個到，還想向會計課支點兒薪水用，下午家裡事情忙，祇好告假了。』她道：『做菜總得早點動手，別鬧不出來，讓人家笑話，丟我的臉。』他道：『你不必煩心，我既是一手包辦，總得做的又快又好，敎客人吃得滿意高興，誇獎咱家的藝術真強，你的面子十分好看，那才對得起你。實在說要沒有一點拿手本領，我這位親愛的大師傅怎敢伺候太太您啦？』他這樣一瞎扯，把孫太太居然逗樂了。

要講到孫膺甫的忍饑耐勞的工夫勁兒，確實是值得人家欽佩的。他的兒子和太太都有早點吃，他却能够一上午什麼東西也不用下肚去，可是照樣有精力幹那無窮無休的家務事，好比一個有靈有肉的機器一樣。然而他這個活人機器還強勝那些人造機器多得多，他不要用帶使煤，加油添水，簡直無所耗費不須代價的就做出許多活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丈夫的奇蹟吧！假如有人問他為什麼這般自苦，待遇的不平等，委曲了肚子挨餓？他倒振振有辭的對人家分辯，說他的不吃早點是根據科學，合乎衛生的當然人類的行為是要科學化的，否則就違反時代的精神了。因為他研究過一本「廢止朝食論」，深明白吃早點的害處，故此決意革除這種中國人數千年來的腐敗壞習慣。中國人久以「大飯桶」著名於世界，總以吃得多像塡鴨似的為榮耀，却不知道腸胃撐得太滿，更是難受，而且將身體最寶貴的生活力全用在消化器上去了，消化不繫的廢料，停滯在腸子裡，又無法排洩乾淨，便發生毒質，還毒質灌注到血液裏發生無數病菌自然使身體不痛快，而疾患叢生了，是以中國人由於日久天長的貪食多食的結果，差不多全得了胃擴張病，非多吃幾頓，拚命塡塞，不覺得飽，這麼着於身體，時間，經濟上都有大大的不良影響，何況在這個米貴如珍珠，麵高似金屑的時候，感覺恐慌，暴露貧困，又是不可免的現象了！因此他才相信廢止朝食，主張「二食主義」，有種種的好處，每天在十二點鐘吃頓午飯，八點鐘再吃晚飯，這樣吃得更為香甜，精神越發愉快，百病不生，延年益壽，要是能提倡這二食主義，人人實行，他說這也是節約物資，保健民生的福音呢。他的一篇的冠冕堂皇的議論，是根據於科學的，誰也無法反駁他，不過就有些吹毛求疵的人狠調皮的詰問他，廢止朝食既然有這些利益，為什麼他的太太少爺不遵從他的命令，而照樣進食呢？於是他就面紅耳赤的不好答復，惟有結巴着道「這……得慢慢的來，我……正想改變她們這……習慣，但是……」

『……不錯，您是想替主子省錢，可是咱們都是苦朋友，您也得敎我們賺半斤雞合麵吃呀！』

那問他的人看他為難的樣子，便一笑而罷。其實在各種社會家庭裡一天吃兩頓的人到處都有，不算新鮮，他們完全是為着經濟問題，不得不如此。孫膺甫一定要找些大道理新學說來裝飾門面，也另有他的苦心，他是個幹小差事的，收入並不豐富，太太兒子的早點雖不過於奢侈，而耗費亦相當可觀，他祇好自己省吃儉用，留着錢去共給他們，外面還不敢認還筆賬，是怕說出老實話，受人家恥笑，而失了太太高尚的體面罷了。

十二點鐘打後，孫膺甫果然轉回家來了，到了上房和孫太太說了幾句話，把支來了薪水交給她，就脫了大褂，繫上圍裙，到廚房去做中飯，今兒為慶祝太太的長命百歲的壽誕兒是吃的長壽麵，炸的肉醬，小少爺睡醒了，春梅有了工夫幫他抻麵條，一會做好，開到上房，夫妻兩人同吃，孫太太祇挑了半小碗吃，還直嫌麵條太粗了炸醬也過鹹了不好吃，孫膺甫可餓透了，低頭狼吞，不管有滋味沒滋味，幹了三大碗，又咕嚕咕嚕的灌下去兩碗麵湯，北京人叫做「原湯化原食」，肚裡可美極了，那舒服勁兒，祇有那「如慰飢渴」的「慰」字才形容得出來，他那原本餓得癟癟的兩層緊貼着肚皮，現在飽撐一陣就像一個多日未開人氣的臭虫，忽然爬在一個大胖子身上，足吸了一氣，遂把肚腹弄得亮晶晶的鼓昂起來了。

孫太太坐在旁邊，很悠閑的手裡拿着一根剔牙籤，用一種極優雅的姿式剔嘴裡的小白牙，却挑着眉毛，橫着眼睛，瞧着孫膺甫那種風捲殘雲雨打芭蕉的狼形極像的吃法，不由櫻唇一撇，露出鄙薄輕視的神氣，搶着他道；『你吃得這樣凶饞，簡直活像個三天沒吃過飯的叫花子，要是被人看見了，大牙也會笑掉了！』孫膺甫放下空碗，拿手巾擦去額角上流下來的熱汗，笑道：『好容易吃一頓炸醬麵還不撈撈本，他笑掉了幾個牙也是活該，我並沒請他來參觀呀。』孫太太生氣道：『不要臭美，我看見都噁心呢，將來我總有一天讓你到廚房去，和了頭同桌吃飯去！』他偷着一瞧太太的風色又不順了，不知說了句頑笑話，怎樣冒犯了她的尊嚴，便搔耳抓腮的不敢再哼一聲。春梅進來收拾飯桌孫膺甫乘機溜了出去，在院中吸了根烟捲稍微休息一會兒，心中惦記着他那包辦酒席的大傑作，就又鑽進廚房去了。今的酒席出來，共有四個冷碟，六個炒菜四個大件，還有一道點心，做這些麵菜還沒有人幫他的忙，因為春梅要看顧小孩，太太又祇能招待客人，他祇得神仙一把抓的幹去，攀灶的是他，下手的是他，甚至跑堂的也是他，這份忙碌可想而知了。故此他一刻不能偷懶，到了廚房先添上了煤火，立刻動手開始工作起來，但見他手脚不停的慌亂着，幾乎把那吃了麵條所發生的精力全抖擻出來一會洗切菜蔬，一會燉煮雞肉，刀杓齊響，鍋碗同奏，這齣獨角戲他做的還挺熱鬧火熾，在遠遠的聽來居然狠像一個有聲有色的小館子似的。

到了五點多鐘就有客人來了，頭一個光降的是趙逸孫，他昨天又住在柳迎風處，今天在那兒吃過午飯和柳迎風鬼混了半晌，就回到家裡，還是告訴趙太太說在朋友家又賭了一夜，趙太太看他青着兩個眼圈，精神很是疲乏，也相信了他的話。他喝了一杯茶，打了幾個呵欠，覺得在家悶坐頗為無聊，即找了一張現成的禮劵，上孫家來應酬，他一進門就碰見春梅領着孩子在那兒玩，自從那次跟她開了笑話之後，還是第一次見面，他到有些不好意思起來，春梅倒不怎麼樣，咧着血紅大嘴笑嘻嘻的問道：「趙先生您來血了為什麼老沒見您的面呢？對了您現在是走的新開的後門大概是躲着點兒，怕咱訛詐您是不是？其實您的胆子也太小了，那還算得了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誰要一高興，保不定的會做出些可笑的花頭不過那時您真醉得可怕，瘋瘋癲癲的使人受不了，您真要記住，今天少喝點兒吧！』她說時還有意在他面前賣弄風騷，將那凸起像肉包子似的眼睛對他含情的瞟着，笨重的腰肢扭呀扭的，把一個肥大的屁股左擺右搖好像找不着一個按放之處，尤其是她所說的那些話，很深奧幽默，敎他一琢磨其中的意味，彷彿暗示出那天因為他是醉了，對她做出來的親熱舉動，未免

顯得一點兒，令他害怕而不敢當，要是濃鬧的時候，就是接個吻什麼的，並沒什麼要緊，她是無妨領受他的盛情的，所以勸他今天少喝點酒，未嘗不可再試一試看，就知道她是個知情識趣，風流浪漫的小姑娘了，趙逸孫瞧着她那種醜陋的怪樣，聽着她那肉麻的話兒，打了一個寒噤，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非常難過：心想這東西眞不要臉，大約一百塊錢買了一個乖乖賣出甜頭來了，所以又來拉攏買賣。可惜這回就是白送，也祇好原物璧謝了。他忙搭赸着道：『有客來了嗎？你看着少爺，我自已進去吧。』春梅仍攔住他不許走，又笑問道：『您怎麼不帶那位柳小姐來家裡，也讓我們看一看，怎樣漂亮？聽他們外面說您和那位女朋友好極了，天天窩在她家裡是眞的嗎？』她說的這些話裡又有着不少拐彎抹角的深意，她固然像個蠢女子，但是在她身上卻充足的貯藏着青春的熱力，這種熱力能够使蠢笨而變爲聰明，所以說出話來是有含蓄的，牠的寓意，若不恭加註釋出來似乎太對不住她的辭令妙品了。大約她的意思是這樣的吧？不是當初趙逸孫誤認她爲柳小姐嗎？可見得柳小姐有多麼漂亮她就有多麼漂亮，因爲她們像貌是相似的啊，這個推論她覺得是確定不移的，那麼這時她不得不舉出柳小姐來提醒他，以引起他的定視再進一步說，他既然和柳小姐那樣相好，則與柳小姐有同樣美麗的她，自不該冷淡相待了，可是趙逸孫是個男子中的大混蛋，他不會細心的推敲她的深意，反認爲她是在揭發他在外荒唐的病根子，做惡性的宣傳，就惱怒起來，從她身旁直闖了過去，鐵靑着臉，發急道『瞎說！沒有這事！』春梅看他那種兇狠無情的樣子也生氣了，在他後面冷笑道：『哼！現在你不愛理我了，你不想一想那天你怎樣追我的！咳！你們男人……我不好說』她露出一臉幽怨之色而且歎了一口長氣，大有「公子薄倖，佳人多情。」之感，但是忽然想起老唐對她的感情，又覺着男子也不可一例而論，不由低聲沈吟道：『還是唐好，他……』小少爺聽了叫道：『糖好，我要吃！』她又嘻嘻的笑了。

趙逸孫走到上房門口，叫道：『廣甫！我來了！』孫廣甫孫太太迎接出來請他進去，照禮拜壽，敬烟倒茶，寒暄客套，鬧了一陣，就閒談些社會上的新聞，孫廣甫故意引到房產問題上，說目下房子很值錢，有人買賣房產，來回折騰，因而發了大財。又說有一個暴發的財主正託他的朋友要買一所大房，不知那兒有出售的。趙逸孫聽了心中一動，便笑道：『何不介紹給他買我這所房子呢？我住中國老式房子也厭煩了，很想另買一所洋樓住，因爲我冬天最怕冷，洋樓按設暖氣管眞方便，洋爐子究竟麻煩些。』孫太太肚裡暗笑這位擺空架子的哥兒還在吹大話，隱瞞着他的生活的沒落，可是嘴裡卻替他捧場說：『是的洋房比中國房強的多，光線和空氣也充足，於衛生上大有益處，要是冬天有暖氣，夏天再有冷氣，那才是極科學化的房屋呢。』孫廣甫問趙逸孫道：『那好極了，我就告訴朋友一聲，讓他帶買主來看一看，您打算要多少錢呢？』趙逸孫想想道：『這所大宅子，房間多，地基大，還帶着很寬暢的花園，總値得十幾萬，價錢好商量，祇要人家願意，又是您的朋友介紹，大家定出一個公道的價格來，我是無不好辦的。』他們正說着李美娜來了，錢信愛亦追踪而至，李美娜送的是一塊奶油蛋糕的大壽糕，玻璃盒子裝着，錢信愛送的是兩瓶法國葡萄酒，大家見面，又一陣客套。他們兩人一來，屋裡就熱鬧多了，他們是元氣淋漓，好動喜鬧的青年，說說笑笑，沒有一刻安靜。李美娜今天裝束的特別摩登艷麗，穿了一件粉紅色的透體紗的旗袍，雖不能說是全身纖屑畢露，曲綫全顯，而所擁露的地方也實在不算多了旗袍的袖子短到可以相信是取銷了，簡直變成一個大坎肩的樣式，肥白的玉臂整個兒裸着，一抬胳子連腋下的細黑毛都隱約可見，至於赤足裸腿更不消說了，故此肉感之美，照耀得人眼兒也花了。錢信愛祇是痴痴的瞧着她發呆，孫廣甫，趙逸孫和他說話，他是所答非所問，帶着神魂顚倒的樣子。李美娜看他那種迷瞪的傻像，更有意挑撥他，瞇笑他俏睇他，一點不把他放在眼裡。也虧着錢信愛這樣身格強悍，性情粗暴的混小子，竟然不動怒，不反抗，情願讓她玩弄於股掌之上，好比百煉鋼化爲繞指柔男人的骨氣，似乎是在他身上完全喪失乾淨，祇剩下任她隨便揉捏的一堆爛泥了。這在孫趙二人看著都有些不忍，祇有孫太太能暗地佩服李美娜操縱男子的手腕高超，能把他們壓制得伏貼在地如一匹搖尾乞憐的小狗兒一樣，眞是女權的猛進，一代比一代強勝，太可喜了後來又陸續地來了幾位客人，有孫廣甫的同事王子朋劉志超，孫太太的弟弟朱文明，和孫廣甫的堂兄孫厚甫。劉志超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人很有趣說着一嘴南腔北調的官話，還有一肚子的雜碎學問，做幾句打油詩，畫幾筆寫意畫，倒有幾分天才。而他最擅長的卻是算命看相，陰陽風水，以及開個偏方，書個符咒什麼的據說是淹博得很。孫厚甫是個老實的書生，不大愛言語，矮胖子，一坐下來就文風不動，搭拉着眼皮，沈靜極了。孫太太的弟弟朱文明一點不相她，對人和氣之至，總是謙恭有禮的，就是和春梅說話也「勞駕」「費心」的客氣的很，小寶寶一見他就叫舅舅，他馬上抱過去同他玩去。春梅才能騰出空來伺候客人，擺上兩張牌桌，張太太就張羅打牌，說閒坐着沒意思，打麻將是最好的消遣，大家一致贊成，於是除孫廣甫另有重要兼職以外，全體分爲二局，一桌是王子朋孫太太錢信愛李美娜，又一桌是趙逸孫劉志超孫厚甫朱文明，立刻定座成局，竹戰起來。趙逸孫這桌是規規矩矩的打牌，祇有劉志超偶然說幾句詼諧的話。王子朋那桌就不同了，也許兩男兩女，陰陽調和的緣故，興致格外的高昂，狂呼大笑，手舞足蹈，牌聲劈拍像不停的放着爆竹，眞有驚人的熱烈表現。加之錢信愛同李美娜公然在桌上耍骨頭，狠放肆的互相調笑就是孫太太王子朋似乎也被他們的氣氛所傳染，不覺亦有些不大莊重的神氣突然錢信愛哎喲大叫一聲，身子在椅下一爬，一桌的牌也嘩啦的翻倒了，大家猛吃一驚，詫異的望着他，忙問道：『什麼事！什麼事！怎麼啦？』

（未完）

——這齣獨角戲他做的還挺熱鬧火熾，在遠遠的聽來居然很像一個有聲有色的小館子似的。

（下接十八頁專人專文）

氣，以及敷粉點唇，均須細心揣摩：自能纖穠合度修短咸宜也。

身段，身段即台上之動作，一舉一動皆有一定之身段，盡以補唱唸白之不足，所描寫劇中人當時之情緒及[illegible]況，所以須以「無我」爲準，我飾何人我即是何人，猶應深體劇中人之身份及個性，而做忠實表演，宜嗔，宜喜，宜怒，宜憐，能令台下觀衆動容疑置身其境，斯可稱爐火純青，堪入上選矣！

綜上所述不過粗枝大葉；百不及一而戲劇之效用既偉，演員又爲劇之核心；故須充實自身藝事：本諸先哲遺教，參以衆長，猶須精研音律，習練崑曲，因崑曲之字斟句酌，頗有俾於唸白字音，演戲之餘，習與文人交遊，涉獵典籍，積問之學久必獲效，而能明瞭劇之術體，史實出處，斯於劇情唱詞之不帖切者，有矯正之功，習之即久，自能成一完人，在此國劇日趨末落之今日，胥賴此輩有心人，任重致遠，力挽狂瀾，故敢一獻斯言，以待教於明達之士庶爲國劇新機之曙光一線乎！

（完）



有馬・太田・青山三醫學博士創製

結核病豫防、治療特効藥

愛活

世界上獨一無二之結核免疫元

【適應症】潜伏結核、肺門腺結核、初期肺結核、中等肺結核、腺結核、肋膜炎及腹膜炎之恢復期、容易感冒者、有結核病素質者、結核病家庭之兒女、腺病質者

劑 注射用 一號 五管入 大人用(一、一〇〇) 同 小人用(〇、五五〇)

錠 內服用 二號 五管入 大人用(一、一〇〇) 同 小人用(〇、五五〇)

(詳細說明書使用法及關係醫學報告書、函索即寄)

製造發賣元 有馬研究所 大阪市西淀川區海老江上丁目五四

北京市東單大街三五三號 谷水大藥房

天津日本租界旭街一五號 寺田大藥房

青島市西 路 三二號 金木堂大藥房

濟南二大馬路八七五 宮崎公司大藥房

註冊商標

醫學博士 森田資孝先生推賞

頭痛聖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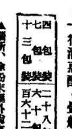
腦新

立止頭痛 靈効如神

腦新如遇頭腦疼痛非常難忍時，頭目眩暈神智昏迷時，或讀書過度精神疲倦時，及惡醉宿酒未醒時，倘速服腦新可立見奇効，其効若響，服後三分鐘，頓覺頭目爽快神智清新，苦痛若失，有如夜月秋遊能有心曠神怡之妙，此偉續確爲本劑獨具之特長，且雖連續服用，對於腦神經或心臟胃腸等，決無副作用，亦無影響，孕婦服用亦無害

主治

偏正頭痛・頭漲神昏
頭迷眼花・腦筋疲乏
精神憂鬱・面神經痛
宿酒惡醉・暈船暈車



▲腦新、除粉末藥外尙有錠劑一並發售、可隨意購用。

▲近坊間有謀利之徒偽冒本劑騙人、幸希注意帽子牌商標庶不致悞

▲各地中藥房西藥房均有代售

日本名古屋市東區東町

總製藥廠 荒川長太郎合資公司

萬勝鏢

(十)

懶懶 作　吳一舸 圖

見門外來了青州武家灘的武斗南，還有巴星三二老，勝俊明趕來見禮，二人又與太班行禮，讓到東院，略敘寒溫，一問北定遠亦沒回武家灘，老哥三非常焦燥，按北定遠的脚程，半年的工夫，早就應當回來，路上又決無舛錯，東路的人既見著信，一定是在西路，如若開完會，還不回來，再各路找找，巴武要見門長，太班說，今天不必，稍候一兩天再說，因爲來的人很多，門長滿辭慣了，不願意位位接見，這次重整松棚會，孫門長已覺勞心，我們是自己人，不必再打擾他了。武斗南說我因爲進廟沒有不拜佛的，既然如此，請大哥先爲致意好了，談話中間，又有人報到是微山湖的劉强，淮安府落馬湖的木瓜錘刁玖刁二爺，勝俊明連忙迎了出去，各自見禮，將劉强讓到東院與巴武相見，又會同張子羽，將刁二爺讓到西院，拜兄弟依次相晤，暢敘離情，原來刁玖自從孫帥殉節，弟兄分散，就回到淮安府俠義溝，因爲清兵南下，盜賊蜂起，鄉里不能一日安居，鄰居公請刁二爺練鄉團，保衛閭閻，刁二爺獨力難支，後來還是時被盜擾，刁二爺纔想起自己有一片山田在落馬湖中，派人耕種，不如將家眷遷入山中，暫避幾時，隨帶了幾個團丁，到山中相度地勢，回來對鄉親宣佈，自己要避居落馬湖，有願意去的，可以大家同往，鄉親中不少在湖裡有產業的，或是俠義溝大財主，以及捕魚樵採爲業，窮無所歸，都願意隨同入湖，刁二爺先派人，到山中修理房屋，然後分期遷入，刁玖到落馬湖之後，一方面開墾山田，捕魚樵採，一方面修築碉堡，訓練壯丁，將落馬湖整理的如鐵桶相似，有如世外桃源，還怕盜賊窺伺，纔在江湖上宣揚，木瓜錘佔據落馬湖，其實並不搶劫，不過避難而已，刁二爺細述緣由，九江山纔知眞像，說怪不得江湖傳說老二佔據落馬湖，要不是鏢店事情忙，我還想親身去瞧瞧，花中秀亦因爲練鄉勇，分不開身，不然早到淮安去一趟了，張子羽道，咱們窮閒談，到東院看看巴老叔去，屬大爺關明巴星三是俊明岳父，又是太班盟弟，忙道自應前去拜見，大家到東院，又是一陣久仰寒暄，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天，已是九月初四太班同着巴星三武斗南到鶴軒，孫道長正同一位老人閒談，昇道位老人，有八尺身材，面如三秋古月，高額闊目，粟眉多長，皺紋堆累，看年紀不過七十，可是精神非常飽滿，太班忙道，三弟四弟這是道門長孫觀主，又指着老人道，這是儒們門長扶雲叟，巴武依次見禮，又說了些個客氣話，恐其打攪兩位門長清談，就退出鶴軒，這時綠林道又來了三江口下稍沖天鳥寨主銀頭[illegible]笑天，後山的獨角蛟黑山洞蓮花湖大寨主獨角吼潘勝，江西萍梁縣[illegible]的三友寨天狗柳天鵰崔天鵬[illegible]後山白水湖當家的趕浪翻魚裴通字子壽，拜謁門長，孫觀主均去接見，書中暗表，三清觀中表面來的人，固然熱烈非常，暗中來的人亦是不少，前此太班同勝俊明一到三清觀，孫觀主因爲此次重整松棚會，往來的朋友必多，所有劍仙俠客畸人隱士大半不願意會見外客，所以孫門長留太班在鶴軒，不留。勝俊明一來恐劍俠不樂意，二來恐其擾亂他們聚談，前此屬大爺花五爺拜見門長時，明月進鶴軒，許久才出來，就因爲屋中有人，迴避後才請屬花，僧門門長彌陀僧，俠門門長虎松齡，都由太湖鐵眉三跳來，鐵眉三跳在太湖東洞庭山，爲七十二峰最高之處，地方極其幽雅，山中有一豪士，姓鐵名漢川五代世傳傷科兼理推拿，馬上步下長拳短打，水旱精通，喜歡結交江湖客，住在鐵眉三跳葵花峪，因此人送外號葵花太歲，年紀雖不足五十，可是與三門長均是忘年交，彌陀僧每由黃州順流而下，到鎮江必到三清觀，到太湖必至鐵漢川，因爲山光湖色，清雅宜人，所以扶雲叟亦常年住在鐵眉三跳，暮春由株陵歸來，與彌陀僧談論勝俊明人性品格，不愧爲兩俠客弟子，大家如能善爲領導，將來我道中又多一人，秋階無論如何道兄亦須辛苦一趟，彌陀僧因爲自己亦收徒弟，湊湊熱鬧，將過中秋節，鐵漢川就偕二位門長動身，彌陀僧是喜靜不喜動，直到月杪纔約虎鐵二人起程，路程雖然不近，在他們很算不了什麼，悄悄的到了三清觀會見了孫觀主纔知道鎮南俠來了一趟，住了一夜，略微談談又走了，秦安俠亦到了，大家商量松棚會的事，彌陀僧是素無主見，又不好事，一切會事請孫虎二門長主持，每日在後山靜坐，所以巴武見孫道長的時候，孫虎二門長正爲擴開會的事情，如今見來會日多，更不願意接見，綠林道的供獻，亦不願意收受，看來人的情形，一二日內，即可結束，就是不見北定遠來，太班非常着急，忽然想起孫道長的奇門八卦陰陽有準請孫門長給李福仙起課，孫觀主叫太班報一個時辰，孫觀主佈起奇門道，無妨，此人才多身弱，子午相沖，驛馬衝動，流離道路疾病纏身，太班道，不知有無凶險，孫觀主道，此卦雖是危險，然卦中有害，害中有驚，驚害不明，你不必着急，我保其無意外之事，不過現在病中，決不能來太班道，請您細看一看方向，孫觀主道，你再報一個字來，太班即說一李字，孫觀主道，據我看，由此處說在東北，因爲李字拆開是木子二字，木是東方，子爲癸水，賢弟不必掛心，在年暮歲初，一定有消息，太班道，但願如此，又研究開會時期，虎門長主張初八開會，日期不過三五天大體都可解決了，又斟酌開會地點，事先尙須加以佈置，虎松倫主張在觀外，不必秘密，就在觀外偏西設立公壇，仿照舊例，搭一松棚，略遮陽光，地上鋪些黃土，保不住很過招對手，較爲方便，兵器架子，亦不必擺，孫觀主道，地點公開是可以，不過來的人很雜，保不住招搖，須加以防範，到了開會的時候叫我觀裡徒弟佈出崗哨去，既可以免去赴會的人，不認識路徑又可以作我們的耳目，我們儘可以隨便討論鏢路兩道的事。

虎門長道，觀中弟子全會武功，不必都派出去，揀選三四十精明幹練的就成了，最後決定初八開會，第一天公祭武聖人，宣佈重整松棚會的義意，鏢行綠林兩道，以及交換觀點，各門戶的人，重新註冊掛號，第二天各門獻藝，第三天舉行僧道兩門收徒典禮，後幾天隨便聚會商議各門戶，大致如是，臨時再加以變通太班認爲這種辦法很好，孫門長吩咐明月傳話，所有觀內執事師兄弟，都到鶴軒以外來，不多一時，全都齊立鶴軒外，孫觀主就吩咐一切，叫他們遵照各司其事，不得有誤，大家應聲下去，三清觀的形勢，在班勝初到的時候，已竟略述一番，如今再把松樹灣孤山的形勢，略表一表，以補前文之不足，已說過的，恕不再贅，松樹灣是濱揚子江的一個

江汉，在長江的東南方面，拐兩個山灣，兀立一座孤山，其形勢可以抄兩句桃花源記是：「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坐北朝南的三清觀，三面環山，一望無際多是松樹，觀後的山路，壁立千仞，迎着觀門，是高二三十丈霸楊其中不少的山田，山中不過十數家住戶，還全是三清觀的佃戶在北京方面說，他的形勢像京西的潭柘山，在南方說像西湖靈隱却多兩個山灣，一言表過一邊，到了初七午後，應辦備的俱已辦齊，羅半千張子羽將報到的簿子送到觀中，孫虎二門長請黃州吳僧過目（彌陀僧自明季）已將法號姓名隱去，大家因爲他阿彌佛不離口，所以江湖的朋友，稱他爲彌陀僧，又稱爲黃州，明季野史，頗多記載，著者不必代他杜撰姓名，閱者如有在雜記中參考出其姓名，若柳敬亭之本姓曹請賜示我以廣見聞，）彌陀僧還是他的老本事，連道彌陀佛，二位偏勞啦，何必問我，彌陀佛，孫虎二位亦不再打擾他，就斟酌一番，預備位次，葵花太歲鐵漢川，虎骨太斑二位參預其議。

大清順治辛卯九月初八日的清晨，曉色蒼茫，一輪紅日，還未離地，照得孤山，楓葉霜紅松梢露冷，節序雖近重陽却齊尚無風雨，羅山野菊，傲霜欲笑，赴松棚會的人，早經盥漱，三清觀裡擅鐘擂鼓赴會的人，知道還是開會預告，隔了幾分鐘，又擂了三聲鐘，三位門長在先，諸人隨後來到三清觀外，勝英是初赴松棚會，沒有見識過這種儀注，必恭必敬，緊隨太斑背後，偷眼觀瞧，見觀西搭了一座小松棚，方圓不過三丈，裡邊設擺三副公座旁邊有兩個大茶几，上邊擺着香爐五供，當中公案棹上，有五位神牌，北首公座棹上，亦有十數位神牌，南首公座棹上有許多新舊帳簿，松棚以外，兩傍有兵刃架，却無兵器，三位門長走到松棚以前，站着不走，全體隨着聯立，早有執事道人，將兩邊茶几，移到當中公案桌前，一個茶几擺香爐五供，一個茶几擺了一份菓供，陳列完畢，到孫觀主跟前，請門長上香，孫觀主今天分外高興，往左右看了一眼，向彌陀僧道，請師兄上香，赴會的鏢路兩道，多有沒見過三位門長的今天是初次，見孫觀主身高八尺，長眉俊目，面似七八歲的娃娃，三絡長髯，九樑道巾，藍布道袍青鑲領，足登雲履，看光景不足七十歲，一讓彌陀僧，發音宛如童子，彌陀僧還是老本事，一聲彌陀佛，向大家一看道，貧僧有禮了，大家覺得個個人心裡一動，不約而同，暗道一聲，不愧黃州吳僧，怎麼得有讚爲證：「這和尚，真怪像，高七尺，膀腰圓，綁兒頭，猛獼退，搖眉長遮着臉，獅子鼻，口四方，大耳垂輪幾至肩，身上穿，衲頭一件肥又大，破又臟，赤雙足，草鞋穿腰中繫，草繩一樣，看顏色，黑中暗，神情酷似當年醉濟顛」亦不再讓，明月趕緊到了茶几前恭恭敬敬，添上檀香，原來孫門長派他作司儀，他就跪，叩，再叩，三叩，興，的讚起禮來，行，是大禮，三跪九叩，彌陀僧拜罷，退到北首，孫道清虎松齡依次行完禮，輪到太斑，因爲是請事家，又有選道貴客，但讓葉赫臨蘇喀察崇禮禪爾濟吉特額祥雲，今世孟嘗的交遊廣，鏢路兩行的朋友全有，雖是初赴松棚會很知道武術家的規矩，用結結巴巴的漢話說，我們初次觀光，不敢有僭諸前輩，隨衆好了，扶雲叟道，三位還道是客，並且不吃鏢路兩行可以說是貴客，不行禮都可以，不過同是武聖人門徒，禮告叩拜，不要謙讓罷，小專諸賽后羿亦懂漢話，就道既然門長當險，我們就依實了明月讚禮，三位行了一跪三叩禮，賽后羿不但武技高強，並且精通漢文漢語一邊上檀香，一邊瞻仰神牌，高不足二尺，寬在一寸五六，是檀香木製成，兩邊兩條金龍，頭與頭交，尾與尾交，中間是滿字，一共是五個牌位，當中爲軒轅黃帝之神位，左爲達摩老祖之神位右爲張三豐之神位，次左爲東方朔之神位，次右爲黑虎玄壇之神位，（筆者沒與武聖人叩過頭雖有幾位武術專家的朋友，可是沒參加過什麼專業典禮，不知道供何位神聖，曾同太極名家瑞滄石五先生討教，據說所供係當中三位，已故北京評書研究社社長潘誠立說大宋奇聞萬龍金風島洪靄洪慶還金盆洗手，拜武聖人的時候供的是以上所寫五位，筆者曾經問過他，據說黑虎玄壇不知是何朝人氏，黑門坎的人大半供他，東方曼倩因爲有赴瑤池偷桃之一說罷，如今筆者只得姑妄言之，閱者姑妄聽之而已，須交待的是松棚會不是一天的事，時間不論是五天是三天，可是我一氣將牠寫完，其間既不管日夜亦不管吃喝，差不多三位門長多能辟穀，其餘誰餓誰吃，不算荒者落筆，辟穀之說，您若不信，請想想清眞教的把齋，理門當家的入坐就是了，行完了禮，退到一旁，然後太斑鐵漢川行禮，又斟酌謙讓了一回，是赴會觀光的如巴天奎武天魁等人行禮，其次支拉鐵點，黑白兩道，以到會日期先後爲先後，最末爲講專家勝俊明及羅半千張子羽，行完禮分列兩旁，又請過各門各派先師神位，自彌陀僧以次，按次序各行了一跪三叩禮，然後三位門長入座，黃州吳僧居中，上首本應是孫觀主，因爲有地主之誼讓與扶雲叟，入座之後，喀察崇禮等即要拜見，孫虎門長再三謙讓道遠來是客，萬不敢當，額祥雲道，俺們還道至誠而來，既進廟宇，那有不拜佛之理，門長年高藝重，晚輩應當拜見，額祥雲漢話雖說得不甚流利，却聽得懂太斑道，喀誠志懇，行個旗禮，三位亦就依實請了跪安，退到一旁然後佔山的落草的，鑽天的入地的，支拉鐵點，以次行禮，統通是明月讚禮，最後是勝俊明羅半千張子羽明月以及觀內無職守的道士，行禮既畢，張子羽立在孫門長背後，羅半千退到彌陀僧背後，明月立在虎門長背後，鏢路的人，分列兩旁，茶几早由執事道人移回原位，各門各派神位以及爐供撤到後面，太斑在下首茶几後入座，掌管帳簿鐵漢川在上首入座茶几上展開報到簿，孫門長請彌陀僧宣佈重整松棚會得理各門戶都要發表，彌陀僧雙手合十恭恭敬敬對孫虎二門長道一聲彌陀佛，還是二位偏勞吧，扶雲叟亦道，道兄實無旁貸，不必推辭，孫道長只得立起身形道：貧道不材，蒙諸前人抬愛，自前明萬歷以來，忝長道門，毫無建白殊覺慚愧，如今紫氣東來滿洲龍興我們同道，散處四方，久無機會歡聚，不相識的很多，武術界同仁束身自愛者固多，可是亂了規矩的亦不在少數，江湖上傳言雖不可盡信，忝爲門長，焉容漠視，正有意與諸位聚聚，恰巧太班師弟帶領鎮南俠南斗平，弟子神鏢勝英，來到觀中拜我，因爲現時南北梗塞，交通不便，貨物停滯商業雖興，萬勝鏢行舊東家邱日武請勝英作總鏢頭，重整萬勝鏢行，既可以裕國課，又可以選病民，恐其武術界同仁不明真象別有流言，託我請一請松棚會，重發松棚會，在我早就有意，討論討論，鏢路兩行規矩，清理害群之馬，殺中之蠹，不能亂留，又得了僧侶二門長同意，隨打得難通知各位，諸位不遠千里前來赴會，又有滿蒙貴客賜光，貧道殊覺榮幸，諸位同是武聖人門徒，一定明白武術義意……纔說到這裡，巡察道人飛腳前來道外邊有人赴會，不容盤詰，聲勢凌入，扶雲叟道，甚等樣人，這般大狙，錯非如此，焉得能夠大鬧松棚會，北神鏢初會南神鏢，左良玉投江，兵圍松樹灘，引出許多熱鬧節目，要知來者是誰，俱在下章分解。

（未完）

本刊舉辦每期獎金
徵求短篇小說

文藝為人類之精神食糧，本刊自發刊以來，卽不惜勒力與心力，大事提倡，每期所載，質量自信均極充實，已蒙讀者嘉許。然近來於向來所發表者，大部為名家之作，而一般正從事於練習寫作者之作品，則未能儘所刊登，未免對愛好文藝者失去提攜共進之機會，故為普遍宣揚文藝計，特舉辦每期獎金，徵求短篇小說，每篇至少七千字，入選作獎金三十元，每次並選佳作三篇，（每期在本刊發表）用作提獲後進。至此種短篇小說，但只錄題名及作者姓名，概無獎金。但此種獎金小說，題材方面以有關復興中國，建設東亞，福祿參戰獻議者為限，至希注意。文稿除寄本刊編輯部以外，並請在封皮上註明應徵獎金小說字樣。

編後話

△……新生中國一切的邁進，已有很顯著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已逐漸趨於健全之途，反之重慶方面的崩潰，已有鐵般的事實，使我們不能不相信這種不能抹殺的現象，就是拿上月龐炳勳將軍和孫良誠司令等加入和平陣容來說，這已是非常真確的證明，同時也就是予重慶的致命打擊，此後新中國的飛躍進展，更是沒有疑問的了。

△……擊滅英美，我們與其說是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必然過程毋寧說是謀復興中國者的首要工作，因為中國過去一切的不能有健全的發達，都是受了英美敵性勢力的阻礙，這已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同時中國現在早已參戰，在一個參戰國家，所有全國人民，倘不知戰事中最大的目標，——擊滅英美，那當然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所以要謀中國復興與友邦日本及其他圈內國家協力建設大東亞，我中國民衆必須個個挺身起來擊滅英美，以期英美敵性勢力的徹底擊滅，完成大東亞共榮圈的確立。

△……連載小說「冰眩彈月記」，本期因郵遞關係，未得在發印日趕上，不得已暫停一期，敬請讀者原諒。

新民報
半月刊

第五卷第十二期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四角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發行者 社團法人新民報社事業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印刷者 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其他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社支社暨各分社 全國各地各大書局及各報販

滿洲總批發所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

滿洲國內定價每冊四角五分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冊	八角
半年十二冊	四元八角
全年廿四冊	九元六角

外埠零購 另加寄費 長期定閱 郵費在內

如遇增刊 或特大號 另訂定價 郵費不收

華中華南 滿洲各地 不在此限 另訂定價

本刊廣告定價請向本社廣告部接洽電四三七一一號